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阅读与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57期

2020.5
【下半月】

雅盗
救下一座城
红海滩边稻花香



马根发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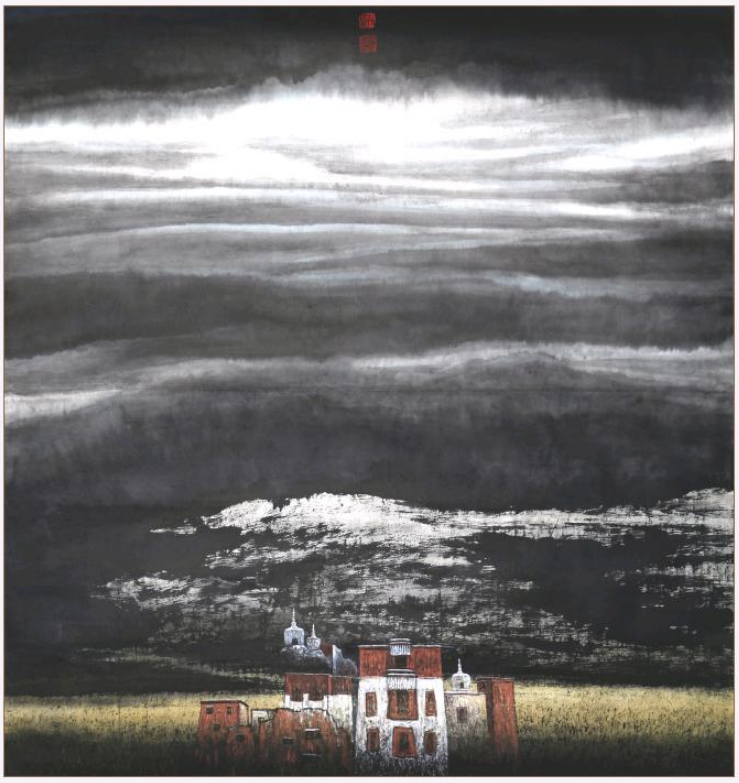
马根发简介

马根发，山水画家，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平顶山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作品《梦幻金秋》《春雨》《净土》《牧归》《启蛰》《太行人家》等先后入选中国美协主办“中国西部大地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水墨彭城——2015 全国中国画写意作品展”“荣宝斋 2016 全国中国画双年展”“国风盛典——首届全国中国画作品展”“美好中国 二十四节气中国画作品展”“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作品展”等展览，并收入多部画集。作品被海内外人士广为收藏。



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国画） 马根发 / 作



天籁（国画） 马根发 / 作

混进皇城卖馒头

◇文／覃仕勇　图／段明



大内禁宫是皇帝生活的地方，皇宫之严密，就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飞进去。

然而，清咸丰年间，却有个卖馒头的小贩，把生意做到了皇宫里。

这个小贩名叫王库儿，十二岁那年随父母到了京城，在猫耳朵胡同租了个店面，开起馒头店。只是店面位置偏僻，生意始终不火。

在十五岁那年王库儿独自挑着蒸笼担子，四处叫卖馒头。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懂得一条简单的道理：哪儿人多就把馒头担子挑哪儿去！

王库儿慢慢找到了人最多、最热闹的地带——紫禁城外的金鱼胡同。

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的一天，王库儿在金鱼胡同口卖馒头，发现了一块躺在地上的腰牌，觉得好玩，就捡起来，系在自己的腰间。

他注意到，凡是腰间有这样牌子的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宫门。于是，王库儿也挺起了腰杆，挑着蒸笼担子，大大咧咧走进了宫门。

真别说，把守宫门的护军，远远看了他腰间系的牌子，连搭理都不搭理他。

走进了紫禁城，王库儿发现某大房子前地坪开阔，人多热闹，还有凉亭，亭里有石桌，于是就在石桌上摆起了馒头摊。

这其实是宫里的御茶膳房，附近有上驷院、太医院、内库、车库、戏衣库，所以来往人多。宫中卖馒头，那是独门生意，一下子就卖光了。

生意这么好，这之后，王库儿就把宫中御茶膳房前的石桌当成了自己的固定摊位，天天练摊，风雨无阻。

选自《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清史》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5（下）【总第557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混进皇城卖馒头　覃仕勇　1

今古传奇

善恶一念间　俞冰　4
雅盗　戴希　6
寻人启事　林扶霄　8
赌墨　裴文兵　11



险境迷踪

鹰杀　岳勇　14
深海劳伦蒂克　21

天下奇案

城南帮覆灭记　佚名　24
蛛丝案　马凤文　28
迷糊车夫揭奇冤　30
张仲景破命案　聂明军　32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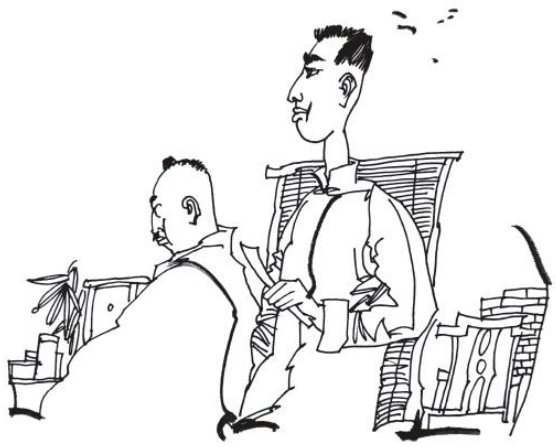
皇上找替身 魏炜 34
戳破的窗纸 丁秀红 37
招待慈禧 杨兴 40
唐太宗与侠客 42

世情百态

上头婆婆 温新阶 46
阿丑 黄旭华 48
东房亮着灯 陆惠明 50
吝啬鬼老魏 韩宝仕 53

乡野异闻

老壶 万芊 57
斧神 华杉 59
鉴宝大师 周东明 61
智一刀 康哲峰 62



传世传说

王吉瓦块鱼 张功伟 64
红海滩边稻花香 孙瑞林 68
同仁堂大药房 71



秘闻纵横

救下一座城 苏海涛 73
古钱币图案背后的秘密 曾勋 76
鏖战碧蹄馆 朱尔旦 78

沧海拾贝

举贤避亲也是失职 刘吉同 10
马三立的哏儿 孙福海 33
古代夜市哪个朝代最流行 41
古代父母能有多偏心 海焰 56
慈禧的冬季娱乐节目 67
苏轼“骗”砚 刘建设 75
战士蒸馍 天涯 80

善恶一念间

◇文／俞冰　图／段明



郭小海进城打工，一直没找到挣钱的活儿，眼看从老家带来的积蓄就要花完，他急得团团转。俗话说人穷志短，小海走投无路，渐渐起了邪念。

这天，郭小海怀揣匕首，忐忑不安地上街踅摸。吃过午饭，他在一家储蓄所发现了下手的目标。“猎物”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取了一万元现金，急匆匆上了开往郊区的长途汽车。郭小海紧紧尾随，跟着老大爷上了车。

傍晚时分，汽车开到了偏僻的龙关村。老大爷跳下车，提着装钱的公文包，朝一座大山走去。郭小海紧跟“猎物”，寸步不离。走上蜿蜒的山路，行人越来越少，来到半山腰，四周已寂静无声。郭小海暗暗高兴：此处空无一人，正好下手。

不久，老大爷拐进了一片松树林，郭小海决定立刻动手。

正当小海从裤兜里往外掏匕首时，前面的老大爷突然停住了，只见他站在一棵大树下，警惕地朝四周张望。郭小海赶紧躲到一株松树后，悄悄观察。

见四周没人，老大爷蹲下身，双手用力在地上刨起来。刨了好久，刨出一个土坑。老大爷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叠钱，小心翼翼放入坑中，然后将坑仔细填平，又在上面撒了不少枯枝败叶。做完这一切，老大爷再次朝四周瞧了瞧，确信没人看见，这才提起公文包走出松树林。躲在树后的郭小海看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弄不懂，老大爷为啥跑到山上把钱埋起来呢？但不管怎样，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用不着动刀子，一万块钱就归自己啦！小海乐得两眼直放光。等老大爷走远，郭小海从树后转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蹿到了埋钱的地方。没费多大劲，他就把坑里的东西挖了出来，可是，抓在手里的竟是一张折成条状的报纸！

咦，这是咋回事？刚才，明明看见老头把厚厚一叠钱埋进了土坑。郭小海越想越懊丧，越想越窝火。小海垂头丧气摸下山，坐上了回城的末班车。

晚上，郭小海饿着肚子回到栖身的小旅馆。那家旅馆由防空洞改建而成，十分简陋。小海住在大通铺，每晚二十元钱，是最便宜的。但再过几天，他连这二十元的大通铺也睡不起了。小海绝望到了极点，他打算明天带上刀子，继续铤而走险。

第二天早上，郭小海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旅馆老板娘叫醒了。小海以为她是来赶自己的。不料，老板娘只是告诉他外面有人找。

郭小海钻出防空洞，见门口站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中年人说自己叫孙伟，是蓬莱大酒店的厨师长。今天来这儿，是想让郭小海去酒店厨房打工。小海听呆了，半晌没反应过来。孙伟见状，立刻说："每个月三千块，管吃管住，愿意的话就跟我走。"喜从天降，郭小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怯怯地问："您是不是找错人啦？"

孙伟问："你叫郭小海，老家在安徽，对不？"小海使劲点点头。

孙伟笑了："那就没错嘛。"

"可，可我不认识您呀。"郭小海满脸困惑。孙伟道出了内情：今天早上，有个好朋友打来电话，请自己给郭小海找份工作，越快越好。那朋友也是受人之托，托他的是位不肯透露姓名的老大爷。于是，孙伟匆匆来到了防空洞旅馆……郭小海越听越糊涂，自己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谁会这样鼎力相助呢？看小海一头雾水，孙伟补充了一句："那位老大爷认识你，他昨晚在山上埋过钱。"

"埋钱的老大爷？！"小海吃惊地张大了嘴。

孙伟看看腕上的表，把手一挥说："上班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愿意，这就跟我走吧！"

小海来不及多想，跟着孙伟到了蓬莱大酒店，成了店里的一名帮厨。

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郭小海非常珍惜，他起早贪黑加倍苦干，赢得了酒店上下一致好评。孙伟见小海聪明好学，人又勤快，便收他做了徒弟。小海勤学苦练，没过几年就成了酒店的掌勺厨师。后来，郭小海有了些积蓄，自己开了家小饭店。他认真经营，饭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规模也不断扩大。再往后，小海娶了个漂亮姑娘，添了个大胖小子，还把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来住。看着和和美美的一家子，小海饮水思源，打心眼里感激为自己介绍工作的老大爷。他很想再见见那位善良的老人，当面表达谢意。可小海连老大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更无处去寻找。

这天，郭小海去医院看病，走到门诊大厅，迎面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郭小海觉得老人很面熟，仔细一看，他竟是当年在山上埋钱的老大爷！小海兴奋不已，正要上前相认，老大爷却匆匆走了。

老大爷走出医院，穿过马路，拐进了一条小胡同。郭小海迅速追上去，紧跟不放。又走了一阵，老大爷突然站住，他回过头，两眼警惕地盯着郭小海。

小海上前一步，激动地问："大爷，您还认得我吗？"

老大爷把小海仔细打量一番，茫然地摇了摇头。

小海说："我叫郭小海，是个农民工。六年前，您托孙师傅帮忙，让我在蓬莱大酒店当上了厨师……"听到这儿，老大爷连连点头："想起来了，当年我从银行取了一万元钱，你一直在背后跟着我……"

小海脸一红，羞愧地说："大爷，当初我一时糊涂，竟然对您的钱起了歹念。"

老大爷微微一笑："在龙关村下车时，我已经觉察到了。"

郭小海问："大爷，您咋看出我有不轨的企图？又为啥在山上埋假钱呢？"老大爷拍拍小海的肩，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老大爷姓刘，是某杂技团的退休魔术

师。六年前，刘大爷通过希望工程，长期资助一个叫方涛的贫困生。方涛住在龙关村，当时正患重病，急需一笔钱做手术。刘大爷从银行取出的那一万元，就是准备给方涛做手术的。在长途汽车上，刘大爷发现有个小伙子老盯着自己，起初他没太在意，只是略感异样。下车后，那小伙子仍步步紧跟，刘大爷就觉着有些不对劲了。上山途中，刘大爷偷偷打量身后的“尾巴”，他这才明白，包里的钱引来了抢劫者。咋办呢？如果硬拼，自己年老体弱，而且手无寸铁，根本不是小伙子的对手。但任凭歹徒把钱抢走，刘大爷怎么也不甘心。包里的这一万元，可是方涛的救命钱啊！

刘大爷忧心如焚，边走边思忖：看那年轻人的打扮，像个农民工。他神色慌张，说明此人是个打劫的新手，很可能还是头一回走邪路。如果是这样，伸手拉一把，或许能让他悬崖勒马……想到此，刘大爷眼前一亮，登时琢磨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他迅速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折成百元纸币的形状。然后，刘大爷在一棵松树前停住，紧接着，一出挖坑埋“钱”的好戏上演了……刘大爷当了一辈子魔术师，往坑里埋钱时来个“狸猫换太子”，实在轻而易举。这招果然奏效，老魔术师骗过了郭小海，把钱稳稳当当送到了方涛手中。随后，刘大爷作了一番乔装改扮，迅速下山。当长途末班车启动时，他跟着郭小海一同上了车。

刘大爷尾随郭小海来到防空洞旅馆，从老板娘那儿打听到了小海的情况。老人很想把小海从悬崖边拉回来，就连夜给侄子打电话，托他替郭小海找一份可靠的工作。刘大爷的侄子通过好朋友孙伟，让小海在蓬莱大酒店当上了厨师……

听到这儿，郭小海“扑通”一声跪到刘大爷跟前，泪流满面地说：“大爷，您及时相助，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刘大爷赶忙将小海扶起，询问他的近况。小海擦擦眼泪，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听着听着，刘大爷的脸上乐开了花。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善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当你身处悬崖时，朝前跨一步会粉身碎骨，往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雅盗

◇文／戴希　图／段明

小偷刚潜入主人家，就发现客厅的茶几上端放着几张“伟人头”。旁边还有一张字条：“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你肯定不会干这一行。相信你过得也不容易。为了让你我都省事，特在此放上300元钱。我家条件一般，希望你别介意。好走！”小偷开始有些生气，不，是动怒：“300元打发乞丐呀！”但看罢字条，心头却一热，眼眶也有点湿。略愣，揣上钱和字条，便匆匆出门。小偷想不到，还有人对他如此客气。

一段时间之后，小偷又神鬼不知地潜入这家。主人在客厅的茶几上依然端放了300元钱。旁边也依然有一张字条：“感谢你上次没有翻箱倒柜，省去了我们整理衣物的劳累。这点小钱还是



为你准备的，希望你不要嫌少。好走！”

小偷又发现了钱和字条，心里依然亮过一道闪电。

但这次，小偷对钱已了无兴趣。不仅了无兴趣，还把上次偷走的300元也拿出来，恭恭敬敬地端放在茶几上。

小偷小心翼翼地走进书房，从主人的书架上找到那本小小说集，小偷甚喜。哗哗哗地翻阅一遍，又下意识地看看封底的定价：60元！

小偷毫不犹豫，立即把这本集子带到客厅，轻轻放在茶几上。又在集子上放了60元现金，还在旁边留了一张字条：“亲爱的白正老师：经常在报刊上拜读你的小说。很喜欢你的文章，不，应该说很崇拜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爬格子效益十分低下。你能耐得住寂寞，潜心创作震撼人心的佳作，十分难得、可敬！知道上次偷的是你的钱，我愧疚，一夜未眠。现将偷走的钱分文不少地还给你，只求你能原谅我！我想买一本你的小小说集，你能在集子上签名题字吗？购书款我先放这儿，下次再登门取书。祝好！”

回到家里，看罢小偷留下的钱和字条，白正心潮起伏。稍一思虑，便翻开茶几上的集子，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道：“如能听我一言，劝你金盆洗手。好人一生平安，你能从善如流吗？”写好便在题字下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姓名。

签完姓名忽又想到有个谜底尚需揭穿，于是又在集子旁留下一张字条：“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小说作家白正的？”

“亲爱的白老师，我从电视里看到过记者上你家采访的现场报道，那是你获得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之后。看完报道再一回想，才发现我偷了这世上最不该偷的人家。你的开示我谨记于心。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只是今后，我会精心选点，只偷该偷之户，譬如贪腐官家和黑心商家……”

隔几日，当白正看了小偷在茶几上留下的字条，他的眼前忽然一亮，但旋即又心头一紧。这时，他还想说点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选自《死亡之约》

寻人启事

◇文／林扶霄　图／周欣欣



民国年间，有个名叫周世富的中年人，在海关上班。这是个初冬的夜晚，周世富下班时，见天色已晚，便叫了一辆黄包车代步。车夫戴着一顶皮帽子，看不清长相，听声音也就二十来岁。由于周世富刚得到自己将要升迁的消息，心情大好，便直接给了车夫五倍的酬劳。车夫一兴奋，加上年轻力壮，便跑得更快了，车子简直像要飞起来。

突然，在一处转弯的地方，车子的右轮碾到了一块石头，车身足足蹦起一尺高，并猛地向左倾斜。周世富来不及反应，整个人已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地上。车夫倒没什么事，往前踉跄了几步，就停住了，可他并没有去管周世富，而是赶紧拉着车跑掉了。

周世富借着月色，往身上一瞧，衣服裤子已是血迹斑斑，脑袋也晕乎乎的，过了很久才勉强站了起来。这时，他发现不远处的路边有一顶皮帽子。很显然，这帽子是车夫掉落的。周世富将帽子捡了起来，然后艰难地朝医院走去。

进了医院一检查，周世富才知道自己不仅掉了牙齿，而且还断了右手的骨头，他不禁对车夫恨得咬牙切齿。他将车夫的皮帽子翻来覆去地看，没想到还真有意外发现。原来这帽子的内侧绣着一个“王”字，看来这八成是车夫的姓。

周世富报了警，但警察一直未能找到这个姓王的车夫。周世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便自己去车夫群里寻找那人的下落，也一直未能找到。渐渐地，周世富的工作越来越忙，而对车夫的恨意也慢慢淡了，便彻底将此事放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年，有一天，周世富无意间在报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刊登启事的当事人说自己十年前是个车夫，初冬的某个晚上拉过一个客人，由于该客人出手大方，给了他五倍酬劳，他得意忘形，导致翻车，客人被甩出车子，生死未卜，而自己由于害怕担责，见死不救，违心逃走。但十年来，他无一日安宁，自责悔过，故旧事重

提，付诸报端，只愿当年那位客人能够看到启事，他好当面谢罪……再看启事的落款，上面写着“王阿庆”三个字，这就与当年那顶帽子上的“王”字对上了。

周世富大为惊愕，这寻人启事要找的客人不正是自己吗？他想起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痛恨这个没良心的车夫，可现在，他不但恨不起来，反而对这车夫生出几分敬意来。

周世富当即就按照启事下方留的电话，打了过去。两人在电话里一聊，周世富才知道，如今的王阿庆早已不再拉黄包车了，经过十年的奋斗，他已经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小老板了。

两人约好在王阿庆的办公室碰了头。王阿庆单膝着地，双手抱拳，郑重向周世富表示歉意，并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赔偿。周世富说什么也不肯收。王阿庆无奈地说道：“那这样，晚上我做东，请你吃顿饭。你看怎样？”

周世富见王阿庆说得诚恳，就答应了。席上，王阿庆又自罚三杯，再次向周世富谢罪悔过。周世富笑着说：“十年前的晚上，你其实有把柄落在我手上，你知道吗？”

王阿庆说：“知道，肯定是我的帽子。说实话，因为这顶帽子，我紧张了整整一年。一年过去还没有事，我才放下心来。”

周世富点点头，从他随身带着的包里，取出一顶皮帽子，递给王阿庆道：“这就是当年的物证，现在我要物归原主。”

王阿庆接过帽子，指着里面的“王”字，说：“这字是我妈绣的，怕跟别人的帽子搞混。你可能不知道，出事以后，我还改过一段时间的名字呢，就是怕你顺着这‘王’字找到我。”

说到这儿，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打那以后，两人就越走越近了。周世富有个女儿名叫周雯，前不久刚留学归国，但年纪也不小了，周世富正愁女儿没对象，身边却出现了王阿庆，这莫不是天作之合？

王阿庆也就三十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且事业有成。于是，周世富就有意牵线，让女儿与王阿庆多接触接触。王阿庆显然迷上了周雯，约会送礼不断。一开始，周雯还会礼貌地应付，但没过多久，周世富就发觉女儿不对劲，对王阿庆总是爱答不理。

周世富问女儿怎么回事，周雯坦白道：“王阿庆只知道做生意赚钱，像什么琴棋书画，唱歌跳舞，一样都不会，也太没情趣了。要是以后嫁给他，我恐怕得闷死。”

周世富不以为然道：“你说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男人会赚钱，懂得疼人，就够了。”

周雯嘟着嘴说：“我就是喜欢有才华的男人，怎么了？你那么喜欢王阿庆，你嫁给他！”

周世富被噎得哑口无言，但又不好强来，只好硬着头皮，向王阿庆说明了周雯的意思。王阿庆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的失落自是不言而喻的。

周世富看在眼里，对王阿庆说：“阿庆，叔知道你心里难过。不过叔也没办法啊。看来这感情上的事，你还是得靠自己了。但事业方面，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跟叔说，叔只要能帮的，一定帮。”

王阿庆叹了口气说：“事业方面都还顺利。但您也知道，我是做外贸生意的，这几年我每个月都从南洋进水果，但你们海关的几个小年轻，委实不近情理，每次查验，都毛手毛脚的，把水果搞得遍体鳞伤，还没到市场卖，已经损失了两成。我下个月又有一船水果要到，而且都是名贵货，要不您帮我说个情，让他们意思意思得了。”

周世富爽快道：“这有什么？我一句话的事。你放心就是。”

等到下个月，王阿庆的公司果然运来一船水果。可出人意料的是，周世富不但不放行，还下令要亲自严查。这一查就查出大问题了，有好几个箱子都只装了一大半水果，底下全是烟土。王阿庆面如死灰，当场被抓。

周世富走过去问：“你不是十年前的那个车夫，对吧？你登‘寻人启事’，为的就是接近我，想利用我这层关系，是吗？老实交代吧，或许能减轻罪责。”

事到如今，王阿庆只得坦白从宽了。原来十年前的那个车夫，是王阿庆的发小，名叫王雪生。两人都是北方人，一起逃荒到上海的。那晚，王雪生找到王阿庆，说自己把客人摔了，并说那客人是从政府大楼里出来的，搞不好是当官的，还说他把帽子丢在了现场，帽子里绣了个“王”字，他怕得要命，要逃回老家去。后来，王阿庆常在车夫圈里听到周世富的名字，大伙儿说那人是海关的，老拿着帽子，到处打听一个姓王的年轻车夫。

再后来，王阿庆转做外贸生意，且生意越做越大，便开始涉足烟土，而此时的周世富也已成了海关官员。王阿庆深知此中利害，便自导自演，来了一出“寻人启事”，并成功与周世富建立了关系。但令他纳闷的是，两人之前一直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周世富对自己起了疑？他忍不住向周世富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周世富淡淡地回答：“是我女儿跟我说，你有问题，你是假的。”

王阿庆更疑惑了：“你女儿怎么可能会知道？”

周世富微微一笑，说：“她说，你既不会琴棋书画，也不会唱歌跳舞。可你知道吗？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当我将五倍的酬劳付给那个车夫时，他有多么兴奋啊，他不仅车拉得飞快，还得意地唱起了歌，人家那歌唱得可动听呢。”

选自《故事会》

沧海拾贝

举贤避亲也是失职

◇文/刘吉同

唐朝贤臣陆元方在武则天朝两次为相，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在吏部任职时，长子陆象先任扬州参军且已期满，吏部侍郎发现陆象先非常优秀，想提拔他到洛阳任县尉。县尉其实官不大，只是县里的四把手，却遭到陆元方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吏部侍郎去做陆元方的工作，说：“为官者推荐贤才也是至公之道，陆象先‘才望高雅’，你不能因为自己在吏部任职就不敢推荐他啊。”陆元方仍不同意，吏部侍郎便直接奏报了武则天，于是陆象先得以赴任。

“知子莫若父”，陆元方不可能不知道儿子优秀，他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儿子升职呢？这叫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吏治黑暗，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武则天时代，武三思、武承嗣、武懿宗之流要德没德，要才缺才，武懿宗更是个十足的人渣，但背靠姑姑武则天这棵大树，个个都能出将入相。在这样的环境中，陆元方以实际行动，从自己做起来阻止这种恶行，其高风亮节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不过，陆象先也确实非常优秀。公元713年，唐玄宗登基还不到一年，太平公主为了能在朝中继续呼风唤雨，欲废黜新帝，于是召集5位宰相商议，说李隆基是庶出的，做皇帝不合道统，应由其嫡长兄取而代之。此议一出，一片沉默，唯有时任宰相的陆象先强烈反对。可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着极强的胆识和定力。太平公主被杀后，唐玄宗感叹陆象先的气节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封他为兖国公。

假如陆元方把这样一位“益高人品，尤著相才”的儿子死死压在一个低级参谋职位上，即便陆元方再高风亮节，也会使得陆象先无法为朝廷做出应有的贡献。

选自《读者报》



赌墨

◇文／裴文兵　图／段明

明朝嘉靖年间，江南泾县县城里有位以写字、作画为生的男子叫姜上秋，他的每一幅字画都价值不菲，而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他为人正派，无论对谁都不偏不倚。

这年三月初二的上午，姜上秋独自一人在县城的一家茶楼里喝茶，刚喝了两口，忽然听见两位四十来岁的汉子，在茶楼里大声争吵起来。姜上秋一听，很快就将事情听出了个大概。

原来，县城里有两家制作墨的作坊，一家叫作“何记墨坊”，另一家叫作“孟记墨坊”。“何记墨坊”的老板叫何大磐，财大气粗；“孟记墨坊”的老板叫孟世尚，一向为人沉稳。刚才，孟世尚正在茶楼里与一位外地商人商谈买卖墨锭的生意，不巧何大磐与几位朋友也在茶楼里喝茶，而何大磐所坐的桌子，与孟世尚所坐的桌子是邻桌。何大磐向来不把孟世尚放在眼里，眼下见孟世尚正在谈生意，就有心将生意给搅黄了，于是便有意高谈阔论起来，说他的“何记墨坊”所制作的墨，比“孟记墨坊”所制作的墨，好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刚开始时，孟世尚还能强忍着不去理睬何大磐，但时间一长，没有忍住，便与何大磐理论起来。何大磐等的就是这个，于是，他趁机大吵大闹起来，把“孟记墨坊”所制作的墨，数落得一文不值，孟世尚气得差点儿落下泪来，何大磐则更加狂妄了……

见何大磐如此蛮不讲理，姜上秋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快步走了过去，劝说何大磐不要继续吵闹。姜上秋一向受人尊重，何大磐当然要给他些面子，于是歇了口。孟世尚与那位商人正要离开茶楼，何大磐却眼珠一转，又张开了他

那张大嘴，说要与孟世尚打个赌，赌谁家的墨好，谁输了就得付给赢家一万两银子，若是孟世尚不敢赌墨，那就得当众承认“孟记墨坊”的墨比“何记墨坊”的墨差。

何大磐此言一出，等于把孟世尚给逼到了墙角。孟世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不卑不亢道：“何大磐，我愿意赌墨，但赌墨的方法却不能由你说了算！何大磐，如果你真的要赌墨，那就请姜先生分别用咱们两家的墨，在同样的两张纸上，写上同样的字，封存起来，十年后启封，看谁家的墨写下的字笔迹浓。若是相比之下，谁家的墨写下的字笔迹淡了，谁就得认输，输一万两银子！”

何大磐不以为然道：“十年的期限太长了……”孟世尚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何大磐，如果你不愿意赌墨，那就算了，此事到此为止，如何？”何大磐哪肯就此罢手，于是把脖子一梗，说：“到此为止？你想得美！就按照你所说的方法赌墨，你就等着输银子吧！”姜上秋想了想，将孟世尚拽到一旁，悄声劝说道：“孟老板，要不这个赌就不打了吧！”孟世尚却道：“姜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今天这个赌已经非打不可了！”

见何、孟两人都毫无退让的意思，姜上秋只得点了点头，说：“既然二位都执意要赌墨，那么，我就只好做个见证人了！”

何、孟两人回到各自的作坊里，各拿了一只墨锭，来到了姜家。已经回到家中的姜上秋，在两只同样的砚台里，放入同样多的清水，接着，他握着那两只墨锭，分别在两个砚台里研磨了同样长的时间，这样，就保证了那两只墨锭，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被研磨出墨汁的。而时间的长短，则以燃尽同样长度的香火来把控。

姜上秋在桌上铺开两张同样大小的宣纸，使用那两种刚被研磨出来的墨汁，分别写下了“赌墨十年之约”这行字，并分别在两张宣纸的下方写下了标注：“何记墨坊”或“孟记墨坊”，以及日期。然后，姜上秋搬来一只木箱，当着何、孟两人及前来看热闹的众人的面，他把那两张宣纸放入了木箱之中，然后用三把大锁穿过那只木箱上的搭扣，锁上后，分别给了何、孟两人一人一把钥匙，而第三把锁的钥匙他则留给了自己。这样一来，以后只有他们三人各自打开一把锁，才能打开那只木箱，取出那两张宣纸，一较高下。

众人散了。孟世尚与那位商人继续商谈，最后生意谈成了。送走那位商人后，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睡了一天一夜，孟世尚才醒。从那天开始，他便经常走南闯北，去外地售卖他的作坊制作出来的墨锭；而一有空闲，他便待在作坊里，与制作墨锭的师傅们一道，反复琢磨怎样才能制作出更好的墨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十年的期限终于就要到了。这天，姜上秋在自己的家中画好了一幅画，刚准备歇息一番，孟世尚忽然来了。

闲聊了一会儿后，孟世尚转了话题：“姜先生，您还记得我与何大磐赌墨的那桩事情吗？眼看十年的期限就要到了——今年三月初二那天，还得请您主持个公道啊！”

姜上秋愣了一下，然后一拍自己的后脑勺：“孟老板，我早就忘了此事，如果你不提起，我根本就想不起来了呢！孟老板，何家的作坊不是早在三年前，就被何大磐卖给你了吗？既然‘何记墨坊’不复存在了，你为何还要提起当年的赌墨之约？对了，我想起来了，当年我非常替你着急，连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呢！当年我劝说过你不要赌墨，不料你执意要赌，如今看来，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原来，近十年来，孟世尚殚精竭虑，用尽心思提高“孟记墨坊”的制墨技艺，墨终于越制越好，生意也越做越红火，每年都能赚到大笔的银子。而何大磐因为目空一切、骄横跋扈，对他的作坊疏于管理，生意很快就每况愈下，更要命的是，何大磐后来竟然迷上了赌钱，经常输掉大量的银子。三年前，他输得倾家荡产，不得不把“何记墨坊”卖给了孟世尚。再后来，何大磐不得不领着一家人，搬到乡下老家杨柳村，艰难度日去了。

姜上秋的话音刚落，孟世尚一脸认真道：“姜先生，谢谢您当初的好意！不过，如果当初我不应下何大磐的赌墨之约，而选择逃避的话，将会一败涂地……如今，‘何记墨坊’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愿赌服输，那个赌墨之约仍需要有个了结！我听说这三年来，何大磐领着他一家人，耕种着十多亩田地过活，并改掉了赌钱的毛病……再说，何家制墨的手艺确实高超，如果在何大磐的手里失传了，那就太可惜了……”

望着孟世尚一脸认真的神态，姜上秋不由得频频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

转眼到了三月初二，孟世尚与姜上秋乘坐一辆马车，赶到了杨柳村。何大磐见孟世尚来到了他的面前，不禁一阵尴尬，当他听说孟世尚与姜上秋前来是为了了结十年前的那个赌约时，说道：“孟老板，我早已倾家荡产，如果我输了，哪有银子付给你？”孟世尚却说：“何老板，你不必担心，这个赌，我必输无疑！当年，‘何记墨坊’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制墨的技艺可谓炉火纯青，而当年的‘孟记墨坊’开张才不过十多年，所制作的墨自然要逊色些，所以这个赌你赢定了！姜先生作为用墨的行家里手，其实早在十年前，就知道这个赌约的结果了！”

见姜上秋点了点头，何大磐吃惊道：“孟老板，既然你知道自己必输无疑，当初你为何愿意赌墨呢？”孟世尚意味深长地说：“何老板，当初你当众欺辱我，如果我不应赌，而是承认我作坊的墨比你作坊的墨差，或者选择逃避，那么你必然会继续贬低我的作坊，如此一来，我的墨锭还卖得出去吗？我在这一行当里还能有立足之地吗？因此，我便应了赌，并想出了那个赌墨的方法，让赌墨之约推迟到了十年之后。在这宝贵的十年时间里，我的作坊的制墨技艺越来越高，终于能够制作出非常好的墨，生意也变得红火……当年我全部的家当也不过五千两银子，而如今，即便输给你一万两银子，我也拿得出了！”

说着，孟世尚从马车上搬下来一只木箱，并拿出了一把钥匙。姜上秋也拿出了一把钥匙。何大磐迟疑了一下，然后走进屋子，拿出了一把钥匙。

三把钥匙打开了木箱上的三把锁。取出那两张宣纸一看，果然当初使用“何记墨坊”的墨写的字，仍然黑亮如初；而使用“孟记墨坊”的墨写出来的字，出现了稍许的褪色。

孟世尚当即从怀里取出了几张银票，交到了何大磐的手中，而那些银票的面额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是一万两。何大磐顿时双手颤抖，口中喃喃道：“孟老板，你信守承诺，敢作敢为，十年如一日，如同卧薪尝胆一般，潜心提高制墨技艺，着实令人敬佩！我一定要以你为楷模，绝不放弃自己……”

不久后，何大磐在县城里重新开张了“何记墨坊”，何家东山再起。不过此时的何大磐，已经成了一位谦和、明事理的人。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鹰杀

◇文／岳勇　图／黄胜

请　鹰

民国年间，在神鹰山下的青沟县青沟屯里，住着一位叫聂克赛的老人。老人年轻的时候，曾是清朝承德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驯鹰师傅，专门负责为皇上训练和豢养猎鹰。后来大清朝亡了，他没了生计，才带着徒弟布图回到老家青沟屯，靠驯鹰打猎为生。

几年前，全国各地爱好玩鹰的人相约到一起，很隆重地搞了一次鹰王争霸赛，聂克赛和徒弟布图各自挑选了一只神鹰山的雕鹰参赛。经过激烈角逐，聂克赛训练的雕鹰一举夺魁，虽然没有什么奖金，但聂克赛老人却得到了一个“鹰王”的称号。就连布图也得了个第三名，可谓名师出高徒。从此之后，聂克赛老人的“鹰王”之名，便传扬开来，无人不晓。后来曾有人出高价购买那只得胜的鹰王，不想一天晚上，聂克赛老人多喝了几杯烧刀子，醉得迷迷糊糊的，一时疏于看护，竟让那只鹰王啄开脚上的绊绳飞走了，再也没有飞回来。旁人知晓，无不惋惜。

这一年夏天，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城里有一位颇为得势的旧王爷，因为喜爱玩鹰，准备在这年十二月自己六十大寿时，举办一次全国赛鹰大会，最后的胜出者可以获得五千块大洋的奖金。聂克赛动了心，和徒弟布图一商量，就决定师徒俩双双去参赛。

既然想要参赛，首先得捕到一只好鹰。捕鹰，用鹰把式的行话来说，也叫“请鹰”。秋分一到，北方的天

气就变得异常寒冷。请鹰的季节也就到了。聂克赛和布图师徒俩准备好鹰网、鹰拐子、绳索等捕鹰工具，就上了神鹰山。

聂克赛师徒俩架好鹰网，在鹰棚里苦苦守候了七八天，虽然也捕到了几只雕鹰，但不是个头太小，就是声音不够洪亮，都不是理想中的好鹰，只得又将其放了回去。

第十天晌午，布图正等得有些不耐烦，忽然发现系在鹰拐子上的饵鸽狂躁而惊恐地扑腾起来。聂克赛不由精神一振，抬眼一望，只见一道银白刺目的光芒划破天空，一只白色的大鸟“呼”的一声，冲落在鹰场子上。巨大的翅膀搅动起一股激流，四周草屑飞扬，落叶翻滚，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聂克赛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这居然是一只浑身雪白的雕鹰。他曾听爷爷讲过，这种鹰叫“白玉爪”。它通体雪白，体形矫健，既具备了鹰的力量，又有隼的坚韧，而且力大无比，能追狐逐鹿，连虎狼也不是它的对手，是鹰中极品。大清朝的时候曾有规定，白玉爪只能由皇帝豢养把玩，即便是皇亲贵族，也绝不许染指。

聂克赛顿时将手里的网绳抓得紧紧的，连大气也不敢出。白玉爪平时专吃野猪和狍子之类的大型动物，对蛇鼠之类的小动物，几乎懒得理睬，今天估计是饿坏了，才会盯上地上这只灰色的饵鸽。饵鸽为白玉爪的威势所慑，吓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

白玉爪机警地四下里瞧瞧，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便一步步走到饵鸽身边，正要一口朝它叼去，聂克赛猛然一拉网绳。白玉爪蓦然惊觉到危险临近，急忙舍弃了鸽子，振翅欲飞，却不想被翻扣下来的鹰网罩了个正着。白玉爪在网中上窜下跳，奋力扑腾着铁扇般的大翅膀，想挣脱出去。地上顿时腾起一片尘土，草根树叶几乎被卷上天去。但那鹰网是用特殊丝线织成的，其中还交织进去了一些细铁丝，比一般渔网结实十倍还不止。任这白玉爪力气再大，再怎么扑腾，也是没法挣破的。

白玉爪急躁地在鹰网里闹腾了大半天时间，最后渐渐没了力气，这才慢慢停下来。聂克赛趁机上前，一把将它擒住，拿出一个鹰套，就像给鹰穿衣服一样，将它连翅膀带脚一齐套住，然后又用鹰嘴子蒙住它的嘴和眼睛，只在鼻孔处开两个小孔，以便它呼吸。白玉爪早已精疲力竭，终于老实下来。

没过多久，布图也捕到一只体型硕大的好鹰。师徒俩提着各自的“猎物”，高高兴兴下山了。

鹰 祸

聂克赛有个远房侄女，住在青沟县县城里。十一月初的一天，因为侄女生孩子，接他去吃满月酒。聂克赛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临行前交代布图，一定要帮自己好生喂养白玉爪，千万马虎不得。布图满口答应了。

数日之后，聂克赛从县城回来，看见自己的爱鹰被布图饲养得毛光水亮，精神饱满，很是高兴，连夸徒弟有长进，算是把师父的本事学全了。

第二天一早，聂克赛把白玉爪架在肩上，像往常一样出去遛鹰。山下的路口，是他每次遛鹰的必经之地。路口边开着一家小杂货铺，看店的是村长的老婆郭博勒氏。聂克赛每次经过这里，都要跟她打招呼。

这回，聂克赛经过小店时，正好看见郭博勒氏打开店门，刚要跟她打招呼，肩上的白玉爪忽然“哇”地发出一声怪叫，两脚一蹬，冲天飞起，猛然冲向杂货铺，咄咄两口，就将郭博勒氏的两只眼珠啄了下来。郭博勒氏猝不及防，痛得倒地惨叫，鲜血直流。

聂克赛大吃一惊，没等

他回过神来，白玉爪早已将郭博勒氏两只血淋淋的眼珠吞进肚子，然后又振翅飞回到主人肩上。有早起的路人瞧见这一幕，不由吓得大声惊呼："不好了，有人纵鹰杀人了，有人纵鹰杀人了……"没待聂克赛反应过来，村长就怒气冲冲地带人将他抓住，用一根麻绳捆了，押到了县城里的警察局。

直到聂克赛被关进警察局的牢房，他仍然没有想明白，好好的白玉爪，怎么会突然暴起伤人？

几天后，有邻居到牢房里来探望他，告诉他那只白玉爪现在落到了他徒弟布图手里，布图准备带着它去北京参加赛鹰大会。聂克赛这才隐约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好徒弟布图搞的鬼。布图在他去县城的那几天里，用草扎了个郭博勒氏的人像，把食物放在两只眼睛处，叫白玉爪去啄食。所以当白玉爪看见郭博勒氏的真人时，以为她的两只眼睛里还藏有食物，立即扑上前去，用嘴啄食，结果险些闹出人命来。布图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想让他身陷囹圄，自己好得到那只珍贵的白玉爪去参赛，最终赢得那五千块大洋的奖金，还有"鹰王"的称号。聂克赛不禁暗自后悔，自己收养布图多年，并且将一身驯鹰绝技倾囊相授，想不到却是养了一只白眼狼。

最后，聂克赛因为纵鹰伤人，被判了八年徒刑，被警察押送到数百里外的抚顺监狱服刑。

鹰 犬

再说布图，他带着师父的那只白玉爪到北京参加赛鹰大会，凭着白玉爪那浑身雪白令人惊艳的外形和凶猛凌厉的捕杀绝技，果然力压群鹰，一举夺魁，不但赢得了"鹰王"的称号和五千大洋的奖金，而且那位六十岁的旧王爷还一眼看中了这只白玉爪，愿意再出五千大洋将其买下。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布图自然满口答应。最后，他将神鹰白玉爪留在了北京城，自己提着一万块现大洋回到了青沟屯。

这一次出远门，布图算是长了见识，他这才知道原来那些经过鹰把式精心驯服的猎鹰，不但可以帮助猎人捕猎，而且还可以卖个好价钱。他深受启发，从此后便放弃了驯鹰打猎的清贫生活，专门从神鹰山上捕来雕鹰加以驯服，然后高价卖给那些喜欢玩鹰的外地客。几年时间下来，竟然赚了大钱，成为青沟县里数一数二的富翁。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相继沦陷。青沟县地处东北松花江畔，自然也不能幸免。这一年冬末，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独立混编第136旅团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指挥官佐藤季之大佐的带领下，冒雪开进了青沟县县城。当天夜里刚刚驻扎下来，就遭到抗日山林队的突然袭击，伤亡百余人。天亮后，日军整顿兵力反扑，抗日山林队却早已退进县城周围的崇山峻岭中，没了踪迹。

日军几次进山围剿，都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佐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最后经过汉奸提醒，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隐藏在山林中神出鬼没的抗日山林队的好办法，那就是用猎鹰来搜寻抗日山林队的踪迹，让猎鹰来为日军带路。神鹰山的雕鹰目光犀利，飞得高看得远，据说即便是二十多里外的一只小鸡从地上跑过，它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若凌空一飞，就如一架小型侦察机，整座大山都在它的视野之内，哪里藏得有人，哪里有埋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用猎鹰来为日军指路，那岂不是使日军平添了一双千里眼？

于是佐藤立即派人找到鹰王布图，叫他马上驯服十只雕鹰，好为日军服务。布图见日军肯出高价，自然乐意，只花了一个多月工夫，

就驯出了十只猎鹰，交给了日军。有了猎鹰指路，日军真如有了千里眼一般。无论抗日山林队队员藏得有多隐蔽，都很难逃过猎鹰的眼睛。几场恶仗打下来，抗日山林队损失惨重。

这事让抗日山林队的人十分恼火，几次派人暗杀助纣为虐的汉奸布图，都因他家附近总有猎鹰放哨，没有成功。后来布图更是得到了佐藤季之的重用，当上了青沟县亲善维持会会长，身边多了几名跟班做保镖，想要铲除他，就更难了。从这之后，布图就一心一意地跟着佐藤对付抗日游击队，每年都要训练十几只猎鹰，供日军在深山里围剿抗日山林队时指路之用。青沟县的乡亲们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又过了两年，由于手段狠辣，又肯投机钻营，再加上日军大佐佐藤季之的扶持，布图当上了县警务处处长。虽然当了“官”，却仍改不了玩鹰斗鸟的习性，整天在肩膀上架着雕鹰，腰里挂着“盒子炮”，跟在鬼子兵屁股后面晃荡来晃荡去。遇上看不顺眼的人，一声呼哨，肩膀上的猎鹰就扑了过去，先啄双眼，再抓咽喉，好好的一条人命，就这样断送在鹰爪之下。乡亲们对他是又恨又怕，背地里都叫他“鹰犬处长”。

这一天，鹰犬处长正架着鹰，神气活现地领着一队鬼子兵在大街上巡逻。当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驳壳枪，“叭”的一声，举枪便朝布图射来。布图狡诈过人，一听到枪声，便立即抱头趴倒在地。子弹呼啸一声，从他头顶飞过，正好打在身后一名鬼子兵身上，那名鬼子兵应声栽倒。

布图认出开枪的年轻人是抗日山林队的游击队员，急忙叫道：“他是抗日山林队的人，快抓住他，抓住他！”鬼子兵这才醒悟过来，一边叽里呱啦地怪叫着，一边放着枪朝那名游击队员围过去。那名游击队员见一击不中，已经失却先机，不能久战，便朝鬼子兵还击了两枪，将冲在最前面的两名鬼子兵撂倒在地，然后一甩头，朝城门外跑去。

鬼子兵跟着追到城外，眼见游击队员越跑越快，很快就要钻进山林，再也追不到了，忙对着布图大喊：“放鹰，放鹰。”布图这才想起肩膀上的猎鹰，一耸肩，指着那名游击队员的背影，喝声：“去！”猎鹰便冲天飞起，直朝那人追去。

那名游击队员听见半空中传来猎鹰瘆人的怪叫，知道是布图放鹰追来了，一面加紧脚步向前狂奔，一面甩手向天上打了两枪。无奈鹰击长空，快如闪电，子弹根本无法击中。只一瞬间，猎鹰就追到了他的头顶上方。眼见这名年轻的游击队员就要丧生在鹰爪之下，忽然从山下路边闪出一名衣衫褴褛的老者，用手攀着一根柳树枝条，朝他招手道：“快，快往柳树下跑。”

游击队员怔了一下，立即撒腿从他扳弯的柳枝下跑过去，一头钻进了树林里。后面的猎鹰怪叫一声，扇动着翅膀，极速追至。当它距离柳枝还有一米多远时，老者忽然放手，被扳弯的柳条“唰”的一声，猛然反弹回去，“叭”的一声，像一根鞭子似的，重重地打在那猎鹰身上。猎鹰遭此重击，顿时掉落在地，扑腾几下，竟死了。

布图从后面追上来，眼见自己的猎鹰惨死在柳条下，顿时火冒三丈，抬眼看那老者，只见他一副乞丐打扮，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根本看不清相貌，不由怒道：“老家伙，你找死么？快赔我鹰来。”

乞丐老者回头瞧了一眼，见那游击队员早已跑进山林，看不见踪影了，这才微微一笑，道：“赔就赔。”嘬唇长哨一声，哨音未落，便见一只苍鹰忽然从半空云中飞下来，稳稳地落在他肩头。老者说：“我把

这只鹰赔给你怎么样？”

布图一看，只见那只苍鹰个头矮小，身体精瘦，糙毛短嘴，一副孬样，差点没气晕过去，骂道：“放屁！老子这只是神鹰山的雕鹰，万里挑一，鹰中之王，你这叫什么鹰?也配跟我的鹰比。”

乞丐老者笑道：“别人以貌取人，你却以貌取鹰，当真可笑。你可别小瞧我这只鹰，它若发起狠来，还真没有哪只鹰是它的对手。你那些什么雕鹰，就更不在话下。”

布图气极而笑，道：“老家伙，别吹牛，老子可是从小玩鹰玩到大的。神鹰山的雕鹰天下无敌，我随便挑一只雕鹰，就可以把你这只孬鹰给灭了。”

乞丐老者眉头一挑：“哦，真有这么厉害？要不咱们斗一场鹰看看到底谁的鹰厉害？”

布图自从夺得“鹰王”的称号之后，好久没有跟人斗过鹰了，心里正痒着呢，当即点头说：“好，一言为定，明天中午，咱们到神鹰山飞鹰谷斗一场鹰。要是你赢了我，今日之事，一笔勾销；要是你输了，就只好拿你的肉，去喂我的鹰儿了。”

斗 鹰

听说“鹰犬处长”要跟人斗鹰，晌午未到，飞鹰谷里就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就连日军大佐佐藤季之，也领了一队鬼子兵前来观战。

中午时分，布图和那乞丐老者准时携鹰而到。布图满脸不屑地问老者想要怎样比？老者说简单点儿，谁的鹰在这神鹰山上先抓到第一只猎物，谁就赢。布图点头说好，然后又带着一脸谄媚的笑，请佐藤出面做裁判。

一切准备妥当，布图便叫来十来个年轻人，手持木棍在灌木丛中一顿乱搅，不大一会儿，便从一处矮树丛里窜出一只兔子，撒腿就跑。

不待主人发令，布图和乞丐老者肩上的猎鹰便同时振翅飞起，有如两支离弦之箭，直往那兔子扑去。不想那竟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山兔，一见有猎鹰追捕自己，却并不怎么惊慌，两条后腿拼命向前蹬，身子低低地贴在地面，速度快得像出膛的子弹，噌噌噌地直往前跑去。

两只猎鹰在后面连扑数次，竟都扑了个空。只一瞬间，老山兔就跑出了山谷，钻进了一片刚刚收割完的玉米地。两只猎鹰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地追了上去。

老山兔回头见猎鹰追得近了，竟放缓了脚步。两只猎鹰以为时机已到，双双俯冲下来，扑向兔子。老山兔忽然往下一蹲，“呼啦”一声，缩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茬子下。

乞丐老者的苍鹰情知有变，急忙刹住身形，翅膀往地上一拍，硬生生拐个弯，飞了开去。而布图的雕鹰却因俯冲速度太快，刹不住车，一头朝地上那片尖突突的玉米茬子撞去。只听“扑哧”一声，竟被两根玉米茬子穿胸刺过。

老山兔以为得计，刚从玉米茬子下钻出半个脑袋，早已守候在旁的苍鹰立即俯冲下来，将它抓了个正着。四周观战的乡亲震天价地叫起好来。

布图顿时变了脸色，大叫道：“不算不算，我只是随便挑了一只最没用的普通雕鹰来试试你的本事，我最厉害的猎鹰还没放出来呢。”

乞丐老者明知他在耍赖狡辩，却也并不恼怒，微微一笑道：“那就请你将最厉害的猎鹰放出来，让老朽开开眼界吧。”

布图咬咬牙道：“好，刚才那一场，咱们只能算是赛鹰，接下来这一场，才是真正的斗鹰。”

乞丐老者问：“你想如何斗法？”

布图瞳孔一缩，眼中杀机一闪，口里冷冷地说道：“你我各自将鹰放出，让它们在空中叼啄搏斗，不死不

休，谁的鹰能最后活下来，谁就是赢家。”

乞丐老者却也不惧，含笑道：“好，既然你已经划下道儿，小老儿不敢不奉陪！”

布图瞪着他“哼”了一声，拿出一只鹰袖套在手臂上，仰首向天，嘴里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哨。一只雕鹰自半空云中应声俯冲下来，扑腾着翅膀，落在他手臂上。

众人去看那鹰时，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一只栗褐色雕鹰，长得膘肥体壮，身体足有乞丐老者那只鹰的两倍还大，单只翅膀展开时足有一米多长，嘴巴像一把铁钩，爪子似两把铁耙，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凶狠凌厉的杀气。

布图一声冷笑，陡然将手臂一甩，喝道：“去吧！”那只栗褐色的雕鹰双翅一振，猛然飞起，疾如闪电般突然扑向乞丐老者，铁钩利嘴直往他咽喉啄去。众人不由“啊”地发出一声惊呼，做梦也没想到布图竟会在比赛一开始，就对这乞丐老者下如此杀手。

乞丐老者背着双手，站在原地，眼瞧着雕鹰利嘴啄到，却并不惊慌。待那雕鹰扑到距离他只有一二尺远时，刚刚捉了兔子正站在他肩上休息的苍鹰突然蹿起，自栗褐色雕鹰头顶掠过，从它背上猛然踩下。

雕鹰被它踩得往下一沉，险些摔到地上，急忙扇动翅膀，向上疾掠，放弃了对那乞丐老者的攻击，扭头来啄苍鹰脖颈。苍鹰略一低头，竟从它翅膀底下钻了过去，反喙来啄对方尾巴。雕鹰身形一转，翅膀如一把铁扇，拍向苍鹰头部。两鹰掠上高空，一时间喙来爪往，战成一团。

众人仰起脖子看着，只见半空中两只猎鹰缠斗在一起，身形如电，动作迅疾，叫人分不清哪只是布图的雕鹰，哪只是乞丐老者的苍鹰了。过得片刻，只看见一片片羽毛夹杂着一点点鹰血，从半空中掉下来，也不知到底是哪只鹰掉了毛，哪只鹰受了伤。

众人正看得着急，半空中的两只猎鹰倏然分开。乞丐老者的苍鹰急速拍打着翅膀，退出战圈，扭头往别处飞去。布图的栗褐色雕鹰凶猛善斗，哪里肯就此放过对手？厉声怪叫着，快速追了上去。苍鹰似乎有点怯战，急忙振翅逃窜。两只猎鹰，一逃一追，就在山谷上空转起圈子来。

布图瞧见自己的猎鹰占了上风，以为稳操胜券，不由把手抄在胸前，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再看那乞丐老者，却一点也不着急，竟拿出烟锅，蹲在地上悠闲地抽起烟来。

两只猎鹰走马灯似的在天上转了老半天，众人看得脖子都酸了，正要低下头来放松一下脖颈，突然，乞丐老者的苍鹰改变了方向，直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飞去。

那是一棵长得极高的柳树，树梢枝丫甚多。苍鹰眼见对手快如疾风，越追越近，忽然一低头，对准一个树杈，“嗖”的一声，就钻了过去。后面的雕鹰不知是计，电闪而至，当追到树杈处时，却没想到它的身形至少比对手大出一倍，对手小巧的身形刚好可以从树杈里穿过，它却因收不住力，正好卡在树杈里，一时动弹不得。

苍鹰一见对手中计，身子在空中略一盘旋，立即飞了回来，一口叼住对方脖颈，双爪按住对方身体，上下用力，只听“喀嚓”一声，竟硬生生将那雕鹰的脖颈扯断。

布图浑身一阵抽筋似的痛，好像被咬断的是他的脖子似的。他费了无数心血，才熬出这一只他最为得意的猎鹰，谁知却惨死在乞丐老者这只毫不起眼的苍鹰嘴下，他心里又惊又痛，恼羞成怒之下，突然拔出驳壳枪，对着那只苍鹰“叭”地射出一颗子弹。

苍鹰浑身一震，惨叫一声，被子弹射中左腿。不待

布图发出第二枪，它已瞪着一双仇恨的鹰眼，闪电般朝他冲来。布图大惊失色，想要躲避，却已来不及了。只听“咄、咄”两声，他的两只眼珠已被活生生啄了下来。

苍鹰还不解恨，正要再去啄他咽喉，布图手捂双目，扑通一声跪在乞丐老者面前，惨呼道：“师父饶命，徒儿知错了！师父饶命，徒儿知错了……”原来这乞丐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刑满出狱的聂克赛。布图其实早已认出他来，本不想与他相认，但到了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却也由不得他不叫出这一声“师父”了。

那乞丐老者——聂克赛出狱之后明察暗访，早已知道了布图的种种罪行，本想为民除害，置他于死地，但毕竟是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徒弟，师徒如父子，临到最后还是下不了杀手，心想毁他双目，让他再也不能为虎作伥去干坏事，也就够了。于是呼哨一声，唤回苍鹰，饶了他一命。

布图跪在地上，忍痛道：“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神鹰山的雕鹰，向来是鹰中之王，您熬出的雕鹰天下无敌，徒儿也是照着您的方法熬鹰，为什么熬出的鹰，却不是您小小一只苍鹰的对手？”

聂克赛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瞧着他，摇头叹道：“神鹰山的雕鹰，鹰中之王，天下无敌，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布图问：“难道现在就……”

聂克赛老人道：“你还记得当年为师夺得‘鹰王’称号之后，有人想要出高价买走那只‘鹰王’的事吗？”

“徒儿当然记得。可惜那天晚上那只‘鹰王’趁您喝醉了酒，自己啄开绊绳，半夜飞跑了。”

“不，它不是自己飞跑的，而是为师亲手将他放归山林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只有将最好的鹰适时放归山林，让它们去繁衍后代，来年咱们才能请到更好的鹰。如果只知道捕鹰，而不知道放鹰，就像你这样，总是把最好的鹰捕来高价卖给别人，剩下的孬鹰相互繁殖，来年就只能捕到更孬的鹰了。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如今的神鹰山哪里还能觅到好鹰呢？所以你熬出的雕鹰，虽然被你饲养得膘肥体大，羽毛光亮，看起来精神抖擞，但却是外强中干，飞行的耐力与捕猎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即便是一只普通的苍鹰，也可以轻松将它打败。”

布图手捂流血不止的双目，痛苦地伏在地上。他这才明白，正是自己的贪婪，才使得神鹰山好鹰绝种，才导致今日之惨败。

聂克赛瞧了他一眼，轻轻叹息一声，转身欲走，却被佐藤季之一把拦住。佐藤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道：“老人家，布图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不能再为我办事了。你愿意留下来为皇军服务吗？当然，好处大大的有。”

聂克赛朝他一拱手，不卑不亢地道：“对不起，老朽无能，请另请高明。”

佐藤脸色一变，道：“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不能离开这里。”他使个眼色，身后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呼啦”一声，就朝聂克赛包围过来。

聂克赛老人冷声一笑，肩膀一耸，肩上的苍鹰突然凌空飞起，猛然扑向佐藤。

佐藤识得厉害，急忙抱头逃窜。

鬼子兵忙用日本话大喊：“保护大佐，保护大佐。”纷纷退回佐藤身边，朝着天上的苍鹰胡乱放枪。那只苍鹰早已振翅飞起，直插云霄，乱纷纷的子弹哪里还打得到它！

佐藤忙乱了一阵，再看那乞丐老者，却不知什么时候飘然离去，再也寻不着了。

选自《中华传奇》

深海劳伦蒂克



1914年的一天上午，英国皇家海军少校达芒和朋友正在伦敦街头酒馆喝啤酒，喝得酒兴正浓，达芒叫侍者去买一只烤鸡来下酒。不一会儿，酒馆里的侍者送来一只用报纸裹着的烤鸡。

达芒皱着眉打开报纸，发现烤鸡黄澄澄的胸脯上竟染上了黑色的铅字颜色，正要发火，注意力却突然被一行文字吸引过去——“邮船劳伦蒂克号昨晚触雷炸沉”。他叫侍者重新去买只烤鸡，自己聚精会神地看起那条消息来。

那张报纸还是几星期前的旧报。出事的那天，劳伦蒂克号邮船正在去加拿大的途中，刚过马林角，只听一声巨响，一道火光冲天而起，邮船顿时炸成两截，首尾一翘，翻沉进黑咕隆咚的深海。

看到这里，达芒少校摇摇头对朋友们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到周围的海底去看看，说不定每人能捞条船回来玩玩呢。”这时，一辆军用摩托停到他们身旁，一个军士行了个礼，递上一张命令：伦敦海军部紧急召见达芒少校。

达芒少校感到十分震惊：这次不寻常的召见一定很有背景！他坐上摩托车直奔海军部，在办公室里等候他的是几位海军将领。

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将军把他带到覆盖一面墙壁的大不列颠群岛的详细地图面前，说：“达芒少校，几周前劳伦蒂克号邮船在这儿——马林角洋面上触雷沉没了，邮船上载着一批秘密货物——价值五百万英镑的金条。它是战时国库的一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政府决定将它存放到加拿大去。达芒少校，鉴于你有海底潜水的特殊技能，我们选

派你去执行这项任务。”

老将军接着说：“据了解，沉船可能位于水下六十英尺的深处，也许更深，一百英尺，甚至超过潜水作业的极限深度。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第二天，达芒得到了一艘设备精良的平底驳船，还有一队英国海军中最优秀的潜水员。他们立即驶向推想中的沉船水域。

潜水员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使命，都感到疑惑不解，达芒向他们大致解释了一下。一个船员说：“到大洋里漫无目的地找沉船，犹如大海捞针。”

达芒说：“是的，但这根针价值五百万英镑，对英国很重要！”

大家听了这话，立即来劲了。驳船驶进沉船的推想水域，一个潜水员穿起被称为“重脚”的潜水服，同伴们帮他拧紧帽子，绞车上的缆绳拴住他的腰，另一根像脐带那样的管子向他输送供呼吸的氧气，下到了海底深处。

经过几天探测，他们终于发现了沉船。潜水员对达芒少校说：“情况不太乐观，沉船位于水下六十五英尺处，就搁浅在巨大岩石突出的尖端上。船体倾斜六十度，处在不稳定平衡中，随时可能翻下陡直的岩坡，那儿深不可测。”

达芒沉思着说：“不管有多危险，我们必须赢！”第二天，达芒少校带领三人潜水小组沉入海底。观察过沉船后，他们将炸药和定时起爆装置放置在左舷一扇舱门旁，随后立即通知驳船将他们提升出水面。

驳船全速驶离现场后二十分钟，海面上无声地泛起一大堆浪花。达芒少校和潜水员们见水花逐渐由大变小，又迅速靠近那些指示沉船水域的浮标。

两名潜水员顺着缆绳沉下去，达芒一直用电话机与他们保持联系。突然，一个快乐的声音在呼喊：“少校，我们进入了保险室。”不久，这两人被提升上驳船，其中一人用一张孔眼紧密的钢丝网提着一件长条状东西，那东西外面已被藻类和珊瑚包裹得呈现灰白色。

达芒少校用小刀刮去它表面的凝结物，船员们发出一片欢呼：这是大海归还的第一根金条！大家相信，要不了几个星期，他们就可以捞起全部黄金。但是，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洋面上漂浮着船只的木板和各种碎片，设置的那些浮标也被冲走了。

船员们惶恐不安，达芒少校沉着地分析：“爆炸可能使船体倾倒了，它或许正在分崩瓦解中，需要去现场看看。”船员们一致认为这很危险，水下情况变化不定，有葬送潜水员或扯断绳索的可能。

达芒说：“我知道，我亲自去。”他不顾众人反对，下到沉船附近。果然，沉船还在解体之中，他把潜水灯开到最亮，几次避开倒塌下来的钢板、破门，终于找到了保险室的位置。但是，那儿被一块巨大的甲板压住了，根本进不去。

要通过这堆钢铁障碍，只能用炸药炸开一条直达保险室的新路。第二天，他们把炸药放到上层小梁中间，但爆破后上层几乎没被触动。

达芒少校决定多放置一组炸药。不久，海上像不断沸腾的粥一样浪花翻动。两位潜水员下去后马上就浮上来报告说，上面坍塌的五层甲板使保险室出现裂口，金条从裂口中脱离出去，不知落向何方。

达芒少校思考了片刻，说：“明天从保险室下面过去寻找，我自己潜下去！”这时，信号员跑来报告说，附近出现了一艘德国布雷舰。驳船上没有足够对付布雷舰的武器，达芒少校也不想让德国人猜测他们在干些什么，就吩咐开足马力，将驳船开到最近

的港口。

英国海军部获得情报后，迅速出动军舰，赶走了德国布雷舰，又派出扫雷艇，将沉船附近水域仔细进行了清扫。

几天后，达芒少校又让最出色的潜水员布莱克下去寻找金条的下落。突然，在船上开动绞车的船员报告说："少校，我感觉到缆绳上有一股异常的拉力。"达芒抓起电话反复叫喊，但始终没有得到布莱克的回答。

两个潜水员奉命立即下水，他们在海底喊道："布莱克被卡在一块巨大的钢板下，我们搬不动！"达芒焦急万分，他命令道："给布莱克的潜水服充气。直到最高压力！"负责充气的潜水员严密注视着气压表。

压气机不停地工作，发出一种像心脏激烈跳动的声音。水下的两个潜水员用尽全身力气拖拉钢板。突然，布莱克的潜水服鼓了起来，顶开钢板，像一只充足气的球直向水面窜去，快得来不及通知驳船。

船员们把昏厥的潜水员救上船，这时潜水服已充足气，随时可能爆裂。

医生赶过来进行抢救。使医生感到意外的是，布莱克竟没有什么后遗症。达芒少校说："这是压气机的功劳，也是布莱克长期潜海锻炼的结果。"几天后，布莱克竟重新投入工作了，他说："我没白冒生命危险。在我失去知觉前，我看到了许多灰白色的长条东西，它们埋在最下一层甲板和货舱的残骸堆里！"

潜水员们一点一点扩大通道，终于进入钢筋像蛛网一样密布的底舱。随着大钢丝网徐徐升起，第一批表面灰白、暗绿，带着污垢的长条东西——英国国库黄金被打捞上来了。

正当打捞工作缓慢而稳定地进行的时候，海军部突然发来一封紧急电报，要他们停止一切工作，返回基地待命。

原来，战事日趋激烈，为了保持对英国来说生死攸关的港口畅通无阻，这些能干的潜水员被召回重新编队，奔赴新的岗位。

打捞黄金的工作停止了四年，这四年里，英国海军部严密监视着沉船的海域，还打沉了两条形迹可疑的海盗船。直到1918年，英国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达芒少校才重新开始打捞工作。

达芒少校带着潜水员们来到邮船沉没的地方，他坚持要第一个下海仔细查看沉船的残骸。当他慢慢地从沉船五层坍塌的甲板中穿过时，感到非常激动。大自然非常诚实，除了弯弯曲曲的废钢铁上附着了一些珊瑚、贝类之外，别的一点也没变化，甚至金条表面的石灰质都没有增厚。

他兴奋地浮上水面，和同伴们制订出新的计划，让各潜水组交替潜入海底进行打捞。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劳伦蒂克号邮船上的黄金一条又一条，一网又一网重见天日。战后急切需要经济实力的英国国库被大大充实了。

1924年，邮船整整沉没了十年。一天，达芒少校潜入海底，终于找到清单上三千二百条黄金中的最后一条。

许多年过去了，一位记者走访了退休的达芒少校，他说："少校，您为联合王国金库作出的贡献，可能使我们再次打赢这场战争；不过，我想问问，您身边总留了点劳伦蒂克号上的纪念品吧？"

达芒慢腾腾装满烟斗，从抽屉里取出一件小东西，微笑着说："有。我最后一次潜入海底，发现一枚爱德华一世年间铸造的四便士金币，它早已停止使用。上级允许我保留它，喏，这就是！"

选自《天下奇闻》2019.12

图／段明

城南帮覆灭记

◇文／佚名　图／段明



风波乍起

太阳才从东方升起，年轻的刑警队长李廷波一夜好睡后早早地披衣起床。正在庭院里浇花的李父听到响动抬头看了他一眼，眼中写满了疑惑，李廷波心中一惊，问道：“爸，这么早就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李父扔下水壶进屋，神神秘秘地关上了门，低声说：“我今早去公园晨练，听传闻说城南帮头目陈光棍落网了，有不少人来向我打听呢，这是怎么回事？”李廷波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他一把抓住老父亲的手：“你听谁说的？”李父为难地说：“很多人都在说，流言传来传去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李廷波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李父看到他的神情，凑到他跟前问：“这么说，陈光棍真的落网了？”李廷波拧紧了眉头，说：“奇怪，这是我们刑警队的特级机密，怎么会传出去呢？”深思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爸，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李父拍了拍胸膛。

从刑警队退下来后，李父一直是李廷波暗中的得力助手和参谋。人们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李父在刑警队干了一辈子，退下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侦查科的副科长，儿子从部队转业到刑警队才不过三四年，今年就升任了队长，真是前程无量啊，可人们哪知道这背后有他父亲一半的功劳。

“爸，关于陈光棍落网一事，你不会怪我对你也封锁消息吧？”

李父善解人意地摇了摇头：“我现在不是刑警队的人了，既然是内部机密，你这样做是对的！”

“可是这消息怎么会这

么快就传了出来呢？难道我们刑警队真的有人被城南帮收买了吗？爸，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顺藤摸瓜地找到消息的来源，有线索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得赶去队里。”

陈光棍被关在刑警队一间极少使用的房子里，这房子四壁光滑，没有设窗，沉重的铁门任何人凭武力都是无法开启的，外面又设了重重防卫。为了以防万一，陈光棍被抓获后一直戴着特制的手铐。

关于陈光棍，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闻，说他能飞檐走壁，夜行千里，而且臂力过人，胳膊粗的铁条他一拧就弯，陈光棍手下众多，贩毒、走私，无恶不作，虽然号称城南帮，但是势力范围却覆盖了整个古城，甚至周边。

虽然城南帮作恶多端，可是那些曾经深受城南帮勒索胁迫的老板们竟然众口一词地夸陈光棍是个义薄云天的好汉，没有人愿意为刑警队提供线索、证据。甚至有人认为城南帮只不过是个民间组织，对古城的治安没有多大妨碍，不赞成公安局立案侦查。李廷波不得不将这项工作转为秘密行动。饶是如此，他还是不断受到许多莫名其妙的阻挠和压力，好在新上任的公安局长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李廷波对城南帮的秘密侦查才一直没有半途而废。

秘密拘留

由于城南帮的秘密侦查工作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李廷波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所谓擒贼先擒王，先设法将陈光棍秘密扣押起来，群龙无首，自然就容易露出破绽，到时就可以将城南帮一网打尽。李廷波这样做无疑是冒险的，万一证据不足，到时被陈光棍反咬一口，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李廷波决定孤注一掷。为了不连累支持他工作的新局长，在没有抓捕到陈光棍前，李廷波决定暂不将方案告诉他。

经过侦查，李廷波终于得到一条线索，陈光棍对外省女中专生方妙妙情有独钟，方妙妙来古城已有多年。天鹅星宾馆的经理是方妙妙的老乡，方妙妙在那里有一个包间。趁着宾馆招工，侦查科的女刑警小张混进了天鹅星宾馆做客房清洁员，通过巧妙周旋，小张被调到了陈光棍出没的那一个楼层，和另一个服务员一起负责打扫客房以及随时听候客人差遣。为了行动方便，小张极力讨好另一个服务员，脏活累活抢着干，那个服务员乐得享受，小张因此得以经常一个人出入方妙妙的客房。

经过三个月的等待，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方妙妙扶着醉醺醺的陈光棍进入了客房。因为最近公安局放出了不再侦查城南帮的口风，陈光棍放松了警惕，一进宾馆他就把随身的保镖给打发走了。喝醉的陈光棍吩咐方妙妙倒水。陈光棍喜欢喝在水壶里沉淀过的白开水。以往陈光棍来之前方妙妙都会预先叫宾馆备上一壶，可是因为陈光棍已经有几个月没来这里了，今天又来得突然，所以没有准备，方妙妙便叫服务员送开水过来。

小张急急忙忙地提了开水进去，在门口趁着无人注意，将一包特制的药粉倒入了水壶，然后退出了客房。

过了十多分钟后，小张走到客房门口去按铃，里面没有动静，她悄悄地打开客房门，闪身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几个自称是陈光棍保镖的人来到宾馆左扶右携地将陈光棍和方妙妙带出房间，送上了门口停着的一辆小车开走了。

初现端倪

李廷波没想到晚上才秘密拘捕了陈光棍，早上就走漏了风声。他自以为行事谨慎，没有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为了不让人起疑，小张还得继续留在宾馆上班。可

谁知早上起来，却已是满城风雨。

李廷波决定正面出击，他即刻以陈光棍涉嫌贩毒、走私、涉黑等多项罪名等待取证暂押候审写了一份报告送上去，并马上提审方妙妙、陈光棍。

李廷波知道陈光棍这个人不好对付，便先从方妙妙身上开刀。可是审讯了半天，方妙妙一口咬定对陈光棍的事一无所知。对陈光棍的审讯更显艰难，陈光棍进来就盯着李廷波说："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到了最后，他竟然一副做好人的样子放肆地对李廷波说："只要你识相，马上放了我，我可以交一笔罚金让你有台阶可下，大家就当交个朋友。"

审讯陷入僵局。更令人尴尬和愤怒的是，第二天一早，市十佳企业之一的万龙公司老总替陈光棍送来了罚金，被李廷波严词斥走后，第三天一早他又送来了有七八十个企业老总签名盖章的联名担保书，一致要求公安局马上释放陈光棍。当李廷波把这份担保书送到新局长手上时，局长拍案而起，大骂蠢猪。在李廷波的请求下，局里调派了大量人手逐一去和这些老总接触，经过反复的劝说和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大部分人承认了受万龙公司老总哀求和城南帮胁迫在担保书上签名盖章的事实。

李廷波以胁迫他人作伪证为由拘押了万龙公司的老总，由于内部有人泄露消息，对城南帮的围捕落了个空，只抓住了几名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万龙公司的老总在审讯室一言不发，那几个小角色更是啥也问不出来。

就在案情陷入僵局之时，城南几个放牛的小孩在一个深水潭里发现了一具被毁容的男孩的尸体。经过法医的检验和高科技的手法，这个男孩的原形照片被电脑复制出来，经人指认，竟然是万龙公司老总的宝贝儿子。

李廷波马上再次提审万龙公司老总，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的消息时，这个刚毅的男人放声大哭，一股脑儿倒出了自己曾与陈光棍合作的几起走私案，并且说出了城南帮绑架他儿子，要他出面为陈光棍作担保的事情。他还透露，市里不少企业老总都或多或少受城南帮胁迫参与过走私。说到最后，万龙公司老总执意要单独跟李廷波说句话，他告诉李廷波，以前城南帮贩毒走私曾经有好几次差点被公安局破获，可是由于陈光棍在公安局内部有人给他透露消息，每次出击都落了空。万龙公司老总说，这个人在公安局内部应该是属于比较高层的，有机会接触比较机密的信息。

最后出击

经过艰难的听证取证和多次秘密侦查，刑警队终于一举抓获了城南帮十几个首要人物，余下几十个次要人物相继落网，城南帮头目陈光棍及其他十几个首要人物因为涉嫌走私、敲诈勒索、杀人等多项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其他一些成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一时间，老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但是，李廷波的心里却并不轻松，有两个疑问依然压在他的心头不能解开，一个是到底谁是陈光棍的合作人，这个陈光棍到死都不肯吐露半句；第二，城南帮贩毒差不多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可是却一直抓不到作案证据。有迹象表明，陈光棍在落网前吞进了大量毒品尚未出手，可是，翻遍了城南帮大大小小几十个窝点，也没能找到这批毒品的下落。

这天一早起来，李廷波又怔怔地坐在窗前发呆，李父悄悄地进来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最新发现。经过多日的侦查追踪，李父意外发现，当初有关陈光棍落网的消息来源竟然是新上任的公安局长夫人，原来公安局长当天在接到了李廷波抓获陈光棍

的消息后，将陈光棍落网的消息透露给了老婆，每天去公园晨练的局长夫人又特意地将这个消息散布了开来，公园里有城南帮的耳目，他们得知消息后就立刻行动了起来。李廷波惊呆了，他怎么也不相信一直痛恨城南帮的公安局长会与陈光棍有染。

到了办公室，负责侦查陈光棍个人资料的刑侦队员向李廷波汇报了最新发现，原来，陈光棍的户口资料几经改变又多次整容，他的真实面目和出生地一直无从查找，当他的受审录像在电视上公开后，终于有人在一些细节上认出了陈光棍原是他们村里出去的人。

李廷波与队员马上赶赴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经过了解得知，原来陈光棍在家是独子，从小他母亲把他当作宝贝，可是父亲却脾气暴躁，对他非打即骂，还常常当着他的面打骂他的母亲。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父亲的打骂，他曾上吊自杀被村里人救下。之后多次离家出走，因此结识了社会上一大帮不良分子，中学毕业后不久，他的父亲就莫名其妙地病死了，父亲死后，陈光棍就出门做起了服装生意，听说开始老是亏本，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发了，每次回来都是大把大把地花钱，再后来，他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享福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陈光棍还有一个母亲住在城里！这无疑给毫无头绪的李廷波带来了一丝曙光，可是怎样才能找到他的母亲呢？根据村民的反映，陈光棍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因此李廷波推测，陈光棍肯定不会让母亲知道他作案的事，他也绝对不会带城南帮的人去看母亲，因此，要从落网的人中搞到地址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既然过的是刀口上讨食的生活，他必然会留一条后路，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照顾，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这天，李父询问李廷波与女刑警小张究竟是什么关系的话点醒了李廷波。他想，陈光棍年纪这么大了，他母亲一定也对他的婚事很着急，而孝顺的陈光棍为了让母亲安心，肯定会骗母亲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还可能带这个女朋友去见过他母亲。李廷波想到了方妙妙，可是，与方妙妙对话的结果让他很失望。

原来，陈光棍的确让方妙妙去见过他母亲一次，可是去的时候，狡猾多疑的陈光棍蒙上了她的眼睛，直到走进院子后才扯掉，她只记得当时进去，看到他母亲和一个保姆在屋里看电视。方妙妙还记得那个保姆叫小翠，带点山西口音，言谈中好像他母亲还有一个干儿子。中间，陈光棍的母亲提议让这个干儿子也过来一起见见方妙妙，但被陈光棍拿话支开了。李廷波派人去市内几家保姆介绍所调查，但没能找到叫小翠的山西人。

当然，李廷波并没有停止对局长的秘密调查，结果意外发现，局长竟然是陈光棍的初中同学。经过对局长的秘密监视，李廷波终于跟踪找到了陈光棍的母亲。为了不惊动这位无辜的老人，李廷波假称是陈光棍和局长的朋友前去拜访，从老人口中得知，前不久，局长提走了陈光棍放在老人屋里的一个密码箱。

情况特殊，李廷波连夜赶到省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组织警员即刻包围了局长的家，经过搜查，终于找到了那箱毒品。

公安局长落网了，李廷波被一串串荣誉的光环笼罩着。可是，他却笑不出来，眉头拧得更紧了。通过这个案子，他才真正明白，给古城人民带来威胁和灾难的，并不是城南帮，在城南帮的背后，有着许许多多更为深重的原因和背景，他不敢确认与城南帮有关的人员是否全部被揭露出来了，是不是还有隐藏得更深的人员在哪个他看不见的角落？他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蛛丝案

◇文／马凤文　图／颜玮



一

狄仁杰正和参军洪亮开怀畅饮，就在这时，仆人匆匆来报，说御书房总管李成安求见。狄公赶紧放下筷子，准备出迎。哪知还未起身，李成安已匆匆走了进来，满脸焦虑之色，见了狄公，张口就道：“大人，您一定要救我！”狄公问其原委，李成安说，昨夜御书房被盗走了不少古玩字画，其中包括一幅《维摩诘像》，是皇上最欣赏的晋代画家顾恺之所作，朝廷命火速破案。狄公吃了一惊，不敢耽搁，带上洪亮，立即随李成安赶到御书房。

只见御书房内窗户紧闭，秩序井然，根本看不出有贼人来过的痕迹。狄公低下头，发现地上隐约有一行脚印，从门口直至存放国书的柜子前。李成安解释说：“这是我的脚印，我来打扫御书房，才发现柜锁被撬。”狄公肃然道：“这分明是你监守自盗！”李成安吓得差点儿跌倒。狄公笑了：“开个玩笑而已！”说着，他将御书房里里外外仔细察看了一遍，心里不得不佩服盗贼作案手法之高明，竟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从御书房回来，狄公一直沉默不语，洪亮试探着问：“大人，您是不是已经心中有数了？”狄公摇摇头：“要说有数，也只能初步判断作案的是个飞贼，可要到哪里去找他呢？”恰在此时，又有人来报，说京郊发现一具男尸。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狄公只好放下手中的飞贼案，带着洪亮赶往现场。果然是一具男尸，身材修长，脸色红润，看样子刚死不久。洪亮对狄公道：“大人，好像是个异族人。”狄公点点头，掀开死者衣服，发现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没多久，几个金发碧眼的异族人也闻讯赶来了，见了死者恸哭不止。狄公问来人身份，其中一人回道：“我们是来中原经商的。我叫伽里，死者是我们的同伴，他昨天彻夜未归，没想到会遭此惨祸！”伽里边说边哭，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当得知狄公的身份之后，这个叫伽里的人请求狄公一定尽快抓到凶手。狄公点头答应，又俯下身去对死者勘验了一番，发现他头发乱如蓬蒿，上面还爬

着不少蚂蚁。狄公眉头紧蹙，陷入了沉思，片刻后，命人收殓死者。伽里请求说：“大人，我想明天将同伴送回家乡，按我们的习俗给他下葬。如何？”狄公立即应允了。

二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但作案的凶手究竟是谁呢？洪亮心乱如麻，可狄公却让人做了几个菜，邀洪亮同饮。洪亮惊异道：“案子还没眉目，怎么大人倒有兴致吃喝起来？”狄公笑了：“你要永远记住一句话：不给点儿压力，歹人是不会主动罢手的。”洪亮瞪大眼睛，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明白。此时，有一只小蜘蛛从棚顶落下，落在狄公的筷子上。狄公对洪亮说：“你先上去把蜘蛛清扫干净，回头咱爷俩再接着喝。”洪亮答应一声，“噌”的一下就上了棚顶。

转眼已是次日清晨，狄公带上洪亮和衙役，说是要去为伽里等人送行。等他们赶到驿馆时，伽里的驼队正要出发。伽里见狄公到来，赶紧上前相迎。狄公一看装运死者的那口棺材实在太简陋，便立刻提出要换一口。

伽里急得连连摆手：“大人可真会开玩笑！按照我们的习俗，已经入棺者，就不能再随便搬动了。”狄公脸一沉：“难道活人入棺也是你们的习俗吗？”伽里脸色骤变。狄公不等他反应，立即命衙役将棺盖打开。洪亮赶紧伸过头去一看，心里不由暗暗替狄公叫苦：棺材里确实就是一具死尸，别无他物。伽里自然暴跳如雷，揪住狄公不放。可狄公却不慌不忙，喝令衙役把死者抬出棺，又让洪亮去提来一桶水，往死者头上一浇。那死者居然把眼睛睁开了，就像刚睡醒了一样。狄公让衙役将棺材彻底拆开。不得了！棺材板的夹层里，竟然藏着书画和古玩珍品，那幅《维摩诘像》也在其中。伽里做梦也想不到变数来得如此之快，但在事实面前没法抵赖，只好认罪。可他不明白，自己将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狄公是如何识破的呢？

三

原来，当初御书房发生飞贼案时，狄公就从棚顶落下的蜘蛛身上受到启发，推测贼人一定是揭开房顶棚板，借用绳索进得御书房内。可贼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

偏巧这时，又报发现男尸。在勘验死者时，狄公发现此人头上爬着很多蚂蚁，将头皮咬出了许多红印痕。按理说，死人被虫咬了，是不会出现红印痕的，这只能说明他是假死；而且，他头发上还有不少蛛丝，因此，狄公估计此人就是御书房盗贼。

狄公依旧不依不饶：“要认罪的，恐怕还有你们的内应！”伽里脱口道：“不不不，这和李成安没有关系。”可话刚出口，他就吐了吐舌头，知道自己彻底露馅了。原来，正如狄公推测的那样：伽里一伙看上了御书房的国宝，可皇宫内守卫森严，根本无从下手，他们便想方设法地买通了李成安里应外合。

可是，边关防卫甚严，要想把国宝运出去谈何容易？于是，在行窃得手之后，伽里便用药物故意造成行窃者被杀的假象，这样，一来可以引开狄公追查国宝失窃的视线，二来可以借运送死者之名换来通关文牒，趁机将国宝运出去。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策划看似天衣无缝，却未能逃脱狄公的慧眼。

选自《大河文摘报》2019.12.18

迷糊车夫揭奇冤



遇上雇车女

这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那时天津还是县，县城有个杨老大，成天迷迷糊糊的，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诨名，叫“杨迷糊”。杨迷糊以驾车为生。他的马车油壁青毡，坐在里面胜过坐轿，远行更避风尘烟雨，所以雇他车的人很多，生意十分兴隆。

这天不知怎的，他待了大半天也没个主顾。反正这不耽误他迷糊，没主顾便坐在他的驾驶台上打瞌睡。他正睡着，来了位身着重孝的年轻媳妇，热孝在身，看来是刚死了亲人。但这位妇人，脸上却不见哀容，行动也不凝重，虽然是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却轻盈欢快。她走到马车边喊道：“车夫，到狮子林去吗？”

这一喊，杨迷糊醒了。但一看眼前叫他车的人，他又犯迷糊了：这个漂亮的小娘们身着热孝，但她那一张好看的脸上，却又分明薄施脂粉，出落得如三月桃花，娇艳非凡！杨迷糊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半晌午了，到狮子林还有很大一截路！去吧，赶回来非到夜里不可；不去吧，待了大半天也没个主顾，好不容易守候到一个，又怎舍得轻易推掉？于是带着几分无奈说道：“好吧，请上车吧。”

女人撩起孝裙上车，杨迷糊又迷糊了：这女人孝裙的下摆露出了一抹猩红，孝裙里面，分明穿着一条大红裙子！这岂不是奇怪事吗？但这是人家的事，杨迷糊虽然心里这么嘀咕，还是无言地策动了他的马。马走在驿道上，蹄声嗒嗒，车颤悠悠。

他的马车去狮子林，可谓驾轻就熟，不用他驾驭，马也会自个儿跑去。杨迷糊坐在他的驾驶台上，抱着马鞭子便又迷糊起来。好在他的马一旦跑起来，不勒嚼子它是不会停下的；到了地头，就是不勒嚼子它也会自动停下。在这条路上，它是老资格了！

大变活人

进了狮子林，马车自动停下，杨迷糊也从迷糊中醒来。他坐在驾驶台上等乘客下来，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那个女人下来。杨迷糊边下他的驾驶台边小声嘀咕：“这个小

娘们也像我一样迷糊吧，莫不是也睡着了？”他边开车门边叫道：“小娘子，车到了，该下车了。”他拉开车门，便“啊”的一声惊叫，倒退了三步，半天回不过神来！周边的人，先是听得一声撕破嗓子的尖叫，继而见他这一副掉了魂的样子，不由得都围了过来，推着杨迷糊问：“喂，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经兮兮的！”杨迷糊这才缓过神来，拭了拭他迷糊的双眼，惊恐地说：“怪事！怪事！上车的明明是个身穿雪白孝服的年轻女子，怎的这时却变成了穿邋遢灰袍的小老头子！”

大家听说有这等怪事，好事的小伙子们便到车上去看个究竟。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更是齐声惊叫：“呀！你拉的怎么是个死人！”“死人？”杨迷糊这下更迷糊了。他还不信，亲自上车去看，果然，叫叫不应，推推不动。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那小老头抬了下来，摊在路边上，一摸鼻息，没有出气，可不是死了咋的？大家见出了人命案，这还了得？便喊来里正报案。

偷梁换柱

第二天一大清早，县太爷带着衙役仵作，押着杨老大来到了现场。里正早在这里为县太爷设立了临时公案。县太爷就座后，命仵作验尸，仵作揭开芦席，一个青年的尸体躺在那里，跪在一旁的杨老大就喊开冤了，他大声喊道：“大人，这个死尸不是小人昨天拉来的。小人昨天拉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头发胡子都花白了。这人一头青发，体格魁梧，是个青年！他的死可与小人无关。小人跪在这里岂不冤枉？”

这时，忽然一个人从围看的人丛中挤了进来，往县太爷桌前一跪说：“大人，这人确实是冤枉的！这人昨天拉的是我。小民石如冰，是个教书先生，平时爱喝两口。昨日进城会友多饮了几杯，回家时，脚软无力，见辆马车从身边缓缓经过，想搭个便车。刚拉车门，想是酒醉无力，脚下一软，跌进车厢内，仿佛扑进了温柔乡里，芳香扑鼻，正好我醉欲眠。忽地眼前白光一闪，我便滚了下来，顿觉头在什么地方撞了一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小民感到身上好冷，被冻醒了，这才发现是哪位善心之人，在小民身上盖了一片芦席，所以小民只得爬起回家去了。今晨醒来，酒也醒了，这才记起重要诗稿遗失在马车之上，故等不及盥洗便赶往城里寻觅昨日载小民之马车。走到这里见围了许多人，小民也好凑个热闹，一打听，始知这是小民昨日酒后失德，闹下这件大事，险些冤杀这位车夫大哥！”

石如冰回家后，里正见县太爷让他看守的尸体不见了，一定会被问责，于是将附近的一座新坟挖开，将尸体带了过来。经村民辨认，这死了的年轻人名叫刘富，原本家里很穷，不想去年在河中救了天河县首富秦老板，秦老板为报答刘富的救命之恩，将侄女儿秦小春许配给刘富。可是刘富这人却很有志气。虽讨了个富家女，却拒不接受岳父家的财礼接济，只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养家。有钱人家的女儿又怎受得了这清贫，所以小两口便经常发生口角，前几天刘富忽然死了，秦小春说是染了鼠疫。

鼠疫？经仵作检验，刘富通身无其他伤痕，只有头颅内有大量淤血，颅骨破碎，显然是脑后遭钝器击中毙命。看来这秦小春大有嫌疑啊，县太爷于是命人将她带来，杨迷糊一看，这不正是他昨天拉的那个女人吗？秦小春见亡夫尸体被挖出来，就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瞒不住了，便一五一十招了。

秦小春在家时，便与钱庄的伙计安琪相好。她叔父硬要将她许给刘富，于是她和安琪商量，只有害死刘富，死了叔父报恩之心，他俩才有希望长相厮守。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不料昨日秦小春回家路上车里竟钻进一个醉汉，吓得她推开他便逃下车来，又偏巧将这个醉汉撞得昏死了过去，惹出了“尸变”，偏巧又将已经掩埋地下的死鬼掘了出来，弄了个水落石出！

选自《良友周报》2019.12.31

图／黄胜

张仲景破命案



◇文／聂明军　图／段明

汉桓帝延熹年间，南阳郡涅阳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张员外的小儿子张小毛。他是被捆在树上，堵住嘴后，活活勒死的。

张员外报官后，涅阳县令带着衙役和仵作前来破案，却发现中午刚刚下了一场暴雨，现场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找不到凶手杀人的一丁点儿证据。仵作验尸后报告说，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午时左右。

张员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大毛，是原配所生，32岁；小儿子张小毛，为二房姨太所生，只有9岁。二姨太年轻貌美，深受张员外宠爱，张小毛自然也就成了员外的掌上明珠，事事偏向他，招致大儿子的嫉妒。张员外年近古稀，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寰了，他怕自己死后小儿子太小，支撑不起家业，就有心为小儿子多置点儿产业，这更引起大儿子的不满和愤恨。张大毛曾私下扬言，说小毛不是他的亲弟弟，他家老爷子那么大岁数了，哪里还能生育？

张小毛的死，二姨太一口咬定是张大毛所为，目的就是要独霸家业。涅阳县令也这样想过，但经过进一步调查，当天中午，张大毛在邻村叶屠户家里喝酒，同席的还有叶屠户家的几个亲戚。张员外家的人找到张大毛说小毛找不到时，酒席还没散。最后，还是张大毛和村民一起，在山上一片树林里找到被捆在树上、早已气绝的小毛。

按照小毛的死亡时间推算，张大毛有不在现场的人证。那么，张小毛会是被谁勒死的呢？案件陷入困境。

正在县令苦于没有线索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身披蓑衣走进县衙，看样子是刚从山上回来的。

这个少年正是当地官户人家张宗汉的小儿子张机。张机这天跟着老师张伯祖上山挖药回来，听说张员外的儿子张小毛死了，连身上披的蓑衣都没来得及脱就来到了县衙。当他得知张小毛的死因，官差又一时找不到凶手时，就对县令说，能不能带他到杀人现场看看，还索要现场留下的绳子。

来到现场，张机望了望四周，又捡起捆绑张小毛的绳索仔细察看，然后对涅阳县令说："凶犯肯定是张大毛，抓他错不了。"

县令一听，这小小少年口气可不小，一问旁边的人，才知道他是朝中张宗汉大人的儿子。县令不好责怪，便说："张大毛不仅没有杀人的时间，而且他有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

张机指着捆绑张小毛的绳索说："大人是否仔细检查过这条绳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什么意思？"县令不解地问道。

张机说，这条绳子与普通绳子不同，它是用晒干了的龙舌兰拧成的。龙舌兰是一种药用植物，一沾水，就有很强的收缩性。张大毛上午把弟弟张小毛骗到山上，用龙舌兰做的绳子把他捆在树上，并勒在他的脖子处。这样，等中午下雨后，龙舌兰绳子被雨水浸透后，就慢慢收缩，勒紧张小毛的脖子使其窒息死亡。这便是张大毛仿佛没有作案时间和不在杀人现场的原因。

涅阳县令听了张机的分析，立刻对他另眼相看，但自己仍有不明白的地方，又问："张大毛就不怕中午不下雨吗？"

"他知道中午一定会下雨。"张机说。早上自己和老师上山挖药时，刚出村就遇到张大毛，张大毛看见他们一老一少晴天出门带蓑衣就问："今天没雨呀，你们为什么还带着蓑衣？"老师说："你没看见大早晨西山起红云、蚂蚁搬家、泥鳅翻潭吗？中午肯定有大雨。"

涅阳县令立即派人把张大毛押到县衙审问，张大毛见事情败露，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与张机的分析丝毫不差。

这张机就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人称"医圣"。他被举为孝廉，做过长沙太守，还写了部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成为传世之作。

选自《龙门阵》

沧海拾贝

马三立的哏儿

◇文／孙福海

1970年，马三立全家被下放到津南北闸口务农。朋友见面时问他："怎么样啊？"怎么回答？说"不好，委屈"，肯定遭批判；说"好"，又很违心，但还不能不回答。

马三立高明，他说："哦，我呀……嗯，昨天还有人敲门呢。半夜了，问：'马三立在家吗？'我赶紧说：'在家，什么事？''你从现在起不许出门。'我也不问，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出门呢？因为西哈努克亲王要路过我们村附近的公路，那个公路离我这儿还老远呢。他们怕我放定时炸弹。你说，我炸他干吗呀？再说，我也没地方弄定时炸弹去，即便有定时炸弹我也不会鼓捣啊。弄不好，我把自己炸了……"

听到这个幽默的回答，大家都乐了，非常佩服他在逆境中的境界和"哏儿"。

选自《今晚报》

皇上找替身

◇文／魏炜　图／黄胜



大太监刘瑾睡得正香，忽然被人摇醒了。他睁眼一看，见摇自己的正是派去伺候皇上的小太监。他睡眼惺忪地问道："什么事啊？"小太监急赤白脸地说："皇上出宫去了！"

刘瑾给惊出了一身冷汗，一骨碌坐起来，忙问小太监皇上走了多久了。小太监说有两炷香的工夫了。刘瑾又问他皇上说去哪儿了吗，小太监摇了摇头。刘瑾随手给了他一个嘴巴，怒声吼道："皇上去哪儿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伺候的皇上！"

小太监捂着脸，不敢说话。

刘瑾慌忙爬起身，穿好了衣裳，出门一看，见天还黑着呢。这么早就出门了，皇上这是要去哪儿啊？他一拍脑门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前几天，皇上接到边报，说是蒙古骑兵经常来犯，大肆抢掠，很多百姓怕被掠走为奴，都携家带口往关里跑呢。皇上扔了边报，跳起身来说："拿我的弓箭来，我去跟蒙古骑兵干上一架！"刘瑾好一通劝，皇上这才打消了去边境的念头。现在看来，皇上并没打退堂鼓，这是偷偷溜出去啦。

刘瑾这是凭着他对皇上的了解做的猜测，但是不是真这样，他还不敢确定。他赶紧来到神武门，跟守门的禁军一打听，果然见到几个人出门去了。他们手里有皇上的密令，自然不敢阻止。神武门就是皇宫的北门，皇上出了皇宫的北门，再往北出了德胜门，一直向北，过了昌平，等出了居庸关，那就出了北京，再往前走，路可就多了，真不知道他要上哪里去找蒙古骑兵呢。

刘瑾眼珠儿一转，有了主意。他马上喊来一名亲信，骑上快马，速速赶往居庸关，找到关守张钦，让张钦无论如何都要拦住皇上，不能让皇上出了居庸关。那亲信骑上快马，一路挥鞭疾

奔，出城去了。

刘瑾跌跌撞撞地来到朝房。现在天刚蒙蒙亮，但等待上朝议事的大臣们已经早早来了。有的在小声说着什么，有的坐在一边打着盹。看刘瑾过来，大臣们顿时打起了精神，整冠理衣就要往外走。刘瑾带着哭声说："诸位大人们，大事不好了！咱们万岁爷，他偷着跑出了皇宫，要去跟蒙古骑兵打架！"

大臣们顿时炸了锅。皇上只带着几名侍卫，就想跟蒙古骑兵去打架，这不是找死吗？大臣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刘瑾大喝一声，大臣们顿时安静下来。刘瑾急切地说："大人们，别争啦。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咱们赶紧追去，把皇上拉回来呀！"

大臣们明白过来，奔出朝房，出了东华门，坐轿骑马，乱哄哄地往城外赶去。

再说小皇上朱厚照，看完边报，很想到边境去看看。他料到这事儿要是让大臣们知道了，必定会拦着他不让他去，所以，他就做得十分隐秘。他命侍卫钱宁悄悄准备好马匹，藏在宫外。这日早起，溜出神武门，骑上马，直奔城外。

紧赶慢赶，到居庸关时，已是午后，却见城门紧闭，城上坐着一员守将。朱厚照大声喊道："你把门打开呀，我们要出城！"那守将道："时下关外屡有战事，这关门可不能随便开。"

朱厚照道："我们是朝廷的人，出关去有要事。"那守将道："朝廷官员出关，更要兵部批文。阁下可有？"

朱厚照哪有兵部的批文呀。看不让自己出关，朱厚照可急了，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那守将笑了："我认批文不认人。"朱厚照要气疯了。

钱宁下了马，上了关城，见了守将，怒气冲冲地问道："你果真不认得皇上吗？"那守将不卑不亢地说道："我认得他是皇上，更不能放他出关。"钱宁一愣，问道："为何？"守将道："出关即是危途。皇上若有个闪失，我大明朝社稷危矣。张钦宁可掉了脑袋，也不会放你们出关。"钱宁想想，张钦说得有道理啊。他下了关城，对朱厚照道："这个守将是个死心眼儿，不见兵部批文就不开门。"

朱厚照倒高兴起来了："你们看我怎么说动这个死心眼儿！"他百般威逼利诱，但张钦认准了一个理儿，就是不下关城，也不拜见他，更不开门。朱厚照也不能揭穿自己是皇上的身份，只能在下面说。

不知不觉就日影偏斜了。这时，刘瑾带着大臣们赶到了。大臣们一见到朱厚照，呼啦啦就围上去了，磕头行礼，苦劝他不能贸然出关。张钦这会儿不能再装糊涂了，也下了关城，给朱厚照行礼。

朱厚照笑着说："张爱卿，咱们打个赌，过不了多少日子，我不拿着兵部的批文，就能从你的关城走出去，你信不信？"

张钦道："微臣小心翼翼，绝不能让皇上出关。"

朱厚照道："那咱就赌一把。我要出了关，你给我十两银子。我要出不了，给你十两！"张钦只好说："好吧。"

大臣们唯有苦笑了。摊上这么个顽皮的小皇上，可让人说什么好。朱厚照拍着手说："你把银子准备好，我赢定了！"

回到皇宫，朱厚照叫过刘瑾，让他帮自己想个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出了居庸关，得把银子赢到手。刘瑾可不想让他赢，忙着说自己笨，想不出啥好主意。朱厚照生气地说："我要是赌输了，这银子由你出！"

想不出赢赌的好主意，朱厚照闷闷不乐。

这天，刘瑾凑到朱厚照跟前，神秘兮兮地说道："皇上，您不是不爱上朝吗？我想出了个主意，能让您不上朝。"

朱厚照忙着说道："快讲给我听！"朱厚照可烦上朝了。天不亮就要起来，那

可是最想睡觉的好时候。到了朝堂上，还得听那些大臣们争。为这争为那争，啥事儿都争，还引经据典，上纲上线的，跟吵架一样，烦死个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不上朝了，睡到自然醒啊。

刘瑾神秘地说："我找到了一个人，圣上想不想见见？"

朱厚照奇怪地问道："这个人和我不上朝有什么关系？"刘瑾说："圣上见到就知道了。"

朱厚照觉得新鲜，就让刘瑾带那人来见他。

刘瑾出去，很快就带进一个人来。朱厚照一见那人，拍着手道："妙，妙啊！"原来那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朱厚照也是个聪明人，马上就明白了刘瑾的用意，让这个人给自己当替身，代替自己去上朝，那自己就可以尽情享乐了。

朱厚照拿定了主意，就秘密训练起了这个人，让他模仿自己的动作和说话。

这个人名叫孙喚，倒也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模仿得惟妙惟肖了。朱厚照跟他讲了不露馅的秘诀：在朝堂上别讲话，等到大臣们吵够了，就宣布下朝，反正那些事也没啥大事，冷一冷自然就过去了。孙喚牢牢地记住了。

朱厚照感觉孙喚被他训练出来了，就让孙喚换上他的龙袍，上去亲政了一次，还真没露馅，朱厚照这回可乐了，每天都让孙喚替他上朝，他则尽情享乐。

这天，孙喚上完了朝，刘瑾引着他来到上书房。一进门，刘瑾就回身关上了门，然后问道："孙喚，你这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孙喚忙道："全仗刘公公了。天天锦衣玉食，我都长胖了。"

刘瑾道："你知道感恩就好。我交代给你一个事，明天的朝堂上，刘大人要奏报黄河水灾的事，也会推荐由工部员外郎宋远作为钦差大臣去督办河务。另一边呢，自然会极力反对。你呢，到时候就说一句，准刘爱卿所奏。"

孙喚有些迟疑："皇上不让我讲话。"

刘瑾不高兴了，"咱家的话你就不听吗？"孙喚忙道："不敢。"

刘瑾看他还有些犹豫，就跟他说，皇上玩心很大，才不关心朝堂上的事呢，谁说什么也从不过问。那些大臣们也见不着皇上，你说的话，也传不到皇上耳朵里。孙喚这才放下心来，答应照办。

第二天的朝堂上，刘大人果然提了奏章，另一边的大臣们极力反对，说宋远难当大任，且有贪占银两之嫌，让他去督办此等大事，只怕又会当成一个肥差，中饱私囊。两边大臣吵得不可开交。

孙喚听得不胜其烦，拍板道："准刘爱卿所奏！"朝堂上即刻安静了。

孙喚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几天，看到一切如常，正跟刘瑾讲的一样，他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

这天一早，刘瑾又被小太监摇醒了，禀报他说，皇上又偷偷溜出宫去了。

刘瑾心里一凛：皇上这又是要去跟蒙古骑兵打架吧？既然有过第一次，这回他就不太慌乱了，还按照上回那么布置。先派亲信赶往居庸关，通知张钦，拦住皇上，再派小太监赶去朝房，让大臣们再去追皇上。他则来到偏殿，叫醒了孙喚，吩咐他最近不要上朝，而且不要随意走动，静等他的通知。孙喚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刘瑾坐上轿子，追皇上去了。

再说居庸关守将张钦，接到刘瑾的信儿后，赶紧关闭城门，他亲自到关城上等着。过了晌午，就见朱厚照带着几个侍卫策马扬鞭赶来了。

张钦不敢装作不认识了，赶紧下了关城，拜倒行礼。

朱厚照道："你既然都认识我了，那就开城门放我出去吧。"

张钦道："没有兵部的批文，微臣绝不敢放皇上出关。"

朱厚照怒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张钦道：“皇上不会乱杀人。”

朱厚照气得跳脚：“你这个榆木疙瘩！就让我出趟城，赢你十两银子，我给你加官晋爵，还不行吗？我就带着这么几个人，怎么会和蒙古骑兵打架？我转一圈儿就回来了！”

张钦道：“无论皇上说什么，这个城门我是坚决不开的。”

碰上这么一个死犟，朱厚照也没了主意。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臣们急慌慌地赶来了。朱厚照看出关无望，干脆耍起了赖皮：“我就在你这里住着，吃你，吃够了十两银子再走。”张钦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朱厚照和一众大臣们接进了军营，吩咐厨子多做些饭菜。

眼看着天黑下来了，饭菜上来了，朱厚照忽然冲张钦伸出手来，笑嘻嘻地说道：“张大人，你赌输了，把银子拿来吧。”

张钦一愣：“微臣怎么就赌输了？”

朱厚照道：“皇上已经出关了。”不光是张钦，就连那些大臣，还有刘瑾，都惊得眼珠子险些掉下来。

张钦结结巴巴地问道：“皇上明明就在眼前，怎么说出关了呢？”朱厚照道：“我不是皇上，我是皇上的替身，名叫孙唤。”

张钦疾步奔到关城，问守门的士兵，是否看到几个人出城了。守门的士兵说是。其实居庸关并未闭关，也非有兵部的批文才可出城，那只是张钦拦住皇上的借口。皇上跟他进了军营，他就命士兵重开了关门，谁知是个假皇上啊。他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朱厚照出了居庸关，一路疾行，终于来到了关外，看到了边关情形，也感知了边境百姓的疾苦，遂调动军队，布下里应外合之阵，与蒙古骑兵大战，取得了应州大捷。他也更明白了刘瑾的阳奉阴违，给他寻个替身，更是用心险恶，说不定不久之后就会黄袍加身了。

刘瑾到死都没明白，朱厚照虽是贪玩，但极其聪明。刘瑾给他找来了替身，他倒想跟刘瑾耍一耍呢。上朝去听政的，是他朱厚照，在被窝里睡懒觉的，才是替身孙唤。刘瑾想让侄子贪占银两，也就是亲自把把柄送到了朱厚照的手上。要是别人说，朱厚照可能还不信，他自己说的，朱厚照怎么可能怀疑。这就是所谓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选自《民间文学》

戳破的窗纸

◇文／丁秀红　图／段明

乾隆十六年，刘墉在朝中任体仁阁大学士。一日，他正当值，突然有人把一个叫和子的小太监拽到他面前，说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偷看固伦和静公主……

偷看公主，那可是杀头之罪！和子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刘墉询问后，得知和子家境贫穷，九岁就被卖到宫里净身做了小太监。起初只是给大太监洗脚、端便盆、跑跑腿，直到两个月前，总管太监李玉吩咐他给固伦和静公主守门。说起自己被扣了偷看公主的罪名，和子哭得泣不成声，分明有一肚子委屈，可此刻却



是说不清也道不明。

刘墉仔细思量了一番，事情总得弄个明白，方可定夺。他一面让和子缓缓心绪，再将实情一一道来，一面则派人去公主那里打听消息。

和静公主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女儿，从小刁蛮任性、肆意妄为，常喜欢女扮男装溜出宫去玩耍。乾隆生怕这个宝贝女儿顽劣过度有什么闪失，便吩咐总管太监李玉费心照看。李玉掂量来掂量去，觉得派和子看着公主最合适。和子人小机灵，模样端正，又不被人注意。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李玉就吩咐和子去给公主守门，以便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和子与固伦和静公主年纪相仿，平时他把从民间带来的小游戏和公主一起玩，什么“上三”“跳房”“拾果果”“打陀螺”等，每次玩耍他还故意装傻，让公主领先，公主便样样都玩得不亦乐乎。

自从这小太监来守门后，和静公主倒还真是安稳了不少，可好景不长，两个多月过去了，见和子的游戏翻来覆去没了新花样，公主又起了溜出宫去的念头。不过不知怎么的，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被李玉逮个正着，公主郁闷之际也觉得蹊跷：这大太监怎么就能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经过试探、观察，她发现原来是和子在给李玉通风报信。这一下公主不乐意了，她要把这个碍事的小内奸赶走！

和子毕竟是一个十来岁不懂事的孩子，公主不理他，他心里还真是空落落的。

这日，公主闺房里传出了“嘻嘻哈哈”的声音，好像她和宫女们在做什么游戏。和子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按

捺不住地想看看公主她们到底在玩什么。要是往日，这样的游戏，公主一定会喊他加入，如今公主不但不理他，还时不时地让宫女出来警告他离远点。他心里难过极了，想推门看看，又不敢。后来，他终于想到了自认为妥当的办法，既可看到里面的情景，又不容易被人发现——他见四下没人，靠近窗户，伸出食指把窗纸轻轻戳开一个小洞，把脸凑了上去……可他还没看清里面的情况，就听公主“啊”地惊叫了一声，和子感觉闯了大祸，转身拔腿就跑……

宫女们听到动静，似有准备一般，立刻开门追了出来。和子在前面跑，宫女在后面追，接着，两个当差的侍卫迎面走来，见了这架势也不敢怠慢，赶紧帮忙拦住了和子，随后和宫女一起将和子押到了体仁阁……

刘墉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觉和子没有什么大错，若因此而丧命，实在有些不值。于是，他亲自去公主那儿，劝道：“和子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公主大人有大量，别和他一般见识……”

公主设局好不容易抓住惩罚小太监的机会，哪里肯放过？所以任凭刘大人怎么劝说，她就是不答应。

刘墉见劝说无效，低头无语，在窗边踱了几个来回。这时，乾隆皇帝闻讯赶来，见了公主便关切地问道：“闺女，怎么回事？”

这一问，公主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乾隆一看爱女哭成泪人，心疼得不得了，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这小子实在是混账！可恶！李玉办事向来老练稳重，怎么这次就看走了眼，让这么个不知死活的小东西来守门！给我把这小子斩了！”

公主一听“斩了”两字，立刻止住了哭声。她原本只想整整和子，让他知难而退，可没想要他的命啊！何况她还挺喜欢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太监呢！公主赶紧擦干眼泪，向乾隆祈求道：“皇阿玛，不要杀他……”

皇帝一言九鼎，话哪能说收回就收回？他摇摇头，说：“不成，这狗东西干出如此无耻之事，朕要杀一儆百……”

刘墉见状，赶紧说：“万岁，消消气。和子人小，顽皮不懂事，公主宽厚仁慈，就按公主的意思，放他一马吧。”说着话，他又转悠到窗下，皱着眉头看那个肇事小洞。忽然，刘墉像发现了什么，他把乾隆请到窗前，指着破纸洞，小声提醒道：“人往里看，破洞的纸沿怎么向外斜？”言外之意，究竟是外面的人向里看还是里面的人向外看……这一里一外，可就有天壤之别。

乾隆是何等聪明，立刻明白了什么，心想：一定是女儿嫌弃小太监碍事，故意设局。这个玄机又不好说破，于是他对宫女说：“赶紧把这个洞封死，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外传。”

听皇阿玛的口气似乎是不再追究小和子的死罪了，和静公主心里松了一口气，可让她奇怪的是，本来暴跳如雷的皇阿玛只是到窗前看了一眼，就熄了火，这到底是为何呢？

于是，和静公主也到窗前观察那个小洞，可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后来，还是一位细心的宫女看出了其中的奥秘，经她一番解释，公主方才恍然大悟。

大家一定好奇，窗户上那个被戳破的小洞，纸沿怎么会向外翻？原来是刘墉趁公主没注意，伸手用指头把戳破的窗纸又向外一戳，才救了和子小太监一命。而公主呢，知道是刘墉在窗纸上动了手脚，她刚想去追究，转念一想，为了保住和子，她还是甘愿吃这个“哑巴亏”吧……

选自《故事会》2020.1上

招待慈禧

◇文／杨兴　图／段明



八国联军进北京，幸亏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领兵前来护驾，慈禧这才能全须全尾地到达西安。岑春煊为了讨好慈禧，曾经请来京城的名厨，为慈禧太后制作满汉全席，可是李莲英却在最后一道菜上，发现了一个大错误，岑春煊急忙将这个错误改正了过来，否则他的脑袋难保，这个鲜有人知的错误是什么呢？

岑春煊一路护驾有功，来到西安后，就被慈禧太后封为陕西巡抚。岑春煊为了报答慈禧，不惜高价，从京城请来了两名厨师，这两名厨师有十多年制作满汉全席的经验，故此，岑春煊对他们的手艺还是放心的。

岑春煊虽然在晚清的官场上，号称“不学无术”，但他在招待慈禧这件事上，真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他深深知道，自己虽然接驾有功，但在这个非常时候（慈禧心不顺），他一旦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喜怒无常的慈禧太后，真有可能立刻翻脸，砍下他的脑袋。

这两名大厨备好满汉全席所用的食材，他们先做了一桌满汉全席的“万寿宴”，然后岑春煊就将李莲英请了过来，请他先行品尝，一旦发现缺失和错误，立刻进行最后的改正。

满汉全席的万寿宴，一共108个菜，这些菜包括明珠豆腐、百子冬瓜、参婆千子和翠柳凤丝等等，这两名大厨的手艺颇佳，甚至有超过宫廷御厨的地方，李莲英吃得连连点头，可是剩下最后一道菜，更准确地说，就是上最后一道告别茶的时候，李莲英看着侍女端上的茶碗，他“唰”的一下，变了脸色，道：“大错误，大错误，岑巡抚，你要将这碗茶端上去，注定脑袋难保啊！”

岑春煊看着侍女端上的庐山云雾茶，问：“李总管，这杯庐山云雾茶，莫非有什么问题吗？”

李莲英将岑春煊拉到了内室，然后找出白纸，他在

上面写出了蒙古亲藩宴，先上的开席茶为白玉奶茶，告别茶为信阳毛尖；廷臣宴的开席茶为狮峰龙井，而告别茶为珠兰大方；千叟宴的开席茶为君山银针，告别茶为杨河春绿；而万寿宴的开席茶为庐山云雾，告别茶为茉莉雀舌毫。

岑春煊也喝茶，但是不太懂茶，看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茶名，他当时也迷糊了。

李莲英低声告诉他，白玉奶茶，必须要趁着鲜速饮才好喝，狮峰龙井、君山银针和庐山云雾，它们有的是绿茶，有的是黄茶，都属于早茶系列（只要茶一上市，应该抢先品茗，才有好味道）。之所以将这四种茶安排成开席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设宴者，希望宴席早早开始，大家觥筹交错，吃得不亦乐乎。

可是信阳毛尖、珠兰大方、杨河春绿和茉莉雀舌毫的寓意却不是这样。

杨河春绿产于四川省峨边县杨河茶场狮子山峰脚下，是有名的晚茶。

信阳毛尖是北方的晚茶，采摘时间要比西湖龙井、碧螺春等江浙绿茶晚两周时间。

而珠兰大方和茉莉雀舌毫全都是窨制茶，需要用花香熏制，窨制的时间长达两三个月，故此，亦属于晚茶系列。

李莲英讲完茶，岑春煊这才明白了，满汉全席的“万寿宴”之所以用茉莉雀舌毫压轴，意思就是希望宴席要“晚晚”结束。

而岑春煊手下的侍女，竟将代表着希望宴席“早早结束”的庐山云雾茶端了上来，慈禧太后焉能高兴，一旦弄不好，岑春煊接驾的功劳就有可能被抹杀，他的脑袋都有可能要落地。

岑春煊除了对李莲英千恩万谢之外，他还送给了这位李大总管3000两银票。

岑春煊这场满汉全席虽然办得很是成功，慈禧太后对岑春煊也更加宠信，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去想：这时候的北京，正被八国联军占领，京城的老百姓在外国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正在忍辱偷生，苟且而活……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沧海拾贝

古代夜市 哪个朝代最流行

夜市是都市人的休闲领地，新鲜有趣，考证起来，它也拥有悠长历史。

我们或许会这么想，唐代夜市是不是最兴盛的？其实不然，虽然唐代文化发达，但那时有严格的夜禁制。大唐长安的坊和市，每逢夕阳西下，便各自封闭。唯有上元夜（元宵节）前后，才会放松限制，但夜市的规模并不大。

宋朝，才是夜市最流行的时代。随着宋朝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坊市界限被废除，宵禁也没那么严格，商人的营业时间更加不受限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营业，一时间夜市迅速繁荣，万家灯火通明。

当时的夜市，人员往来，叫卖声绵延不绝。在《东京梦华录》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此番景象，“一天灯雾照彤云，九百游人起暗尘”的描绘，衬托出“车马阗拥”的景象。

宋代夜市是多元文化与消费的集聚地。在特定节日，如中秋等，还会有特别项目，类似现在欧洲的圣诞夜市。

选自《百科知识》

唐太宗与侠客



唐朝贞观十一年，一天，唐太宗李世民随身带了几个侍卫，亲自登门去左武卫大将军秦府，探望秦琼的病情。

按说，李世民贵为皇帝，是不能轻易上大臣府上去的，但是，一来李世民与秦琼等人是生死之交，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君臣；二来李世民原是个开明通达的皇帝，从不摆皇帝的架子。

谁又知道，一声通报进去，出来跪接的人却有一大班。

唐太宗乐呵呵地忙叫："起来，起来，这里不是朝上，大家免礼吧。"

站起来一看，除了秦琼，还有尉迟恭、程咬金及柴绍等人，他们也是相约了前来探病的。

秦琼将皇上及一应朋友请到厅内坐下。唐太宗先问了秦琼的病情，过后一一询问尉迟、程、柴的情况。待问到柴绍时，忽然看见柴绍身后站着一个瘦瘦小小的青年人，脸型微见瘦削，但俊雅清贵，器宇轩昂，两眼炯炯有神。

唐太宗笑道："柴爱卿，你身后站的是哪一位？"

这年轻人上前一步，跪倒在地叩拜。

柴绍代他回答："这是臣弟柴绛。"

唐太宗猛然记起来，问："莫非就是人称壁上游龙的那一位？"

柴绛道："回禀皇上，这是江湖上的人叫着玩儿的，当不得真。"

唐太宗戎马一生，极是好武，平日里光是名弓就收集有300多把，听说天下有什么异能的人，总要千方百计收罗在自己手下。他早听说柴绍有一个弟弟，轻功甚是了得，只是半信半疑，今天碰巧遇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如何肯放过？他笑道："卿且起来说话。朕听说你自小习武，身轻如燕，这话可真？"

柴绍道："回皇上的话，臣弟跑得快一点是有的，说会飞檐走壁，却是添油加醋的话。"

程咬金粗着嗓门道："皇上，身轻如燕还是身重如猪，这是一试便明白的事。皇上若要看他的真本事，试一试不就得了？"

唐太宗道："程将军快人快语，就这么办。朕去侍卫中叫个跑得快捷的人来一比如何？"

程咬金道："叫什么人？就老程一个，他逃我追，追不上是他身轻如燕，追上了他是壁

上游虫。如何？”

唐太宗道：“朕正要一观柴卿特技。柴卿，你意下如何？”

柴绛垂手道：“回皇上，这主意好是好，只是四处乱跑了，众大人未免看不真切，就限在大厅里吧。”

众人道：“如此更好。”

说着，秦琼令人将桌凳家什挪过一角。

这时的程咬金，虽已上了年纪，但仍身手不凡。他霍地脱了官服，束一束腰带，道：“小柴你小心了！”说着，张开蒲扇大的两只手去抓柴绛。

且说秦琼府的正厅虽然宽大，但柴绛深恐惊了皇上，不敢在唐太宗的身前身后躲闪，这么一来，地方已经缩小了许多；再加上他要在皇帝面前卖弄，所以开始只是耍些小巧的本领，并不急奔高纵。他见程咬金伸手抓来，只是轻轻巧巧地一闪身，倏地转到程咬金的身后。如此一连三把，都抓他不着，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程咬金被笑声一激，抓得兴起，索性手脚并用，又是挥臂又是扫腿，但柴绛滑如游鱼，竟连他的衣角都没碰着。

尉迟恭道：“老程，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说着，尉迟恭也脱了官服，帮着程咬金一起阻拦起来。尉迟恭貌若粗鲁，其实粗中有细。他或声东击西，或急进急退。他一加入，确实给柴绛的闪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尉迟老程二人原来就长得人高马大，在这么个厅中伸腿伸胳膊地一张，犹如一张大网一般。柴绛见这正是自己献技的一个好机会，如何肯放过了？就施展开轻功满厅地游走起来。这一施展，只见柴绛身子犹如一溜轻烟，来去如电，一时身法似鬼似魅，足不点地一般。众人见了不由齐声喝起彩来。

这喝彩声明明是在取笑尉迟恭和程咬金两人的无能，这叫他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只见尉迟恭向程咬金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即并肩一站，各自张开手，从厅这头缓缓向那头拦去。这招果然灵验，柴绛左右闪动，几次均被拦了回来，只好步步后退。眼看再下去就要被逼入厅角束手就擒，只见他蓦地一纵飞身上墙，脚一点，像一只大鸟一般飞过两位将军的头顶，飘到厅中央，直气得程咬金哇哇大叫。

这一特技引得在座众人没一个不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鼓掌叫出好来。

唐太宗站起来，双手轻轻一拍，道：“两位将军手下留情，柴卿快快谢过了！”

柴绛微微一笑，躬身向两位将军致礼，然后又转身站到柴绍身后去了。

只见他气不喘心不跳，神情平和，丝毫不露恃艺傲物的神色。

唐太宗心知两位将军心里不服，就笑着对柴绛道：“看了柴卿刚才这番身手，令朕想起赵国公向朕夸他府上守备森严，屋里从未丢失过什么东西，柴卿就在今晚为朕去赵国公府上看一看，是否果真如此？”

柴绛跪地应道：“遵旨。但不知皇上要不要臣取点信物回来？”

唐太宗略一思索，笑道：“赵国公新打有马鞍一副，甚是精致，卿就去取它的两只镫回来吧。”

这一天的君臣聚会就这样散了。

回宫后，唐太宗随即着太监通知赵国公：“今日夜里有人前来赵国公府盗鞍，还望爱卿有备无患。”

赵国公长孙无忌接到通知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当今皇上怎么会有如此一番关照，总不会是小贼事先与皇上打过招呼了。但是既然有皇上来说，自然不敢怠慢。于是赵国公即刻叫人将新鞍取来，放在自己书房屋里，然后调拨府上的侍卫，里三层外三层地严加防守。转而一想，又觉不妥，就亲自将新鞍提到后院厨房外的柴堆边，用心将新鞍掩上，又吩咐府上武功好的两名侍卫伏在暗处看守，命令他们不论别处有什么动静，都无须他们插手；一面又取来一副旧马鞍用布捂了个严严实实，放在大厅正中。

这夜三更时分，赵国公府高墙上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倏的一下飘落在大天井里。守候在

四周的侍卫仆人见了，齐声高呼：“不要走了盗贼！”谁知这蒙面人并不逃走，只是绕着墙脚急奔。众侍卫马上兵分两路前后堵截。这人奔得正急，猛的一个收步，“噗”的一声倒在地上。众人只当他受了伤，一齐欢呼着扑将上去，只见他突然间又一弹而起，直奔大厅中的马鞍，守候在马鞍旁的两人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一股大力推来，两人把脚不住，跌跌撞撞直往后退，等他们把住了脚挺起长矛刺去，这蒙面人已提了马鞍飞窜至后院而去。

侍卫长大叫：“快，快，截住他，别惊了后院大人！”

众侍卫提了灯笼一窝蜂地随后赶去，只是这人的轻功委实了得，一眨眼工夫，已不见了踪影。

且说守在厨房边暗处的两个侍卫，听见前面的呼声一阵急似一阵，他们以为来人果然上当，心中暗喜。不料，只见柴堆后转出一个蒙面人来，手里提的正是一副马鞍。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人连忙提刀跃出，大声吆喝着去追，追不出十步，这人已一跃上了高屋。随手将马鞍搁在屋顶上，自己则如飞似的走了。

两个侍卫虽然一身好武功，可是于轻功这一道，与之一比却相差甚远，只好去取来一根长竿，倚在屋旁，然后手握长竿，一捏一上，一捏一上，几下上了屋，幸喜马鞍尚在，但仔细一看，不由大叫：“孔彪，我们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了，快照看柴堆下面的那只！”

下面姓孔的那个这才醒悟过来，赶紧翻开柴堆，下面的那只新鞍还在，但两只脚镫早已不翼而飞。

想来是柴绛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身赵国公府，将他们的布置安排一一看在眼里，然后假装中计，耍弄他们一番，趁机盗走旧马鞍，再利用旧鞍来施展他的“调虎离山”计，这才最后割了脚镫而去。

第二天早朝，柴绍带了这两只脚镫来上朝，代弟上呈给唐太宗。

唐太宗笑着对赵国公道：“由此看来，爱卿府上的戒备，还有可乘之机，可见凡事总是谨慎为好。”

直说得长孙无忌脸上一阵白一阵青的。

唐太宗连续两次试了柴绛的功夫，心里很是高兴，就问柴绍，他弟弟可愿意来宫中当侍卫教头。不料柴绛这人生平是闲散惯了的，竟婉言谢绝了。

唐太宗贵为皇帝，要封什么人做官，人家原是谢恩都来不及，他之所以先征求一下柴绍的意见，原是碍于亲戚面上，给柴绍个面子。柴绛既然不识抬举，他也只好作罢，不过还是吩咐了一句：“柴卿既然淡泊功名，还是到京都以外的地方去放一个闲官吧。”

皇帝的话就是圣旨，柴绍不敢不依。

3天后，柴绛就被派到他们的家乡临汾当地方上的一名武官去了。

说穿了，这也是一般当帝王人的心理：这么高来高去的人，既然不肯俯首为我所用，留在京城里岂不是祸患？但是，一年后，赵国公长孙无忌府上又出了一件事。早些日子，唐太宗御赐给长孙无忌一条“七宝带”。这带宽3寸长3尺，上面镶满了珍珠、碧玉、翡翠、玛瑙、珊瑚、猫儿眼、夜明珠、祖母绿什么的，晶莹美艳，放眼看去，只见一片奇幻夺目的光彩，价值连城。

这样珍贵的东西，要请人代为收藏自然是不放心；深埋在地下吧，如何甘心？想来想去，还是藏在自己的“枕函”中最为稳妥。所谓枕函，是枕头下做有一只扁扁的抽屉，正适合藏这些宝贝。卧房白天是连一般下人也不准入内的，夜间搁在自己的头颈之下，实在是万无一失。自从那夜被柴绛盗走了鞍镫以来，长孙无忌至今心有余悸。好在柴绛是个有身份的人，并非寻常的鸡鸣狗盗之辈，何况眼下他身在千里之外，这才多少使长孙无忌心安。

且说这天夜里，约莫四更时分，长孙无忌睡得正香，猛觉得颈上一凉，一个嘶哑的声音在说：“赵国公大人，小人段师子，今夜冒犯了。听说大人藏有御赐的七宝带一条，珍贵无比，可否供在下一观，过几天自当奉还，决不食言。”

长孙无忌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蒙面人手执一柄雪亮的匕首顶住了他的脖子，一手已在抽他枕函中的抽屉。

长孙无忌毕竟是打仗出身的，他屡从李世民南征北讨，大阵仗见得多，颇有胆气。

他吸了一口气，从容道："壮士，兴许你自己还不知道，眼下壮士已被困在屋里，再难逃逸。咱们做笔交易：你丢下刀，我护送你出门。这样两不吃亏，如何？"

果然，就在说话间，屋外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和刀剑的碰撞声，听声音不少于100人。原来长孙无忌早在床后装有一个机括，用脚尖轻轻一点，就能惊动府上的侍卫。

门外有人在大声叫："大人没有事吧？"

那人嘿嘿冷笑道："大人，我劝你还是别动的好，一动即死。小的既然来了，哪有空手而回的？"

说罢，从从容容地从枕函中取出七宝带，塞入自己怀中，然后猛地用匕首在床架上一按，倏的一下飞起来上了梁。只见他手攀椽子吊在空中走了几步，过后用匕首几下捅开屋瓦，一缩身上了屋顶。

赵国公早一跃而起，放声大叫："快，快，贼子上屋走了！"

然而已经迟了，等众侍卫上墙上屋，这人早没了踪影。

赵国公丢了御赐的宝贝，不敢声张，吩咐众人千万不要对外张扬。

早晨，他托妹子长孙皇后将这事报告了唐太宗。

唐太宗想了一会儿，陡然间灵光一闪，想起一事，悄悄与国舅说了。

赵国公急忙修书一封，假装托柴绛在晋地代办一件要事，派了个强壮精干的人，换马不换人，连夜直送临汾，吩咐他务必亲眼见到柴绛本人才是。

这差役也真好本事，居然一天十个时辰地飞驰而去，在累死了3匹马后赶到了柴绛的官邸。

柴绛听说赵国公派人送急信来，忙整装出来，并吩咐好酒好菜款待这个赶路赶得半死不活的差役。待事成之后，又送他返回京城。

这差役回到赵国公府，长孙无忌立即将他传入书房，细细询问了柴绛接见他的前后经过，然后急报皇上。

唐太宗听后心里甚是失望。原来虽也听说国内有个名叫段师子的独脚大盗，但传说已死，近年再没听见他作案的消息。而盗七宝带的那个自称"段师子"的人轻功卓绝，似乎更在段师子之上。世上除了柴绛，更无第二人。

所以唐太宗刻意要赵国公派人飞马去查明真相，不料柴绛安之若素。这么看来，又似乎不是他下的手。

那么，这又能是谁呢？幸好，差役回来后的第三天，赵国公府接到一篮冬笋，说是一个小厮送的。

厨子取出冬笋，下面旧布包中有一只锦盒，盒中赫然是御赐的七宝带。

赵国公看到七宝带，火速派人去抓了那个送笋的小厮来。这小厮只是个街头的小混子，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只吓得他叩头如捣蒜，结结巴巴道："这……这是刚才一个……一个老……老和尚叫小的……送的，说……给50文钱，别的小的……实在……实在不知。"

说着，抖颤颤打怀里摸出那50文钱来。

赵国公又派人找遍了附近几条街，哪里还有什么"老和尚"？既然七宝带已回来，他也只好作罢了。

当天，长孙无忌又将这事报告了皇上。

唐太宗听后，不禁连连摇头，感叹道："这也是朕一时的多心，着他出京……其实，朕如果一心为国为民，自然洪福齐天，百神呵护；若朕为害百姓，此人要取朕首级也如探囊取物，实在是防不胜防。"

然而，这件盗七宝带案，到底是段师子干的，还是柴绛假托段师子之名干的，却始终是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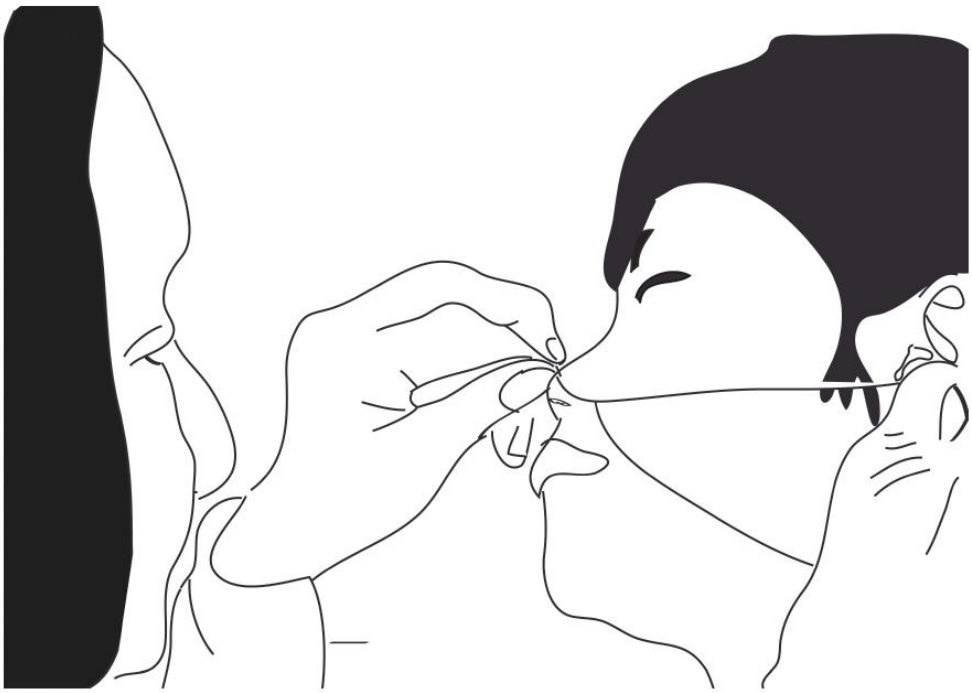
唐太宗的喟叹，兴许正是柴绛想跟唐太宗说的话吧！

选自《第一故事》

图／段明

上头婆婆

◇文／温新阶　图／周欣欣



槐香从四十岁就做上头婆婆。

过去乡下姑娘出嫁前，要请人给姑娘“扯脸”，又叫“上头”。所谓“扯脸”，就是用两根细线拗在手指上，手指一张一合，贴在脸上的细线就扯掉了脸上的细汗毛，并把眉毛绞成一弯新月。然后用石膏粉涂面，使脸蛋细腻光滑。

请来给新娘扯脸的人称为“上头婆婆”。这上头婆婆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必须有儿有女，家庭幸福圆满，不得有死过丈夫的“断扁担”，或者离婚再嫁“跨二道门槛”的人。

在金竹坪，槐香是最合适的人选，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她三十八岁那年考取了大学，那时的大学不像现在这么好考，好像一个区一年也考不取一两个大学生，偏偏槐香的儿子考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耀。

一般来说，做上头婆婆总得有个五六十岁，才有个德高望重的样子，再说有些条件得经过时间检验才能见分晓。槐香也没想到自己四十岁就做了上头婆婆。

第一次来请槐香做上头婆婆的是梨树湾的建辉，槐香起初推辞了，建辉说：“在这金竹坪，没有谁比您更合适了，就算我建辉高攀，请您屈尊给我姑娘茯苓上头。”

槐香就应下了。

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二，天空瓦蓝，没有一丝乱云，阳光很暖和，水田里刚收割完稻子，到处弥漫着稻草的气味，这对于一个农人来说，是一种特别亲切的味道。

槐香穿了一身新的裤褂，包了新的头巾，怀里揣着搓好的两根细麻绳进了建辉家的大门。

喝过茶，把建辉老婆端来的板栗核桃各吃了一个，槐香就上了茯苓的阁楼。

阳光从贴了“囍”字的窗格照进来，落在茯苓的脸庞上，真的有一层细茸茸的汗毛。槐香在茯苓对面坐了，先给茯苓道了喜，就开始扯脸，一边扯，一边问茯苓疼不疼。茯苓倒是说不

疼，眼泪却忍不住流了出来。槐香知道她不舍得离开爹娘，当年自己从东流河嫁到金竹坪来时，就在家里哭了好多回。

“好闺女，孩儿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舍不得爹娘，爹娘也舍不得你，但是树大了要分枝，藤长了要开花，迟早要跨出这扇大门。你高高兴兴地走，经营好自己的新窝，爹娘才能为你高兴。”槐香把茯苓的眼泪给劝住了。

上头婆婆似乎有这个义务，一边扯脸一边给即将出嫁的新娘做心理疏导，让她满脸笑容地离开娘家。

这是槐香职业生涯的开始，她做得很仔细，茯苓那张像红苹果一样的青春脸蛋，被她打磨得容光焕发。阳光照在脸蛋上，呈现一种半透明的水红色，甚至看得见细密的肌理。

槐香收好细线，开始扑石膏粉，扑匀了，又用一块红绸轻轻擦拭，茯苓的脸蛋更加白里透红，光泽诱人。槐香拿过镜子要茯苓看，茯苓这时才觉得自己是真的好看，好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按照流程，新娘的母亲也要来看一眼，她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跟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女儿，竟这么好看。她连忙谢过槐香，说槐香给茯苓开了一个好兆头，女儿日后定当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槐香这才把心放到肚里，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香包，说：“这是我亲手缝制的，送给茯苓，她日后的生活一定香甜如蜜。”

母女俩一迭声地感谢，建辉也上来给槐香封了利市。槐香手里捏着那红包，觉着有点厚，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举手之劳，是不是有点多了？”

“您这第一次就为我姑娘上头，再多也无法表达我们的谢意，只是家底薄了些，您莫笑话。”

茯苓的婚事办得顺遂排场，出嫁以后日子也过得称心如意。建辉逢人就说，万事看开头，槐香头上得好。

自此，请槐香上头的人家越来越多，她也是有求必应，总是尽心尽力给人家把事办好。

岁月无声地流淌，一个一个女孩长成大姑娘，又一个一个出嫁了。槐香脸上也有了皱纹，每每为姑娘们上头，看到她们青春光鲜的脸蛋，她就会感慨岁月沧桑，时光无情。

形势变化很快，先是土地承包，责任到户，接着几乎所有人都做起了生意，然后，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这些对槐香影响不大，她还是做她的上头婆婆。虽然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但婚礼总会在金竹坪办，已经六十多岁的槐香，现在才真正成了上头婆婆。

这一年国庆节前，下坪的桂枝回老家办婚礼，她丈夫是福建人，他们来请槐香给桂枝上头。那个福建男人把一个特大的红包，先放在槐香坐的木椅旁的茶几上，槐香瞟了一眼，至少有五千元。

福建人讲的话很不好懂，桂枝只好自己来说。

“你爹怎么不来？”槐香觉得奇怪，按说这事是该做父亲的来的。

桂枝低着头，咬着嘴唇不说话。

槐香看着她隆起的腹部，至少怀孕三四个月了。

“桂枝，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这双手若是破了规矩，我在金竹坪就待不下去了。你这脸我不能扯，头不能上。”槐香说得坚决，一边说一边把茶几上的红包递给了桂枝。

福建男人还想说什么，桂枝强行把他拉走了。

虽然金竹坪不止一个上头婆婆，但槐香退了的，有谁愿意接，又有谁敢接呢？

没有人给桂枝上头，他俩开车到镇上的理发店，请理发师用剃头刀仔仔细细把脸刮了一遍，又扑了香粉，那光亮、那细腻丝毫不比扯脸的差。只是人们说，那些冰凉的铁家什在脸上侍弄一遍，只怕这以后的日子也是冰凉如铁吧。

槐香说，我不做是有我的原则，至于交给理发店，

以后的日子就会冰凉如铁，这我倒不相信。她依然去喝了喜酒，随了礼。

一晃到了腊月，秋菊的爹早就来请了槐香，说秋菊过年前回来办婚礼，要请她去做上头婆婆。他还说，您放心，不会像桂枝那样的。

槐香满口应承下来。

这一年，雪下得太大，秋菊和她的男朋友开车往家里赶，在栗树坳出了车祸，两人都没抢救过来。

那是怎样的惨景啊！金竹坪的北风吹来的不是秋菊家的哭声，就是人们的叹息声，槐香的丈夫是一个特坚强的人，和他结婚几十年槐香从没见过他流眼泪，那天他去了秋菊家，是一路哭着回来的。

丈夫回来了，槐香去了。

她要为秋菊扯脸，为秋菊上头。秋菊的爹说：“你这使不得呀。”

“是你请的我，我也应承了，我就该来做我应承的事。”

槐香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商量。她一丝不苟地为秋菊扯脸，把她的眉毛绞成一轮弯月，又拿出香粉为她扑匀敷净，还把她的头发梳了一个好看的发髻。

“孩子，放心去吧，槐香婆婆为你梳妆好了。”

为死人扯脸上头，槐香的手废了，从此再没有人请她为新娘上头。

桂枝的日子过得红火和睦，并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冰凉如铁。于是，新娘们都乐意到理发店去修脸，去盘头发，去化妆了……时尚新潮，洋气光鲜。

上头婆婆们都失了业，她们每一年春天都约着到槐香家聚一天，回忆些往事，讲些趣闻，看满山的映山红开得鲜艳热闹，听溪沟里的春水汩汩流动。她们还唱一些五句子歌谣：

一把扇子二面黄，
上头画的姐和郎，
郎在这面看不到姐，
姐在那面看不到郎，
姻缘只隔纸一张。

聚会唱歌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最后，只有槐香了。这一天，她梦见秋菊，她说她的汗毛又长很长了，还是请槐香婆婆给她扯脸。

没过几天，槐香走了。

这天，山雀子在她门口的椿树上飞来飞去叫了一天，映山红开得铺天盖地。

金竹坪再没有了上头婆婆，柳坪区也再没有了上头婆婆。

春种秋收的日子依然在续写，春天的柳絮，冬天的雪花也依然如约而至。生活没有句号。

选自《北京文学》

阿丑

◇文／黄旭华　图／周欣欣

阿丑是将军府上一个专门负责扮演小丑的演员，长得獐头鼠目不说，脊梁骨还有一处严重畸形，所以将军有一天心血来潮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阿丑。

阿丑也确实不辜负这个美称。

演起胡日鬼、窝囊废来全都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经常逗得众人一阵哄笑。全城人谁也没把阿丑当回事，只有四奶奶除外。

四奶奶是将军第四房小妾，演花旦出身，对表演有一定造诣，靠着一出叫《贵妃醉酒》的戏，摆脱了低三下四的苦人儿命运，被将军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发迹后的四奶奶人也并不骄横，人还像以前一样随和可亲，不像其他姨太太一样爱斤斤计较攀比享乐，最爱的事还是她的老本行唱戏。阿丑就是受了她的提携才进了将军府。

话说那年隆冬非常冷，人哈一口气转瞬间就能凝结成冰。将军家的用人才打开



大门，就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奇丑无比的邋遢汉子蜷缩在屋檐下正瑟瑟发抖。用人拿起扫把就赶那汉子走，那汉子苦苦哀求一碗热汤，吵闹声惊动了里屋的四奶奶。四奶奶出门一看，只见那汉子面无血色，浑身抽搐，眼看就不行了，忙支使用人把汉子抬进里屋。那汉子连连作揖，激动得几乎跪了下来。四奶奶又找来县城最好的郎中，用针灸汤药不断伺候着，过了很多天，总算治好了汉子的伤寒。

问那个汉子出身来历，全然说不清楚，四奶奶可怜他，收留他在府上做事，谁料他对很多杂役一窍不通，好在他会表演，惟妙惟肖的，常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将军当即拍板，这个人可以留下，可以当一个取乐的笑料，因为总演丑角，他便被叫“阿丑”。

然而四奶奶却没有把阿丑当成笑料，反而恭恭敬敬称呼阿丑为先生，闲时经常跟阿丑搭戏演出，遇到不会的地方还会向阿丑虚心请教。于是阿丑演起戏来更卖力了。

还有一次，阿丑中了别人的激将法。有好事者嘲笑阿丑只会演丑角，演不了正面人物。阿丑听罢也不反驳，只是默默地走开了。没过多久，将军就怒气冲冲地找到那个好事者，责问他为什么要拿阿丑取乐，好事者吓得面如土色，一边狠扇自己嘴巴子，一边哭丧着脸哀求道：“您大人大量，就放过小的吧。”谁料将军哈哈一笑，突然扯下人皮面具，原来此人竟是阿丑！

阿丑是逞了一时威风，但马上就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将军。将军勃然大怒，解下皮带对准阿丑就是一顿狠抽，嘴里还骂骂咧咧：“就凭你这龟孙也配演我，也不照照镜子……”说到气头上，拔出枪来就想把阿丑毙掉，幸亏四奶奶拦在将军身前死死拽住了他的手。阿丑感激涕零，心中暗暗发誓有机会一定报恩。

没过几年，小鬼子打到了县城，一见对方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将军一下就慌了神，一声不响地撇下一城百姓和姨太太们独自逃命去了。鬼子兵很快打到了将军府，不费吹灰之力俘获了一屋女眷。有个会中国话的鬼子将官看中了四奶奶，想要对她施暴，遭到了四奶奶的拼死抵抗。四奶奶目光坚定地说道：“我男人会回来的……”鬼子将官狞笑一声，扑了上去。就在这时，枪声突然响了，一枚子弹击中了将官的太阳穴。

四奶奶迎着响声望去，只见将军威风凛凛地出现在门口，一柄匣子枪枪口还冒着青烟。四奶奶既喜且惧，大叫了一声：“当心！”马上就有几个日本兵冲了上来把将军当场擒获。

刑场上，百思不得其解的日本大佐问将军：“你不是已经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找死？”将军大义凛然地回答道：“我是为了跟一城的百姓和我最心爱的女人同生共死……”

行刑结束后，奄奄一息的四奶奶满脸欣慰地抱住将军的尸体慢慢抚摸，目光中满是温柔，当她的指尖水一般划过将军的脊梁骨时，她的笑容僵住了，但随后她的表情归于平静，继续抚摸着尸体，满是欣慰和满足。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

东房亮着灯

◇文／陆惠明　图／颜玮



陈亮来城里打工，找到了工作就去找房子。城里的房子租金贵得吓人，于是他就去城乡接合处找民房。

找了半天愣没找到合适的房子，陈亮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走到一条弄堂口，抬头正好看到有个人在告示栏里贴告示。他上前一看，乐了，是租房信息，有一个房东要出租房子，价格面议，后面是联系人王先生和电话。

陈亮马上伸手让那人不要贴了，说他正好要租房子，问他多少钱？

王先生看了看陈亮，说：“价格好商量，但租我的房子有一个要求。”

陈亮问是啥要求。

王先生说：“我的要求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就是每晚8点前，东房必须亮着灯。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可以不要你房租。”

陈亮一听不要房租，马上来了精神，说：“王先生，你不是开玩笑？只要我每晚8点钟前东房亮着灯，你就不收我房租？”

王先生笑笑，点点头说：“是的。”

陈亮忙说这房子千万不要租给别人，我这就给你定金，说着就掏出200元给王先生。

王先生摇摇手说：“既然你愿意租这房子，那我们就去签份协议吧。”

陈亮说好，就跟着王先生去了。

这是一幢老式的三开间平房，东西两个房间，中间是客堂。王先生领着陈亮来到东房。陈亮看房间非常整洁，床、柜子、椅子啥都有。王先生拿出纸和笔写了几条约定，当然最主要的是，晚上8点前东房一定要亮着灯，房租才可以免费，否则要按正常的租金收取房租。写好后，王先生让陈亮签字。

陈亮拿过笔准备签字的

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王先生：“为啥每晚8点前一定要亮着灯呢？”

王先生笑了，问陈亮是不是想反悔了？陈亮说只是好奇，想知道为什么。

王先生说，这是他的老宅，他父亲住西房，这东房以前是他的婚房。后来他在城里买了房子，就让父亲一起去城里住，可父亲就是不肯去，说这老宅才是自己的地盘，这里有自己所有的牵挂。

王先生说他父亲原本就有一个毛病，每晚8点钟如果他还没有回家，父亲就睡不着觉，就在西房等，他啥时候回来，父亲就啥时候睡觉。

后来王先生有了女朋友，结了婚了。老王依旧在西房等，他不好意思开着门盯着王先生与媳妇回来，就盯着王先生房里的灯。每晚8点不亮灯说明王先生没回来，老王是不睡觉的，一直要等到王先生回来才睡觉。

王先生进城后，老是不放心自己父亲，就一直让隔壁的张嫂照看着点。老王上了年纪，王先生就给他买了部手机，教他怎么打，怎么接，有事没事就打电话跟他聊聊天。

自从有了手机，老王突然又犯了这个毛病，只要晚上8点东房没亮灯，老王就打电话给王先生，问他怎么还不回来，啥时候回来？

王先生突然觉得老父亲有点不对劲，父亲明明知道自己住在城里，却每晚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回来？东房的灯怎么还没亮？于是王先生就陪老王去了医院，检查下来一切正常。医生建议他们去神经内科看看，神经内科的医生说，这不排除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王先生工作很忙，就只好托隔壁张嫂帮忙，每晚去帮他开灯，好让他父亲早点睡觉。可巧的是，前几天张嫂的女儿生了儿子，她要去服侍女儿。所以王先生一时没了办法，就想到把东房租出去，租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有个人帮他晚上开灯，照看照看老父亲。

陈亮听了很感动，觉得王先生是个孝子，对待老父亲真是上心。自己也有父亲，可自己就没想得这样周全，不觉有一丝惭愧。

陈亮签好字，爽快地说：“王先生你放心，大爷就交给我，有事我第一时间打你电话。”

王先生笑了，说那就先谢谢了。

下午，陈亮就把行李搬了过来，傍晚的时候，他看到西房的老王回来了。老王盯着陈亮看，嘿嘿地笑了两声。

陈亮搬来以后，每天准时上班下班，每晚8点之前总亮着灯。西面的老王也很正常，就是很少听他说话，有时陈亮故意与他打招呼，他也爱理不理的样子。陈亮总觉得老王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

一个月过后，陈亮没有一次8点前没亮灯的。王先生也很守信用，果真一分钱的房租也没收。王先生没收钱，陈亮觉得过意不去。那天下班回来，他买了点菜，又买了瓶酒，到家后，把桌椅搬到客堂，然后去叫老王过来一起喝酒。

没想老王也不推辞，与陈亮面对面地喝了起来，几口酒下肚，陈亮就夸老王福气好。

老王喝了酒，也许是兴奋的缘故，看起来比平时清爽多了，话也多了，就问陈亮哪里福气好？

陈亮就说王先生是个孝子。

老王笑着点头，很自豪的样子。

陈亮见老王很开心，就大胆地问：“大爷，我听王先生说，你必须每晚8点钟前要看到东房亮着灯才睡得着觉，这是为什么呢？”

老王的眼睛明亮起来，喝了口酒，然后慢慢悠悠地跟陈亮说，自己儿子从小没了娘，吃了太多的苦。儿

子从小就被管得严，读书做事从不含糊。儿子也争气，好学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优秀。老王刨地、拉砖、卖冰棒、做小工，供儿子上完了大学。儿子走上了工作岗位后，老王就给他定了个规矩，就是每晚8点之前要回家。后来他有了媳妇了，照理说不要我操心了，可我不放心啊。再后来他在城里买房子了，让我一起去住，那多不方便，这里才是我的根据地。他们去了城里，老王就不知道情况了，担心儿子忘本，就隔三岔五地打电话给他。可时间一长，儿子也要烦的，老王害怕儿子怪自己，所以老王就故意装傻。

陈亮听了心里一阵温暖，没想到眼前的老王是位可敬可爱的父亲。

老王又喝了口酒，说："小伙子，你知道我最近为啥老去骚扰我儿子吗？嘿，是他啊，走上领导岗位了，你说我能不盯着他吗？他要是经常8点以后不回来，就容易在外面学坏，就容易犯原则性的错误，迷失了方向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陈亮听着老王这几句话，猛然一愣，肃然起敬。哦，原来老王每晚8点之前要看到东房亮着灯，是他在时刻提醒他儿子啊！

陈亮说："王先生现在叫我来替他每晚开灯，让你好好睡觉，你就不能监督他的情况了。"

老王呵呵地乐了："就是你天天亮着灯，我也要隔三岔五地给他打电话，只是到时候你的房租就跑不掉了。"

陈亮也乐了，说房租是小事，只要王先生清明廉洁，做个好公仆，比什么都强。

第二个月刚开始，老王就隔三岔五地给王先生打电话。老王打完电话就跟陈亮说，你这个月的房租跑不掉了。

陈亮乐了，本来租房就要付房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老王的举动陈亮很赞赏，所以他一点也不怨老王。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月底王先生依旧没有收陈亮的房租。陈亮又与老王喝酒，说起了房租。老王也很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陈亮休息，见王先生回来看老王，父子俩聊得很亲热。临走时，王先生来到了东房，见了陈亮就连声地谢谢。陈亮疑惑地说："你不收我房租，我还没谢你呢，我什么也没做，你谢我什么啊？"

王先生说："我知道你每晚8点前一直亮着灯，所以我不能收你房租，这是租房协议规定的事。我要谢你的是，你替我照看了我父亲，还替我陪父亲一起喝酒聊天。"

陈亮感动地望着王先生，说："你这样宽以待人，我真是无以为报啊！"

选自《故事林》2019.12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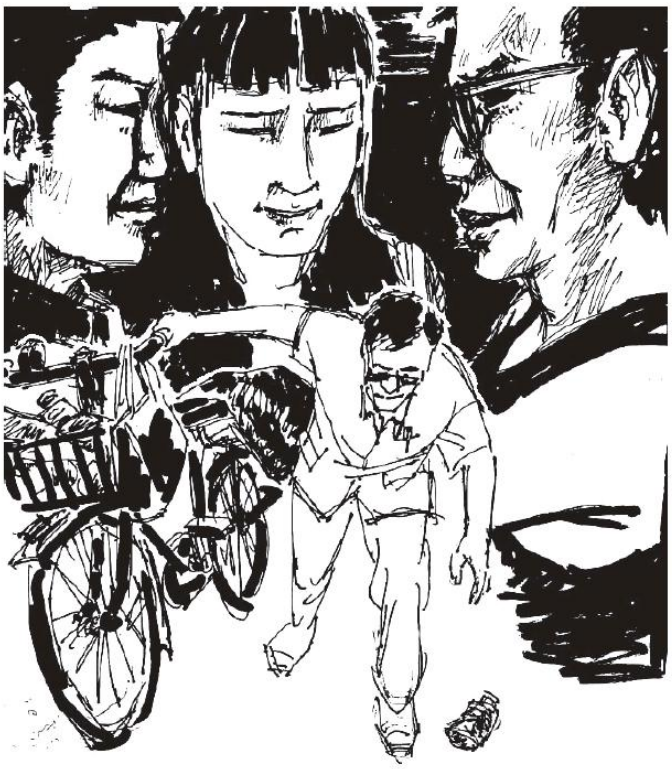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吝啬鬼老魏

◇文／韩宝仕　图／颜玮

老魏属马，是本单位众口皆碑的“吝啬鬼”。

据说，老魏出生时，啼哭声惊动了屋外的大黄狗，“阿黄”把家里的摆件“貔貅”叼到嘴里，一个高儿蹿上去，把“貔貅”放到了炕上。人们惊奇“阿黄”的举动，“貔貅”只吃不拉，这个孩子肯定会过日子。

老魏天生聪明，能算计，内向，言语不多，1986年毕业于城里师专数学系。

大学毕业后，为了解决上班代步，他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型自行车，别人很羡慕。他对自行车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买来塑料条儿，把自行车的三个大梁都缠裹起来，又用红绒圈把前后两个车圈装饰上，骑起来自行车辐条闪闪发光，车链子沙沙作响，红绒圈随着车轮旋转煞是好看！夏季过河的时候，他脱掉鞋子，挽起裤管儿，肩扛着自行车过河，成为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于是，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洋车子铁丝拧，飞起来似条龙，走道龙驮鳖，过河鳖驮龙。”

一次，老魏他二大爷找他借车子，想去给孩子买药，老魏怒怼二大爷：“你骑我得了！”二大爷气得跺了几跺脚，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不上班时，老魏把他的“洋车子”高高地挂在自家的山墙上，不让车着地儿……

有时，休息场合，同事礼貌性地敬烟，将打开的烟盒冲向要敬的人，当轮到老魏时，老魏将四个手指收缩到一起到人家烟盒里一捏，四五支烟掐到手里了，然后往自己上衣口袋里一放，够抽好几次的了。

还有双休日时，同事几个围桌打打扑克或玩玩麻将，老魏都会投机地带上些水果、瓜子、矿泉水到玩场去“卖”，再亲近也不能“差钱”，少一个子儿也不行，害得同事们有苦难言。

妻子让他到集市上买菜带回家，老魏总是有规律地按自己的时段儿去买：快散集的时候！菜商们将芹菜、黄瓜、西红柿等卖剩下的蔬菜作减价处理，几块钱一斤的蔬菜被

分成堆儿，几角钱就能买一堆。这些集市上的尾货既便宜又实惠，老魏很得意。

一早儿一晚儿，校园内和公路边儿总能看见老魏拾荒的身影，左手拎着编织袋子，右手拿着叉子，塑料瓶子、纸壳子都是他的猎物。这些举动引来人们的指指点点："挣那么多钱还捡破烂儿卖，攒那么多钱干啥用啊？！"别看家里有钱，就是自己的亲爹管他要钱，他也不会多给，每次30或50的就打发了。

老魏家住农村老院，媳妇是农村妇女，儿子都二十八九了还没娶上媳妇。

提亲的相家的也不少，竟然没有一个成的。两个原因：一是魏家空旷的屋里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女方一提条件就被老魏拒绝了；二是有来相亲的还没进魏家家门，就被邻里乡亲的风言风语给杵散了。总的说魏家"抠门儿"是儿子娶媳妇的一个大障碍。

儿媳妇娶不进门，可急坏了魏夫人，她问老魏咱家存多少钱了，老魏应付说存着呢。有一天，魏夫人去镇信用社找她娘家侄子，打听老魏存钱的事儿，侄子说姑父没有多少存款。魏夫人一听，急火攻心，血压上升，住院了。

她躺在病床上思来想去，老魏烟酒不嗜好，赌博也不去，省吃俭用，还落个"抠门儿"的名声，家里没有一件像样儿的家具和电器，就连电视到现在还是黑白的。你老魏"抠门儿"自己舍不得吃穿我不管，你说老夫老妻都这么多年了，别人的媳妇都穿金戴银，我别说首饰了，连件体面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老魏每月工资好几千，总该有点积蓄了吧？结果眼前儿子都到了说媳妇的时候了，却拿不出钱来，这叫过得什么日子，钱都花哪儿去了？她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来气！

病好出院后，魏夫人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一住几个月不回来。

老魏依旧上班、拾荒，过着吝啬的日子，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暑假到了。

这天，老魏睡完午觉，洗完头脸，独自一个人坐在自家院里的老杏树下，摆上方桌，品着茶，看着书，手里的蒲扇无精打采地晃来晃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这时，听得院外孩子们噼里啪啦的杂乱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这家就是魏老师家！"老魏循声向门口望去，一群孩子引领来一男一女两个时尚青年进了院门。

"魏老师，我俩看您来了！"

老魏放下扇子和书本，立起身来，两个青年已到眼前了。老魏目瞪口呆："这不是柳叶、柳絮吗？"

柳叶、柳絮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房根底下，两人双双上前抱住老魏激动地泣不成声，老魏抚摸着这对孪生兄妹："你俩毕业了？"

柳叶、柳絮把头埋在老魏的怀里，"嗯嗯" 地答应着。

老魏上屋里搬出一条长条木凳，让柳叶、柳絮坐在方桌前，找来两只杯子，给孩子们倒上茶水。柳叶说："魏叔，我想喝点凉水。"于是老魏转身上屋里拿出一只水瓢，柳絮和哥哥一起到当院的"洋井"跟前去压水。这当口儿，老魏去院子黄瓜架上和西红柿池子摘来黄瓜和西红柿，放到方桌上让两个孩子吃。

老魏品品茶，又摇起那"济公"扇，脸上盛开着五月的鲜花，静静地听着柳叶、柳絮的叙说。

柳叶、柳絮县一中毕业后都考入了北方大学，柳叶学的是土木工程，柳絮读的是外国语。正当全家高兴之际，大学入学之时，父母出事了。

四年来，两个孩子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在老魏的资助下，顽强地坚持下来，今年大学毕业了。

柳叶和柳絮是在人才市场和受聘单位签完就业协议后回来向老魏汇报的。

柳叶被房山鹞鹏建筑有限公司高薪聘为工程师，柳絮被一家外企聘为日文翻译。两个孩子如今不负众望，终于功成名就了。

老魏嘱咐柳叶、柳絮明天去监狱探视父亲，兄妹俩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老魏站起身，跟两个孩子说："走，咱们一起去接你师母去，让她回来给咱们包饺子吃！"

老魏和柳叶、柳絮的父亲柳成荫是师专同学，老魏家生活条件较柳成荫家差很多，在师专的那段时光里，柳成荫经常接济老魏，老魏非常感激，当时无以为报。两人成了好朋友。毕业后，都成了家，都分配到了教育口。

就在柳叶、柳絮考入北方大学的那年，柳成荫酒后玩哑铃时和媳妇发生口角，不慎意外将妻子头部击伤不治身亡。

妻子走了，柳成荫锒铛入狱，眼看两个孩子就要入学了，家庭出现了变故。在律师的调停下，老魏和柳成荫在看守所的小屋里见了面，把柳叶、柳絮托付给了老魏。

从此，老魏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甚至卖水果、拾荒挣零钱，担负起资助两个大学生的重任。这些年来，老魏瞒着自己的结发妻子，要供自己儿子魏子枫读大学，又要为柳叶、柳絮兄妹俩的学费、生活费而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老魏的心血没有白费，三个孩子都有出息，都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找到了让自己发展的合适岗位。老魏可以喘口气了，心里踏实了，觉得上对得起天地良心，下对得起同窗好友柳成荫了。

老魏决定，明天带上柳叶、柳絮到上板城监狱去探监，给老柳一个惊喜。

自柳叶、柳絮毕业后，兄妹俩就把老魏家当成自己家，工作之余、节假日，凡是有休息时间都要回到这个家里看看。

柳叶、柳絮很懂事，他们第一个月开工资时就回来把钱交到老魏手上，老魏也不推辞，给兄妹俩建个账户，存上。省得年轻人乱花钱，将来成家立业还得用大钱呢。

老魏媳妇也是通情达理之人，自柳叶兄妹毕业来家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觉得丈夫做得对，况且这两个孩子又那么优秀、懂事儿。

中秋节到了。

老魏夫妇一周前就接到柳絮和儿子魏子枫回来过中秋的电话，老两口紧锣密鼓地张罗着，柳叶电话说在外考察回不来，用微信给家里转账一千元增添喜庆。

三个孩子都有了工作，老魏也开始大方起来，把自家房院彻底装修了一番，买来了大彩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然而，一个更大的喜事即将来临。

原来，魏子枫的单位和柳絮单位同在一个城区，自柳叶、柳絮毕业回来和子枫见面认识后，柳絮和子枫就有了来往。

子枫二十九岁，柳絮二十七岁，子枫虽不爱说，但柳絮看到了他身上的那股善良劲儿，憨厚、实在、友善使柳絮敬佩。在两个人的来往之中，柳絮唤子枫为"枫哥"，子枫甜蜜地应和着，对这个妹妹也早有恋慕之情。

在那次柳絮约子枫看电影后，俩人商量好中秋回家给爸妈一个惊喜。

月上中天，月光洒满魏家大院。月中吴刚、嫦娥也在为这对新人祝福。

晚饭是在屋外杏树下吃的，收拾完杯盘碗筷，柳絮和子枫给父母倒上茶水，让他们喝着。

子枫和柳絮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首饰盒，走到方桌前，柳絮说："妈，这是我们给您买的项链、耳环，我给您戴上。"

听着柳絮的话，魏夫人一个高儿站起来，用手挡住柳絮的首饰盒，惊奇地问："等等，你刚叫我什么？"柳絮甜蜜地笑着，月光下的脸庞显得那么娇羞好看："我叫您妈呀！您早就是我妈了！"

魏夫人用手捂在胸口上，恐怕心从里面跳出来，惊愕地望着眼前这个姑娘。

老魏打断尴尬场面："愣什么神啊，快答应啊！"

魏夫人这才从云里雾里回过神来："唉！唉！"连连答应个不停。

子枫帮着柳絮拿好首饰盒，柳絮用她那乖巧纤细的双手为准婆婆戴上项链，挂上耳环，月光映射下，那黄金一闪一闪的。

让二老并排坐好，子枫、柳絮双双跪在父母面前，“咚咚咚”叩过三个响头，叫着“爸！妈！”

站起身后，子枫问：“爸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俩办仪式啊？”

这一下，彻底把魏夫人惊蒙圈了：“啊呀，我的天哪，我哪辈子烧高香了，我哪辈子积大德了，这好事儿怎么一股脑儿都砸在我头上了！不行，老魏呀，我要喝酒，我要喝酒！”

柳絮和子枫呵呵地笑着，笑声惊动了天上的玉兔；吴刚、嫦娥用天灯照着，月光洒满了人间。

老魏说他再也不会“抠门儿”了，十月一日国庆节时，一定给子枫和柳絮办一个排场的婚礼！

选自《热河》

沧海拾贝

古代父母能有多偏心

◇文／海焰

春秋霸主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经历九死一生才生下他，不免心有余悸，所以厌恶地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寤生，逆生的意思。

三年后，姜氏又生了郑庄公的弟弟叔段，这次生产很顺利，姜氏对这个小儿子宠爱有加。

小时候，弟弟总是莫名其妙地独得母亲恩宠。

长大后，老爹郑武公患病要传位的时候，母亲跳了出来，非要让老头子把王位传给小儿子。

要知道，尊王守礼、传位嫡长子是当时天下人的共识，母亲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偏心弟弟如此，着实让郑庄公伤心透顶。

幸亏老爹郑武公并没有同意，还是传位给了大儿子。

老爹去世后，郑庄公作为一家之主开始分家，按照惯例亲王叔段不能待在国都了，要分封出去单过。

母亲第二次跳了出来，威逼大儿子给弟弟封到制邑或京邑，一个是军事要地，一个比国都还大。

这种无理要求，连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上奏劝止。郑庄公又是一脸无奈，摊上个偏心的母亲，我有什么办法，封就封吧。

不久之后，弟弟叔段就去了京邑。自从弟弟去了京邑，总有大臣奏报叔段叛变的蛛丝马迹。

虽然郑庄公知道弟弟的能力有限，不足为惧，但是真动起手来，偏心的母亲肯定站在弟弟一边。

果然，据探子传来的可靠消息，母亲已成为弟弟叔段的内应，弟弟打过来，母亲会帮他开城门。

弟弟的反叛，没有伤害到郑庄公，在他眼里，这个被惯坏了的弟弟，根本不堪一击。

郑庄公后来发兵征讨，短短几个月就将弟弟击垮。

郑庄公悲怒交加，他终于知晓，亲人，并不都是天生对你好，自此，他变得彻底冷酷。他把母亲驱逐到另一个城市定居，并撂出狠话：不至黄泉，不再相见。

一家子终于彻底离散。因为姜氏的偏心，彼此之间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老壶

◇文／万芊　图／颜玮



小叶村依山傍水，茶事很盛。制茶高手柳公，年过九十三，早年丧偶，终未续弦，一手抚养独苗，也儿孙满堂。柳公平生不嗜烟酒，唯好茶。他喝茶有很多讲究，四季里他都有自己特定的茶具，壶、盏、盅、吊，又分铜、瓷、紫砂诸种，从不混用。他用的茶叶，一律是自家茶园里亲手培植、采摘并自己焙制的，采摘时辰又有好些讲究，雨前、雨后，明前、明后，这只是粗略时间，而子、丑、寅、卯……各时采摘的各式茶叶又从不相混。他道是地有地气，茶有茶性，茶生于天地之间，采自然之精华，时辰不同，茶性则不同，焙制时杀青的办法自然也不同，诸茶叶供各个季节享用，养身怡心。柳公沏茶精到，喝茶也与众不同，他从不豪饮，只用舌尖、嘴唇品咂。

柳公制茶、品茶的名声好几十年前就响彻在外，他的祖上更是如此。早些年天南地北各路茶叶商贾，凡来宜兴进茶叶的，都会费些周折，找上门来，讨教茶经，切磋茶道，互赠茶品茶具。只是柳公的那把绝色茶壶，他从不示人。

柳公生性孤僻，据说也缘自此茶壶。民国三十二年，倭寇猖獗，小叶村挨了两颗飞机炸弹，闹得人心惶惶。全村人都卷着细软，躲到山坡上的茶园里。柳公最放心不下的自然是那些宝贝的茶叶、茶具，揣着背着挑着进了自家的茶园，整日隐匿在茶树竹丛中。不想连日疲惫，又担惊受怕，那日深夜实在支持不住，沉睡过去，待到梦中惊觉，伸手一摸，揣在怀中的最宝贝的茶壶竟不翼而飞，只留得藏在身上另一处的那茶壶盖。

柳公自知此非高手不能为，故原物追回已无望。寇患稍事平息，柳公便闭门谢客，躬身茶事，悉心茶道，养心怡神，倒也得以高寿。如今耄耋之年，儿孙满堂，早已挨到了太爷爷的辈分上，而且仍耳聪目明，身板硬朗。

每个礼拜，他总有一两回让晚辈伴着去二里地外的大叶镇，上“合芳斋”茶馆坐坐。每回他只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茶壶茶叶沏上一小壶茶，细细品味，悠悠地

听茶客们说各种茶事，而他从来都是缄口不语。即使如此，高端的茶叶买卖，茶农跟茶商总是挑柳公在场的时候成交，好像只有柳公在场，这笔买卖才公平、合规矩、显档次。这是好些年来养成的规矩了，虽说后来凉了些年头，可如今只要是柳公坐那里，这规矩就自然成立。

这一日，桥堍多了个茶具摊，塑料布上摆了些大路货的茶具。这摊主，柳公认识，叫阿初，是早先出去当兵没回来的阿斌的孙子。这小子，前几年省农大毕业后在附近茶场当技术员，想是比他爷爷有出息，可怎么也摆起地摊来了？再一细看，柳公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一旁不显眼处，那只写有“佳茗精华不计年”绝句的无盖茶壶，不正是自己魂牵梦萦几十年的宝贝吗？

阿初招呼他：“柳公，您老挑有合适的，晚辈孝敬您，也好给晚辈捧捧场。”

柳公摇摇头，不露声色，坦坦然踱了过去。

隔天，柳公复又从“合芳斋”出来，又经桥堍，阿初仍在，壶盏也仍在，显然生意不怎么景气。阿初仍“柳公，柳公”地招呼他，让他老人家捧个场，他依然摇摇头径自过去了。

如此这般竟月余。

终于有一日，阿初捧着那茶壶拉住他：“柳公，做茶具生意，看来晚辈实在不在行，一个多月，生意不景气。不想做了，东西盘给人家做其他生意去了。只是这把没盖的茶壶，搁着没人要，丢了又可惜，请您老断个准价。”

柳公鼻中“哼”了一下，心里道：“你小子不说实话，别想捞半点好处！”

阿初说：“柳公，不是我不想说实话，实在是不敢说……”

柳公道：“说吧。”

阿初这才试探地问：“有个熟人想拜访您老，不知……”

“让他来吧。”柳公若有所悟。

柳公前脚跨进自家大门，后脚阿初便陪那“熟人”赶来。那“熟人”不是别个，正是阿初的爷爷——早年当兵去台湾的阿斌。两人曾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见柳公，阿斌下跪，老泪纵横：“柳兄在上，阿斌向您老兄赔罪，恳望柳兄大度，不记小人之过。心爱之物，今日奉还……”

“罢，罢！”柳公摆摆手，声如洪钟，“早先几十年的事，别再提啦。我估算是你小子借去玩的，你能还回来，也了却我一桩心事。这茶壶不成套，丢在破瓦堆里也没人要的。”

柳公让座看茶，俨然是老友造访一般相待。阿斌感激不已，席间，阿斌探问：“柳兄，实不相瞒，这茶壶伴我四十余年，可我终不得知茶壶的好处，乞望赐教。”

柳公被缠不过，转身取出珍藏的壶盖，合成一把。柳公用小铜吊煮少许水至沸，清洗后，缓缓冲水入茶壶，洗茶，醒茶，泡茶，茶水在壶中盈盈蓄起，而不外溢。盖上壶盖，倾斜，壶中茶水仍滴水不漏。欲斟入茶盅，茶水竟汩汩流出。盅满，茶水自行断流。柳公虽老态龙钟，摆布面前诸茶具，得心应手。

此番动作看得阿斌祖孙俩目不暇接。

众人取茶盅置鼻前，顿觉一缕悠悠的醇香飘然而至，沁人肺腑，令人久久回味。

饮茶毕，阿斌探问：“此宝物何人杰作？”

柳公将茶壶置光亮处，壶底有一行秀丽的隶体字：柳原水妹百年好合雅存。一旁还有一枚印：桐琳壬戌。

柳公坦然道：“此为岳丈桐琳先生精制的陪嫁。”

阿斌这才想起柳公的结发妻子正是叫水妹，只是难产而亡，距今已大半个世纪了，难得柳公一片真情。阿斌愈觉愧对柳公。

第二日，阿斌带着孙儿阿初复来，不料柳公竟于凌晨无疾而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将平生所作《柳氏茶艺百说》一册，赠予阿斌祖孙。阿斌泣不成声。

阿斌后来在小叶村投资承包茶场，搞实业，所制阳羡绿茶、宜兴红茶屡屡获奖。这已是后话了。

选自《昆山日报》



斧神

◇文／华杉　图／黄胜

乌林镇五匠出名，而名声最佳的当数漆爷那帮搞古建的。

漆爷姓漆，六十有五，人称斧神。漆爷最善用斧，且使斧如有神，粗工细活，无所不能。虽说漆爷上了年岁，但气力不短眼神不花，使力气时能三斧头砍倒碗口粗的杨树，使眼神时能把普通火柴棒劈成四片。那把斧头乌黑锃亮，是师傅传他的宝物：钢性足蘸火考究封口极好，故锋利无比，再加上锻打极下功夫韧性甚好，故而不易卷口裂缺。这宝贝家什跟了漆斧五十年，命似的，轻易不露相。

据说漆爷还是小漆子时，跟师傅学艺没多久，师傅对诸徒弟要求极严，稍有疏忽屁股上便要吃师傅的板子。一次，师傅在一堆椽坯上逐一弹好墨线，让众徒弟用斧头劈削，这是木匠行当中最见真功夫的活。既得眼疾手快，又得轻重兼顾，稍有不慎，便会失斧坏料。高强的师傅，纵使一段粗树根，亦能砍削出有棱有角的合意木料，只消用推刨稍加修饰即可成品。众徒深觉师傅今日是有意考他们，一个个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摆开架势，“唰唰”地劈削起来。

众徒中，小漆子学艺最迟，年纪最小，自然力不从心，几根椽木劈削过后，气急手颤眼花意乱，竟然连失几斧，劈进削去墨线多处。师傅厉声喝住，自然屁股上一顿板子好生受用。师傅打毕，操起宝斧，骂过几声，马步弓腰，作起示范来，众徒目不转睛，细瞧着其中一招一势，用心体味。不料，一只野蜂突然“嗡——”的一声在师傅眼前掠过，师傅头一偏，手中乱了方寸，斧口落处正是一斜纹，只听“嚓”的一声，椽坯底端竟崩去了一个斜角。众徒哑然失笑，谁也不曾料到师傅身怀绝技竟也会老马失蹄。

师傅顿时脸色煞白，神情恍惚，怔怔地顿了好长时间。突然，他颤悠悠伸出左手小指支在木工凳上，眉头一挤，操斧一砍，

只见斧起指落，鲜血殷红一片，众徒目瞪口呆，慌悸一片。自此，小漆子怀着深深的负罪心情，花百倍于人的心血跟师傅学手艺，练就了一身使斧的绝技；而师傅自失斧那日起便抑郁成疾，再也没收过一个徒弟，待小漆子手艺日益精湛自叹弗如时，便把宝斧传与他，自此洗手一别艺匠生涯，告老还乡。

亏得师傅从严调教，昔日的小漆子成了今时远近闻名的神斧漆爷。漆爷一技多能，专攻木工各种匠事，且精通诸多仿古建筑的做法：大殿、曲廊、画亭、雕楼、水榭……他的杰作精妙之处跟古人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漆爷搭建的班子，走南闯北，获得了行家一致的赞誉。在漆爷的调教下，众徒自然也个个出类拔萃，各有出息之处。

多年下来，漆爷自然攒了不少的钱。这不，漆爷六十五岁重返故里之时，早已腰缠万贯，自然风风光光。漆爷可不是爱在钱眼里翻跟斗的人。回镇上一听人们念叨着小学堂的房子成了危房时，二话没说，腰间一拍，大大咧咧跟镇长说："我捐三十万盖新的！"于是乎，镇长笑眯了眼，逢人便讲。镇里众匠人中发了财的没发财的，一合计，你十万，他五万，不出几天，便是一百几十万的个大数，惊得四乡八邻直咋舌。

漆爷到旧庙改的破学堂一瞧，对镇长一拍胸，道："盖学校，我也包了！工钱么，一分不要！"于是，东南西北，聚起一帮徒子徒孙，稀里哗啦，就把旧庙给拆了。

要盖就得盖最好的，漆爷他们最拿手的是仿古建筑，那学堂自然是木桁架小瓦高背一类的。

上梁那日，镇里商议着按乡俗老规矩办：撒馒（满）头抛年糕（高）放高声（鞭炮），要弄得热热闹闹。镇长亲自来坐镇，教育局长带了一大帮来致贺，省电视台的记者也扛着摄像机赶来凑热闹。

漆爷陶醉了，自己辛苦一生，对故里也算有所交代。

眼见得边梁、二梁，一根根架上，建房场上的气氛分外热烈。上大梁这是最精彩的一幕，高声、馒头、年糕全都抬进了学堂大院，众人雀跃欢呼。

大梁徐徐升上，众匠支着、牵着、托着、抱着……高声奇响、馒头乱抢、年糕乱抛，摄像记者被人挤得踉踉跄跄。

突然，一个小徒猴样地溜下山墙，挤到漆爷跟前，神情慌张地悄声耳语："师爷，大……大梁短了！搁不着……"

漆爷顿时脸色煞白，狠狠瞪了徒孙一眼，咬咬牙悄声骂着："龟孙子，你做的好事！"边骂边紧紧腰际束斧头的缎带，"噌噌噌……"登上了山墙，迟疑着前后左右这么一比画，大梁确确实实短了那么一小截。漆爷怔怔的。

场子上的气氛愈加热烈，局长正在致动人的贺词。

漆爷骂骂咧咧，让山墙上的众徒儿把大梁重新托起，抽出腰后的宝斧，摆好架势。说时迟，那时快，"呼——"的一斧，宝斧就这么有一半从斜刺里嵌进了山墙正中的柱头上，斧柄微翘着。漆爷摆摆手，大梁重又放下，搁在那斧上，长短高低正合适。漆爷示意众徒上大梁，几百来斤的身子上下左右用力，竟然纹丝不动。漆爷终于"嘘"了一口气。

底下人看呆了，其实谁也没闹清其中奥秘。只是众人见漆爷把性命宝贝似的斧头嵌进学堂正梁大柱间，试想此举非凡，不觉动情，全场鼓掌声欢呼声雷动。

可有谁知道这竟是漆爷带遗憾的绝笔。

山墙上漆爷试图支起身来，可只觉眼前一黑，头重脚轻险些跌下山墙，亏得众徒一直留意着，搀扶得早。

众人扶下漆爷，自此，一病不起。

新学堂敞敞亮亮，争相来了两位好先生，邻乡的孩子也竞相来寄读。

正梁上那把宝斧，系着漆爷的一段红绸带，那模样挺耐看，也挺神秘。

选自《今古传奇》



鉴宝大师

◇文／周东明　图／颜玮

城东有条古玩街，双休日时，一大早来这里淘宝的人就络绎不绝。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瘦瘦的老头儿，人们都叫他杨老。

杨老前些年在这条街上，花了一千块钱，收了一枚宋钦宗时的“靖康通宝”。当时很多人都说杨老收的这枚古币，不值那么多的钱，可是后来谁也没想到，经专家鉴定，这枚古币竟然是枚孤币，价值连城。专家说，刻有“靖康通宝”的古币，是宋钦宗时的钱币，存世量极少，这是目前为止全国古币市场上发现的仅有的一枚。由此，一时间杨老在这条街上名声大震。街上谁要是有看不准的玩意儿，都会请杨老过目，帮忙把把关，当然，那些卖假玩意儿的人，会远远地躲着杨老，小顺子就是其中一个。

小顺子是这古玩街上出了名的混混儿，倒弄一些假玩意儿糊弄人，已经有些年头了。这天又是星期六，杨老一大早就来到古玩街，看见小顺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和一个中年人谈着什么。

哟，顺子又有啥宝贝要出手啊？杨老问道。

没，没……没什么。小顺子一见是杨老，忙磕磕巴巴地说。

杨老拿过小顺子手里的折扇，“啪”地一抖，打开扇面，看到上面写着“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几个字，字的空隙间涂有几处深褐色的斑渍。

古色古香哦。杨老说。

小玩意儿，一把前清时的紫檀文人折扇。小顺子说着，要取回扇子。

哦，清朝的玩意儿？不对吧，你看这酱油涂得也太古了，颜色快成唐代的了。杨老指着扇面上那几处斑渍说。

小顺子听后，干笑了笑。

不过，这扇骨倒是紫檀木的，可它是非洲进口的“科檀”哪，还有这穿钉……

不等杨老说完，小顺子一把夺过扇子，说，就您眼尖啊？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杨老瞅瞅中年人，说，这位师傅，玩古玩可要留心哪，不然得交学费。中年人连连道谢不已。

一日，有人携一幅石涛的《剩山残水》水墨画来到杨老家里，请杨老过目。杨老一看，此画景物奇秀，用笔方折居多，皴法纠结，景色苍浑，确有石涛的气韵和画风，连连赞叹不已：好画，好画。

那人见状，试探着问：杨老，您看怎么样，是不是很喜欢？

嗯，可不知道你要什么

价啊。杨老爱不释手地说。

十万，怎么样，能成交吗？来人说。

当时，偏巧有一个画家也在杨老家里，那个画家看看那幅石涛的画，摇摇头，咂咂嘴，给杨老丢了一个眼色，示意杨老作罢。然而，杨老却说，好，十万不贵，我收下了。

那人走后，画家朋友对杨老说，这幅画的画风确实颇像石涛的作品，但是您没发现？画的纸质可不是那个年代的啊，这分明是一个仿品。杨老听后，笑而不答。

一时间，杨老花十万元钱买了一幅假画的消息不胫而走。没多久，有个大学的美术老师来找杨老，要出五十万买这幅假画，杨老一摇脑袋，很干脆地说，不卖。

画家朋友闻讯后，问杨老，五十万买你那个假画，你还不卖？

杨老笑笑问，那是假画吗？不，是真画。画家说，明明是赝品，怎么会是真画？

杨老对画家朋友说，模仿石涛的画，能模仿到如此以假乱真的地步，在全国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该是谁呀？

是谁啊……画家朋友一脸狐疑，突然一拍脑门儿，说，张大千。

对呀，怎么样，我花十万元买了张大千的画，不值吗？

画家朋友听后竖起了大拇指。

选自《故事会》

智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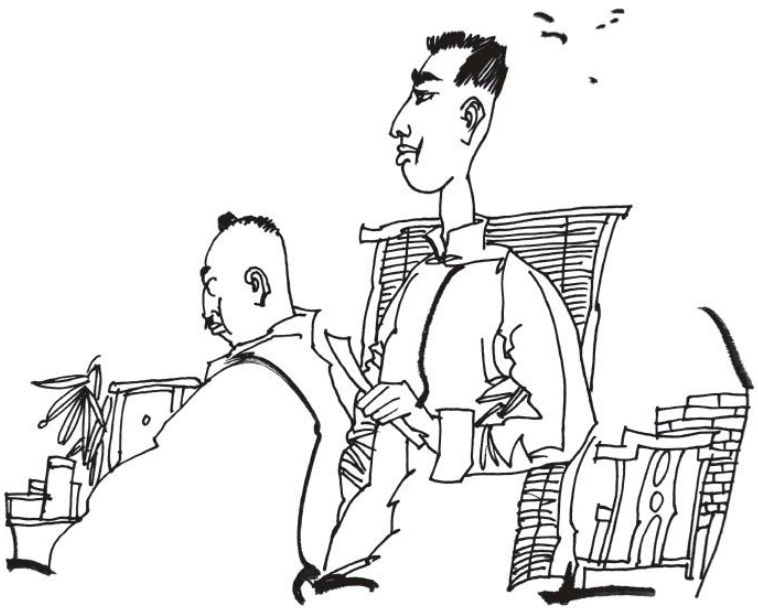
◇文／康哲峰　图／段明

智一刀本是城郊一村夫。祖上传下剃头手艺。常年挑着剃头挑子行走江湖，闯荡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后来因为时局动荡，才回到家乡，在小城里觅得一间店铺，安顿下来。因为技艺精湛，剃头时，与普通剃匠不同，刀快手轻：古木盘根，从上往下旋；盘龙绕柱，从下往上旋，一刀下去，刀不离头，发已剃净。

剃头小店仅仅两间，分里外，里边是贵宾室，智一刀见过世面，摆设自然与众不同，从天津卫买来的可升降的皮转椅，白陶瓷的盥洗盆，明晃晃的理发镜，铮铮响的钢推子，这些在石城可是新鲜玩意。外间就简陋很多，放一排竹椅木凳，摆几个木桶木盆，随来随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你说人家别的剃头的就叫一个“剃头铺”啥的，他偏偏弄了一块木匾挂在门楣，上面黑底金字，古朴的隶书“一刀居”熠熠生辉，透着一股子不凡和牛气。

生意自然兴隆。剃头的排着队，看剃头的比剃头的还多。每当一个顾客被小徒弟用热水净了头脸，热毛巾焐软毛茬，智一刀就气定神闲地持刀过来，先用刀在磨刀布上“噌、噌”两下，此为“杠刀”，杠过之后，刀锋锐利，吹毛断发，然后，随着顾客的脑袋形状，或“古木盘根”或“盘龙绕柱”。

那年，华北沦陷。日军占领了石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在一刀居门口，几个日本鬼子调戏一个卖菜的村姑。当街剥去衣衫，就要行禽兽之事。有人看不下去，前去劝阻，竟被当场枪杀。最后村姑咬舌自尽，几个日本鬼子才淫笑着离去。当街横尸，血溅十步，那个惨啊！当时，智一刀就在店内，目睹了一切，却一声未吭，面不改色，握着剃刀的手连抖都不抖一下。义愤填膺的顾



客们纷纷摇头，觉得他面冷心硬，毫无血气。之后，大都不再来此剃头，一刀居生意自是冷落不少。

不想，过了一阵儿，一刀居竟然起死回生，生意火爆。原来，驻石城的日军纷纷找到这里来剃头。智一刀毕竟商人本色，来者不拒，只要给钱，尽心侍奉。尤其是对日军石城最高长官牛岛大佐，更是礼遇有加。每次都请到贵宾室，香烟好茶热毛巾地伺候着，待吸够喝足，一头刺猬似的硬毛茬也焐软了，智一刀将雪白的披巾轻轻围到牛岛大佐的身前，施展绝技，“古木盘根”——一刀下去，头上就锃明瓦亮；然后再来个“张飞打鼓”——用刀背在头部几个穴位上轻重缓急地敲过去；最后又一个“叶底偷桃”——用刀尖在耳朵眼里快准稳地那么一旋，掏出垢污，舒服的牛岛大佐直哼哼。每次大佐享受完都要在椅子上小憩一会儿。醒来，看到智一刀还毕恭毕敬地在旁边候着，就会大笑着拍拍智一刀的肩膀，智，你地，大大地好！皇军不会亏待你地。然后，扔下几张军用票，大摇大摆地离去。托牛岛大佐的福，日军来剃头的都规规矩矩给钱。当然，没有一个能享受大佐的待遇，那待遇是蝎子的粑粑——独（毒）一份。

看到智一刀对待日本鬼子的那些嘴脸，连街坊邻居都嗤之以鼻，更不用说剃头的老主顾们。到后来，一刀居简直成了日本鬼子的俱乐部。智一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买了香烟瓜子免费供应，哄得那些日本鬼子嘴里一个劲儿“吆西、吆西”。靠着这个关系，智一刀在石城俨然成了个人物，走在街上，那些大小汉奸见了，大老远就智哥、智哥地叫着凑上来敬烟。出入城门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守城日军一见他立即免检放行。

第二年春天，栽在石城日军军部门口的两株樱花吐露芬芳，如火如荼。据说这时节在日本正是什么樱花节。傍晚，几个喝得烂醉的军官在牛岛大佐的带领下，摇摇晃晃来到一刀居。大佐对智一刀说，今天高兴，请几个部下享受一下你的贵宾式服务，麻烦您了。智一刀连忙将他们让进贵宾室，反手轻轻闭紧房门。一阵忙活之后，智一刀出来轻轻关上了门，对守在门口的卫兵说，大佐他们要眯一会儿，让我去买几盒好烟，醒了抽。卫兵赶紧放行，智一刀飘然而去。

等了一会儿，卫兵不见智一刀回来，心中生疑，急忙推开贵宾室的门，发现大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其他人在旁边榻上似乎也睡着了，用手一碰椅子，大佐的脑袋“咕噜”一下掉了下来，血喷了卫兵一脸，卫兵像见了鬼一样“哇、哇”怪叫着跑了出去。随即，城门四闭，戒严搜捕，却连智一刀一根毛儿也没捞到。

后来据说，石城抗日武装西山游击队里新增了一名高手，专门刺杀鬼子汉奸头目，功夫了得，手法利落，每次出手杀人，只一刀。

王吉瓦块鱼

◇文／张功伟　图／段明



清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南巡路过宿迁时，来到宿迁中运河查看堤防。他见中运河在驻军的防守下固若金汤，十分满意，便到顺河集微服私访。

这天一大早，小能人周启贵赶到顺河集大营里，等康熙皇帝用过早膳，换上一身富商的衣服后，小心陪着康熙去民间私访。这周启贵是顺河集的万事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宿迁的风土人情更是了如指掌，所以就被顺河集大营郭将军推荐给康熙做宿迁土话翻译。

这顺河集是南北走向，顺着中运河而建。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康熙边走边看，正陶醉在自己打造的太平盛世时，突然，眼睛被光闪了一下。

康熙疑惑不解，早上的太阳还悬挂在东南方，可这耀眼的光芒却从西方射来，真奇怪。为了找到光的源头，康熙向后退了两三步，发现光是从一面镜子处反射来的。康熙问周启贵，店铺的门上方悬挂镜子是何用意？

周启贵抬头一看，心说：坏了，王大哥要摊上事了！于是他小心上前回禀道：“老爷，这是用来辟邪的，传说妖魔鬼怪看到哪户人家门上挂的此镜，就可以照出它们的原形，并把它们烧伤，所以妖物就不敢来此处作祟。”

康熙半信半疑，他看了看左右两边的其他店铺，都没挂镜子，回头看，对面的“太白醉”酒馆虽然没挂镜子，却高悬一幅八卦图。康熙指着那图问周启贵：“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周启贵见状，只好如实禀报：“这两家在斗法！”

“斗什么法？”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两家都开酒馆，在争客源的问题上，自然会产生矛盾，所以都有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想法。于是，他们就用这个来源于道家文化里的八卦镜进行斗法……”

接着，周启贵便把阴阳八卦的卦型、卦象和阴阳，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一番。

“斗法？真是岂有此理！”竟用这种手段争利益，这还是太平盛世的良民吗？康熙决定今天就把两家的矛盾解开。他略一思索，小声命令周启贵，让他去大营叫郭将军

到这儿来。

周启贵一走，康熙迈步来到挂镜子的王记饭庄。在和王老板闲聊中得知，本来两家的生意都很好，各家忙各家的生意。可是在上月，“太白醉”酒馆挂出一张八卦图来，想坏他家的风水，他这才不得不挂一面镜子反射回去，算是接招。

康熙合上折扇，道：“既然如此，为何不改变经营方向呢？比如，对面开酒馆，你就开客栈，岂不皆大欢喜？”

王老板摇摇头，苦着脸说：“这位客官有所不知，我这个店开了有十几年了，生意不算太大，可也攒下不少回头客，是我们全家老小生活的唯一来源。要改行就得重打锣鼓另开张，哪那么容易？我赚的钱，除了上缴捐税和日常花销，还得为住在乡下的瘫痪老母亲求医问药，折腾不起呀……何况咱这顺河集的商家已经不少了，就算我再另开客栈，难免又和其他商家争夺客户，和现在有啥区别……”

二人正说着，从对面店里冲出几个膀大腰圆的汉子，直奔王记饭庄而来。王老板见状，忙丢下康熙，去后厨叫人。待后厨人赶来时，康熙已经被那些汉子拉过道路中间。王老板冲过去，挡在康熙的前面，冲大汉们大声嚷道：“你们欺人太甚，抢客都抢到我们店里来了，这还有王法吗？”

“明明是客人不满意你们家的环境，是你死皮赖脸生拉硬拽，强留客人在你家，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来是想把客人救出火坑的！”对方的领头大汉强词夺理，边说边把寒光闪闪的菜刀指向老板王吉的脑袋，喝令王吉滚开。

王家的伙计见状，一齐冲向前，要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眼见一场斗殴就要展开，周启贵和郭将军带着士兵数十人赶到了，郭将军大喝一声：“都住手！当今圣上在此，看谁敢造次？”众人闻言，都吓得面如土色，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山呼万岁。

康熙摆手道：“免礼平身！”接着训斥郭将军，顺河集属于大营军管，你为官一任，不能民不举你就不究啊！现在两家矛盾突出，你看该怎么解决？

郭将军早让衙役把两家老板带到现场，听候发落。此时听闻圣言，郭将军战战兢兢道：“下官愚钝，听凭皇上圣断！”

康熙瞪了郭将军一眼，询问饭庄和酒馆主人，谁愿意放弃竞争？可两家店主一起摇头。康熙说：“既然这样，那我就限你们两家，两天之内分别做出一道当下没有的菜肴和一款美味面食。菜肴里要有阴阳八卦的意思，以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基本卦式。做面食的，则要以镜子为型，里面要包含春夏秋冬四季。”

为了增加难度，康熙让开酒馆的张家去做美味面食，做面食的王家做美味菜肴。谁赢了，就继续经营下去，否则必须另谋出路，或者搬离顺河集。

酒馆老板心花怒放地接旨，因为他原先就是做面食生意的。

康熙定下题目后，在郭将军的护送下起驾回营，只待两日后品尝双方的美味佳肴，一决高下。

周启贵知道，王吉做面食是强项，做菜比起“太白醉”还真是略逊一筹，面对这样的试题，很难过关。

怎么才能帮帮王吉呢？他信步来到大运河边，见渔民捕到一条扁担长的大青鱼，突然，他的脑子里灵光一闪，对了，这不就是最好的食材吗？他当即买下大青鱼，让人送到王记饭庄。

几年前一个冬天的深夜，周启贵酒后摇摇晃晃走出“太白醉”店门，迷迷糊糊地倒在路中间睡着了。当晚，那些打更的、巡逻的、“太白醉”的店小二，一夜数次经过他的身边都没有理会，是王吉关店门时发现了

他，才将快要冻僵了的周启贵弄到店内火炉旁……

救命之恩周启贵牢记在心，昨天他见王吉接旨时那无奈的表情，就为他捏了把汗。所以，他一见大青鱼，突然灵机一动，就买了来。王吉不明其意，只好按周启贵所言，把鱼肉切割成瓦块形状，每块鱼肉都包含有三根大鱼刺，把这大鱼刺按八卦形状，断开或者不断开骨刺，形成了八卦的卦式。王吉茅塞顿开，连连冲周启贵竖大拇指。

王吉把鱼肉洗净后先用少量盐和油腌制片刻，这样可使鱼肉做好后呈现蒜瓣状，再把腌制好的鱼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成金黄色。

周启贵道："形是一方面，光有形而味道不出色，怎么让人心服口服？你这炸鱼油，一定要用素油和猪油搭配，这样做出的鱼，香气才重。"

王吉把炸到表面金黄的鱼块捞出备用，再拿出蒜米一大把、京葱一大根、灯笼椒十多个，八角、桂皮、姜片、花椒、香叶等作料。周启贵要他再加两把朝天椒，他见四川人这么做过，用灯笼椒增香，朝天椒负责提辣，不管怎样，做菜要舍得放配料。

王吉像个学徒的小伙计一样，按照"师傅"周启贵的指点，认真操作。他把锅中刚才煎鱼剩下的油舀出两大勺，放入另一只正在加热的锅内，油热后下香料炒出香味。炒好后加适量料酒再加开水，下入刚炸好的鱼块。水没过鱼块，大火煮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再加盐糖调味，然后出锅装盆。

瓦块鱼盛到白色的汤盆内，周启贵看着一轮红日似的汤表面，心里暗暗喝彩。王吉用勺子轻轻扒拉着浮在汤表面上的红辣椒，露出白花花的鱼汤，也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正是八卦图中的两仪吗？他最后撒上黑胡椒粉和香菜，让周启贵品尝。

周启贵夹起鱼肉一入口，就被香、辣、鲜三种味道所折服。他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真过瘾！"

第二天，康熙带着后宫嫔妃，在周启贵的引领下，来到"太白醉"酒馆。张老板捧出一托盘刚出锅的圆饼，跪在店内，恭迎皇上。

太监验毒后，康熙问张老板："你的面食外形有了，可四季在哪里？"张老板说，四季在轮回之中。康熙的脸上有了笑意，拿起一枚圆饼，轻轻一掰，饼内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张老板说："这青红丝，代表春天的花红柳绿；万岁爷刚刚打开饼时的热气，代表夏天的热气袭人；饼内的花生果、葵花籽、芝麻，代表五谷丰登的秋天。至于冰天雪地的冬天，我是用冰糖来代表的。这样，不就包含四季了？"

这张老板的解释果然完美，周启贵偷偷看一眼笑吟吟的皇上，知道张家的面食已赢了，于是就趁人不注意，跑到对面把消息告诉王吉，并让王吉快快逃跑。王吉摇头说："我还没有展示我的美味瓦块鱼呢，怎么就能认输？"

周启贵不得已，便把偷听到的皇上和郭将军的对话说了出来。

那天，郭将军问皇上，如果两家做出的美味佳肴不分伯仲怎么办？皇上说，要彻底解决这两家矛盾，只能留下一家，让另外一家从顺河集永远消失。如今皇帝既然满意张家的面食，王吉哪还有胜算？

周启贵见王吉还是舍不得走，顿足喊道："事大事小，跑了拉倒！等皇上回到京城，你再重操旧业不迟。眼下，你家里的事情由我照顾，你在外面尽管放心。"说着把王吉推出后门。

周启贵刚从王记饭庄出来，康熙便在兵丁的护卫下，来到王记饭庄。饭庄伙计把刚出炉的瓦块鱼端上来，让太监验毒。那太监

将验毒银筷子在鱼盆内扒拉了一圈，抽出后，见闪着银光的筷子没有变色，便递给康熙。

康熙接过银筷子，夹起一块鱼肉，送进口中细品。品着品着，他的脸上就有了笑意。他咽下美味，道：“这瓦块鱼酸辣爽口，果然是上品呀，符合朕的要求……”

周启贵后来才知道，康熙皇帝在品尝张老板做的圆饼时，也被其特有的风味所吸引，张老板的解释也无可挑剔。按说两家的比试难分高下，可张老板在竞争中先用阴招搞邪门歪道，后又指使员工动刀子强抢客人，分明是欺行霸市，所以他在吃到饼内的冰糖块时，故意把冰糖“嘎嘣”一声咬碎，声惊四座。

周围人吓得跪倒一片，康熙手捂着腮帮子，命令郭将军把张老板拿下……

顺河集的“王吉瓦块鱼”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喜爱，从此，就流传了下来……

选自《民间文学》2019.12

沧海拾贝

慈禧的冬季娱乐节目

每年冬天来临，天气开始寒冷，待到中南海一结冰，这就是慈禧最喜欢的季节，也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可是，与此相反，慈禧一高兴，宫女太监们却都要发愁了。

原来一到这时候，慈禧又要开始她特别的娱乐项目，变着法儿损人为乐了。

慈禧这项特别的娱乐项目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在冰上体验“飞”的感觉。这里所说的“飞”，实际上是指拖冰床。当冬天中南海的冰面结冰之后，慈禧就会带着众多的妃嫔、各府福晋、格格们坐在冰面的拖床上，然后太监们就担当起马或者是雪橇犬的角色来拉拖床，飞一般前进。这时候，坐在拖床上的慈禧就会体验到滑翔的快感，风从耳边刮过，就好像飞起来一样，实在是爽。

一般慈禧的拖床游戏会进行一个小时，玩腻了，就要开始第二段游戏了。

这时候的慈禧会让太监们拿出几千块的银元，看着不多是吧，但是这在当时，几千块的银元需要好几个太监合力才能搬得动。那拿这么多的银元干什么呢？玩抛钱游戏！

话说这抛钱的动作全都一个样，但慈禧却玩出了新花样。慈禧让几个力气大的女眷，站在四周，拿着银元往中心抛。这并不是要体恤众人，犒赏众人，而是慈禧在愚弄众人，让众人取悦自己。当女眷们开始扔钱时，定然福晋、格格、妃嫔们会上前抢，虽然数目不多，但是白给钱谁不要啊，谁抢到钱，钱就归谁。于是乎大家都使足了劲，疯狂地抢钱。这种游戏要是在平地上玩都会有些危险，更何况是在冰面上了。由于冰面太滑，格格、妃嫔们只要动作稍微大点儿就会摔得前仰后合、四脚朝天，但是为了抢钱，大家都很拼，肯定摔倒一大片，狼狈不堪。

看着众人为了抢钱，动不动就摔倒一大片，慈禧乐得合不拢嘴。几千块扔完，慈禧的肚皮也快笑破了。

这就是慈禧荒唐的冬季游戏，宁可将钱供妃嫔们玩乐，也不愿意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实在可悲可叹！

选自《山海经》

红海滩边稻花香

◇文／孙瑞林　图／段明



凶险的历程

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的一天，正在编撰城垒、军营等建筑的营造法式的北宋重臣沈括，突然被急召回京，令其出使辽国，沈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宋辽两国自1074年起因为边界问题争执得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宋神宗舍不得失地，又惧怕大辽国的军事实力，因此派沈括出使辽国。

在临行前，宋神宗问沈括："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沈括慷慨回道："臣以死任之。"虽然这次出使辽国，危险重重，但是在众多的使辽大臣中，宋神宗如此关心一个使臣的安危，还是头一次，整个朝野猜测纷纷。

沈括辞别宋神宗回到家中，吩咐家里的仆人准备一个包裹，里面放着家乡的土，还有一些稻谷。亲朋问之何用，沈括惨然曰："吾若客死北蛮之地，望与之合葬，生不能回归故里，死亦与家乡之土食相随。"在场人，闻之无不落泪。

沈括等一行人经古北口、过潢水，缓缓前行，一些契丹人的行帐陆续出现。它们安扎在辽河两岸水草肥美之地，牛羊成群散布在山间，三五成群的髡发少年，飞奔于山间，纵横驰骋，飞射自如。沈括不觉随口吟出欧阳修的诗："儿童能走马，妇女亦弯弓；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随行人员不禁赞叹道，"好诗，好诗。"沈括"哼"了一声，"诗文虽佳，于国何益啊，这些契丹少年子弟，如此彪悍；这个契丹民族，岂能不强；这样一个勇武的部族，虎踞我北疆，我大宋岂能安睡。"众人默然无声。

又行了半日，沈括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老者正在剥豹

皮。老人鹤发童颜，只是走动起来腿有些弯曲。沈括看到老人的髡发信口问道："你们为何剃掉额前发，束后发，可有讲究？"老人笑曰："没有那么多说道，只是为了骑射时，不挡住眼而已，睡时，把后面的束发盘起来做枕罢了。"沈括看了看老人穿的圆领左衽袍服，开衩在左，猜测道，"这样的袍服也是为了骑射方便？"老人点头，"对，行马时，两侧顺势盖住人腿，使双腿免受风寒。"

沈括看了看老人的双腿，奇怪地问："可老人家，你的腿为何还这样？"老人苦笑道："这并非骑马所至，只因北地风寒重，我等又多居于行帐所致。"沈括突然眉头一动，喜上眉梢。

可怕的阴谋

到了辽国的都城单于庭，因在来之前，沈括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又有赴死之心，跟辽国大臣据理力争，堪称数年来在辽宋谈判中宋国使臣态度最强硬的一位，让辽国感到非常惊讶。六次谈判均无结果。

辽道宗得知谈判的结果后，召见了沈括。沈括知道辽道宗为人昏庸，忠奸莫辨，嗜杀成性，估计自己此行，凶多吉少，安排好后事，便昂首立于大殿前，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没想到的是，辽道宗见到沈括，突然哈哈一笑，走下殿来，拉住沈括的手说："我听说大人精于营造法式，出身名门，可谓北宋的栋梁之材。过几日，母后大寿，不知大人将为我母后献上何物？"

沈括一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思考良久说："我们的营造之术属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道宗说："大人此言差矣，听说你造车之术甚佳，不妨在这几日给母后造一车如何？"沈括觉得不好推辞，便答应了，谁知辽道宗突然话锋一转说："我部奚族，以造车闻名日久，今命其匠师亦造一车与沈大人所造之车相比较，让众臣评判，胜者赏赐五十金，败者杀之。"直到此刻，沈括才明白，原来这才是辽道宗的真实意图。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沈括回到寓所，购置木材然后开始闭门造车。

数日之后，沈括造的车，精美华丽；奚人造的车，雄壮威武，两车可以说各有千秋。两车同时置于大殿之上，等待着辽道宗的评判。

辽道宗问："沈大人，我奚族匠师造的车如何？"沈括转念一想，今天反正也是一死，无所谓了，于是便夸起奚族匠师："奚族匠师造的车虽有些粗糙，但可以用于行军作战，而我造的车华丽而不实用。"辽道宗说："大人过于谦虚了，那就交给众臣评判此事吧。"沈括轻蔑地一笑，这些人都是辽道宗的手下，他们的评判标准就是辽道宗的想法。没想到的是，评判的结果竟然是沈括胜。辽道宗当即把奚族匠师推出去斩了，赏沈括五十金。

沈括回到寓所寝食难安，为什么？他深知宋神宗虽软弱无能，但生性多疑，他老是告诫使臣要谨言慎行，如果宋神宗知道自己收了辽国五十金，回去自己必死无疑。

数日后，面色阴郁的沈括向辽道宗辞行。说此次会谈毫无结果，欲请朝中再派重臣，与之协商。辽道宗对沈括这样生性耿直的人也厌烦透了，慨然应许。他也希望宋朝派一个软弱的大臣来参加谈判，好从中获利。

得到辽皇帝的允许后，沈括一行离开辽都，缓缓南行。可一路上沈括他们并没有闲着，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购买，渡过辽河的时候，他们已买了五辆奚人制造的战车，车上装满了人参、鹿茸、海东青等塞外珍稀特产。沈括用辽国人给的钱购买战车，是想献给军队，让他们参照仿制，用于作战。

就在沈括他们这支队伍刚过了辽河，一些女真人铁骑从草原深处飞驰而来。沈括在随从们的掩护下，驾驶着马车向南方疾驰狂奔。可没走多远，他们就被女真人的铁骑追上，只见寒光一闪，车夫应声倒于马下。沈括长叹："我命没有丧在辽国人之手，死在你们这帮无名小辈的刀下，可叹！"说完抱起车上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就要往车下摔，可没等木盒落地，就被对方劫去。文官出身的沈括，对于这帮凶悍的劫匪无计可施，只好等死。可这帮劫匪并没有多杀人，把那五辆车和货物劫走后，扬长而去。

沈括望着劫匪们远去的背影，仰天长叹，掩面而涕。手下人劝说道："大人，财物乃身外之物，可从长计议，命能尚保，实乃可幸之事。"谁知沈括更加悲伤："尔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木盒才是要命的东西。"原来这些天沈括并没有闲着，他在自己的寓所中，把包裹里的泥土和稻谷以及造车剩下的锯末，用水和匀，把自己沿途所见的边境山川地形造成一个立体地图，准备献给神宗。沈括在南方时，曾用贵州的米、油和蜡制作过立体地图，深得皇帝的赞赏。而在这北寒之地，没有这些东西，只能就地取材了。本以为这些东西可挽回北宋的被动局面，没想到却被劫匪劫去。如果这些东西辗转落到辽国人之手，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沈括几次要自尽，均被手下人拦下。

意外的收获

事实比沈括预想的更为糟糕，这些劫匪就是辽道宗所派，他岂能让沈括得逞，于是派人把东西劫下。没想到的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辽道宗看着眼前这个边境山川的立体地图，大喜，立刻准备春天过后，膘肥马壮之时，入侵北宋。

初夏之时，辽道宗准备大举进攻北宋。突然有人来报说，那个立体地图瘫成了一堆烂泥，山川地貌，一切都不复存在。辽道宗大呼上当。原来沈括用泥土做这些地图时，是在冬天，泥水很快被冻住，天气变暖，泥土就会软化下来。辽道宗盛怒之下，命人把这堆用泥土做的地图扔进辽河。这时，又有人来报，这段时期北宋的边境早已加强了防守。辽国人作战讲究突袭，宋军虽然在正面战场无法与辽军抗衡，但论起防守来，还是非常讲究策略的，而且此次防御的主将正是沈括。

辽道宗不听大臣的劝阻，发动了进攻，双方在雁门关外辽河边进行了一场厮杀。十万人血洒辽河岸边，染红了辽河水。双方都没有取胜，于是各自退守原来的边境。

其实沈括做的那个立体地图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掩盖他对南北争议地界的沿途山川地貌以及风土人情的考察和记录，而这才是宋神宗派沈括使辽的真正原因。

那些被辽道宗扔到河里的稻谷，随着辽河水一路南下，淤积到辽河口的泥土中，逐渐生根发芽，长出了水稻。这些在南方被认为劣质的水稻种子，在这里寻找到适合的环境、气候和水源，长得异常茁壮，而且品质优良。当地百姓发现之后，立刻开始种植。辽河口边上的盘锦稻米，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直至今日，人们都知道这里的水稻如果用辽河地表水灌溉，其质最为优良，用地下水灌溉就次之。

君王之间的争斗，意外地为百姓获得了实惠，而且这个实惠一传就是近千年。有人说辽河岸边的红海滩，是被那些将士的鲜血和灵魂染红的。他们厌倦战争，渴望和平，所以常年留守在红海滩边，守望着千亩的稻花香。后人写诗赞道："辽河源头腥风起，稻花香里蟹儿黄。"

同仁堂大药房



康熙皇帝得了一种怪病，宫中御医把所有的名贵药材都用遍了，就是不见病情好转，他一怒之下停止了用药。

这天，康熙独自出宫微服夜游，来到一条街上，发现有一个小药铺。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小药铺里却灯火通明，还听到那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康熙心想，宫中御医不过是一些庸才，没有什么真本事，真正的人才还是在民间。自古道：小药铺内有人参。我何不来这里看看？于是，康熙便上前敲门。

进屋后，康熙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正在烛光下夜读，猜想，他一定是这小药铺的郎中了。

郎中见有来客夜访，便问："阁下深夜造访有何见教？"

康熙说："深夜登门，多有冒昧。只因我得一怪病，浑身发痒，遍体起红点子。不知是何原因？请了好多名医，都没有治好，先生能不能给看一看？"

郎中说："好，请你脱去上衣，让我看一看。"

康熙脱去上衣，郎中只看了一眼便说："阁下不必担心，你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你平日吃山珍海味太多了，再加上长期吃人参，火气上攻，因此起了红点子，以致发痒。"

康熙问："此病能根治吗？"

郎中很肯定地说："不难。只要用些药就会好的。"

说着，便伸手抱起木架子上的一个罐子，铺开一个包袱，把罐子里的药全部倒出来，足有七八斤重。

康熙不觉一愣，说："先生，这么多药，我一次要吃多少才行？"

郎中笑道："这是大黄，不是让你吃的。你拿回家去，用这八斤大黄，煮水百斤，放入缸内，等水温适中，便入缸洗浴，少则三次，多则五次，即可痊愈。"

康熙心想：宫中御医那么多奇方妙药都不管事，莫非他这不值钱的大黄能治好我的病？

郎中见康熙面有疑色，便笑着说："阁下请放心。我决不会讹你钱财，这药你先拿去一用，治不好病，我分文不收。"

康熙说：“好，若能治好我的病，定有重谢。”

康熙回到宫中，按郎中所嘱，如法洗浴。果然，他下到浴缸中，顿时就觉得浑身清爽、舒服，妙不可言。

连洗三遍之后，竟然全身不痒，再一细看，身上的红点子一个也没有了。

康熙十分高兴，第四天又微服来到小药铺。

郎中一见康熙面带笑容便知他的病全好了，于是故意说：“阁下今天是送药钱来的？”

康熙说：“正是。先生，你说要多少钱？”

郎中哈哈大笑：“见笑了，那天晚上见你半信半疑，我才故意说治不好病分文不收，如今病好了还是分文不收。我见你气宇非凡，只想跟你交个朋友罢了，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康熙微微一笑：“学生姓黄，字天星，一介书生。”

郎中一听高兴地说道：“我叫赵桂堂，也是一个穷书生。父亲立志让我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谁知天不遂人愿，多次名落孙山，如今只好在京城开一个小药铺，一面行医，一面攻读，希望有朝一日能来个鱼跃龙门。”

康熙说道：“赵兄，常言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以你高超的医术，我可以力荐你进宫担任御医，岂不是鱼跃龙门了吗？”

赵桂堂笑了笑说：“你错了。我以为，行医者应为普天下百姓着想，为他们排忧解难。进皇宫当御医，尽管享尽荣华富贵，可不能为天下老百姓治病，非我所愿，医有何益？”

康熙一听，不禁说：“赵兄的德才令我佩服之至。请恕我直言，既然你屡考不中，何不安下心在医道上大展前程？”

赵桂堂说：“我也是这么想，只是行医也非易事，我没有那么多的本钱，空有凌云之志，也难有大的发展前程。老兄，你若日后发了大财，资助我一把，帮我建一座大药堂，也算我没有白给你看一次病。”

康熙一听毫不犹豫地说：“若真要建药堂，叫什么名字好呢？就叫同仁堂吧，你看这个名字怎么样？”

赵桂堂见他当真，便笑着说：“刚才我是一句玩笑话，你莫当真。再说，建大药堂需一大笔钱，谁知道你何时才能发大财呢？这是云彩边上的事，远着哩。”

康熙说：“眼下不妨试试。”

说着从桌子上拿起笔来，顺手写了一张字条，又盖上印章，然后说：“赵兄，明天你到内务府衙门去一趟，那儿有我的一位朋友，说不定真能管事。”说完，告辞而去。

赵桂堂看着匆匆离去的黄先生，心想这还是个怪人呢。

第二天，赵桂堂忍不住好奇地拿着字条找到内务府衙门，递上字条不一会儿，就出来一个太监，把赵桂堂领进门内，走过一所院子后，又来到一个大屋子前，太监打开屋门，朝里一指说：“赵先生，这些够不够你的药钱？”

赵桂堂定睛一瞧，不由大吃一惊，只见满屋子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一下子呆在那儿了。

这时，只听太监说：“赵先生，万岁爷有旨，你给他看好了病，分文不收，他要送你一座同仁堂，你如愿以偿了吧。”赵桂堂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自己并不介意要跟他交个朋友的黄兄，竟是当今皇上，真后悔当初自己的荒唐，怎么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出来。

果然，没过几天，一座大药铺拔地而起，取名“同仁堂”。赵桂堂搬进新居开业典礼之时，怎么也没想到，康熙皇帝竟亲自前来祝贺，慌得赵桂堂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康熙笑着说：“你莫要心慌意乱，你的药钱我可是还上了，下次再看病，你仍得分文不收呀。”

从此之后，北京城便多了很有名气的“同仁堂”大药房。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图／段明

救下一座城

◇文／苏海涛　图／段明

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座城市的解放，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座城市的解放，为什么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解放模式？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突破国民党军队江防，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

4月27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江汉、鄂豫等军区部队即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之国民党军展开进击，至5月10日相继进占孝感、黄陂、滠口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将攻击矛头指向武汉三镇。

面对武汉当时的局势，国民党政府对城市展开了封锁，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真空期”明争暗斗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在1949年5月15日下午3时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区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真空期”一直持续到17日，这三天也是时任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陆天虹说，早在10余天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汉口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

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在陆天虹看来，武汉解放的模式，在全国独一无二，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萧劲光率领的四野12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5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红帽队”活跃街头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保护轮渡、船厂和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5月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区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掉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一艘铁驳船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管理极其严格。以前曾经有一名地下党打入，不久即被开除。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陆天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拉拢了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联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向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

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大部队向长沙逃跑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的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游行庆祝，数日不绝

5月20日随部队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陆天虹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

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陆天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一个星期后，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

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选自《扬子晚报》

沧海拾贝

苏轼“骗”砚

◇文／刘建设

元人陈秀民的《东坡诗话录》收录了一篇苏轼与米芾交往的故事，我把它命名为《苏轼“骗”砚》，为何称为“骗”砚？一是二人关系不错，彼此很随便，文人之间的一次互动、斗智而已，没有贬义；二是米芾此人有非常严重的洁癖，苏轼有机可乘，故此骗得到。

先从米芾说起：

米芾字元章，1051年生，小苏轼15岁。其母侍候过仁宗皇后，从小米芾经常出入宫中，20岁时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米芾一生做官太平，没有大起大落的遭遇。米芾初识苏轼是元丰四年（1081年）于黄州，虽然米芾小苏轼15岁，但是米芾见苏轼并不执弟子礼，而是以朋友身份相见，不像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与苏轼有师生情谊，所以苏、米之间相处并不受太多的礼仪约束。

米芾生有洁癖，但凡他手碰过东西后就要洗手，因此他的仆从经常手提装满清水的银壶跟在身后，随时伺候他洗手。他不用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别人也不准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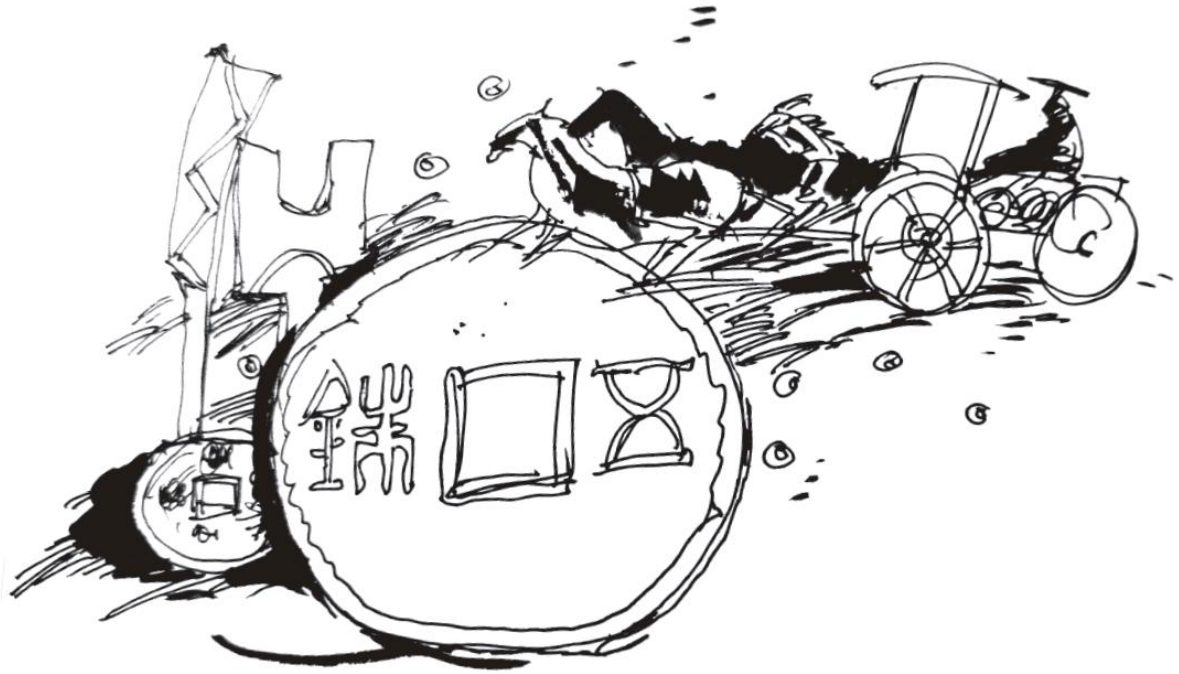
米芾有一方御赐的砚台，名为“瑶池”。每次赏玩前，必先净手再膜拜后才可把玩观赏。苏轼闻之后提出一观，由于老苏面子太大，碍不过，米芾只好同意，不过米芾提出要苏轼净手还要膜拜之后才能观赏，苏轼同意照办。

米芾请出“瑶池”御砚，苏轼一看就爱慕不已，赞美之词不绝于口。现代人对于一方砚台的认识与生活在北宋期间的人有很大不同，打个比方吧，那时一个文人对于砚台的喜爱度跟现代人喜欢一台高级笔记本电脑，或者一部苹果手机差不多，苏轼真想得到这方“瑶池”砚台。苏轼一看书桌上有墨一锭，灵机一动，说道：“不知这方砚台发墨如何，可否一试？”米芾说，发墨自然好，我去取水，你亲研一下便知。米芾一走，苏轼连连向“瑶池”里吐了几口唾沫，拿起墨锭就研磨起来。米芾回来见此状，恶心死了，差点背过气去，大声呼道：“胡子（苏轼昵称）坏吾砚矣！”一气之下，遂将“瑶池”送给苏轼。苏轼得了便宜还卖乖，说道：“此是御砚，怎可送人？”米芾回道：“污砚岂可复用？”执意相送。苏轼乐得差点笑出声，连忙抱砚而归，并作诗纪念此次“骗”砚成功：“玉砚莹然出尚方，九重亲赐米元章。不因咳唾珠玑力，安得瑶池到玉堂。”

选自《海南日报》

古钱币图案背后的秘密

◇文／曾勋　图／段明



在古代，自秦惠文王二年（前338年）铸造“秦半两”开始，至1916年袁世凯的“洪宪通宝”止，其间虽有王莽一度推行刀布的插曲，但方孔圆形铸币的霸主位置从未被撼动过。

方孔钱上的文字，常规中还有例外

明朝弘治年间的某日，时任大学士刘健和丘睿曾结伴游襄阳。他们来到一口古井边，刘健碰巧踢着一枚方孔圆钱，便随口说：“丘兄，你的学问像这古钱，传世如今，可惜没有一根绳子将它们串起来，四处散落也。”丘睿反击道：“刘公，你的学问似这古井，常年涌泉，可惜无汲水之物，又将奈何？”

相互揶揄之后，哥俩哈哈大笑。刘健仍兴致不减，说道：“古时，泉与钱通用。古泉，方孔圆钱也。它象征城市中的一口井，表示泉水和财富。”丘睿补充说：“泉道乃学道，学道乃人道，古训也。”

秦汉时期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均为主干铢两体系，到了唐宋，铸币出现年号，以确保封建王权的“政治正确”。宝文体系有别于前铢两体系。这种铸币形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新皇帝一上台，要改新的年号，在货币上注新的年号。比如康熙通宝肯定是康熙当皇帝时铸造的，光绪通宝肯定是光绪当皇帝的时候铸造的……唐代的开元通宝肯定是唐明皇李隆基在位时的钱币，因为只有他才用过“开元”的年号嘛。

错了！开元通宝是唯一的例外。

隋朝末年，大官僚唐国公李渊借助农民起义的

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李渊初入长安，一改历代以“铢”“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通宝”钱币。“通宝”很好理解，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而开元，毫无疑问就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李渊的意思是，我们唐朝包罗万象，奋发进取，一铲隋末混乱之风。这货币铭文，活生生的就一政治广告。

“开元通宝”四个字笔力苍劲，端庄俊雅。《旧唐书》记载：“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回环读之，其意亦通。”

也就是说，这四字儿无论你怎么回环读，都是夸我们唐朝呱呱叫的。而欧阳询用篆、隶、楷三体杂糅的书体来书铭文，既遵循了北朝后期及隋朝书法的复古之风，又有所创新，真的是很“唐朝”。

钱文本身包含的书法艺术愈加引起艺术家和考古学家的注意，北宋货币大观通宝，是由徽宗赵佶御题钱文。据传，苏东坡在宋神宗时期曾经书写过“元丰通宝”的钱文。

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秩序的规范，到清代，古币背左满文是宝，右满文是每个造钱局名，其实就有点类似今天的形制，币面不仅有了额度，还有了发行机构。

钱币背后，藏着历史的兴衰成败

南朝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579年）铸行“太货六铢”，钱文中的“太”字比以往写法多出一个点，犹如泪水滴涟；“六”字，如同一人形，其双脚呈八足开，双手作叉腰状，俨然是在叉腰哭泣。南北朝时凡哭丧者皆作站立叉腰状，在当时百姓认为此钱是在“叉腰哭天子”，乃“丧钱”，为不祥之兆。奇怪的是，陈宣帝陈顼真的就在一片哭声中驾鹤西去了。之后，他的儿子陈叔宝继位，乃一大昏君，后被隋军俘虏，自此陈国被灭。

一到乱世，缺少规范统一的行政秩序，铸币往往“百花齐放”，花样繁多。周元通宝始铸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是五代时期铸行最多的铜钱。

当时，因战事频繁，本来资源就贫乏的后周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百姓为了购买别的国家的粮食，导致后周货币大量外流。铸钱需要铜材，周世宗柴荣情急之下，下令毁佛铸钱。此举遭到佛教徒和文武百官的反对。

钱币在当时的唯一功能，是充当等价物流通，然而，南宋名将刘光世却用钱币来“打仗”。他了解到金军思乡心切，希望北归，于是铸造金银铜钱，上面写着“招纳信宝”四个字。俘虏敌人不杀害，命令手持铜钱回营招降。

有想归顺的，到江边执钱作为信物。前来归顺的络绎不绝，一时间，金兵士气涣散，逃走者不计其数。后来，此事衍生出成语“招降纳叛”，原意指收容接纳敌方投降叛变过来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现在指收罗坏人，结党作恶。

元朝末期，各地的反抗活动风起云涌，其中，尤以红巾军的势力最为强大。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末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在刘福通的扶持下登基为帝，自称小明王，以亳州（今安徽亳州）为都，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并铸龙凤通宝钱，正面文楷书“龙凤通宝”，钱背光而无文。钱币的正面“龙凤通宝”四个字中的“龙”字，最后一笔比较短，而“凤”字下面同时又长了一点，有人以为这是在铸造钱币时的失误，其实这是一种习惯而已。

“龙凤通宝”并不能“龙凤呈祥”，后来红巾军军力分散、内部不和，几年后韩林儿被朱元璋率军挟至安徽滁州安置，最后溺死于瓜州。

选自《廉政瞭望》



鏖战碧蹄馆

◇文／朱尔旦　图／段明

一

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后，明朝提督李如松收复被日军占据的朝鲜陪都平壤后，想乘胜收复朝鲜都城王京，他为此先后派出3500名骑兵南下勘探王京道路，为自己进兵做好准备工作，碧蹄馆是去王京的必经之路。当明军侦察队越过碧蹄馆，行至王京城外的砺石岭时，在此遭遇日军先阵立花宗茂并将其击破，由此，李如松的家丁查大受和朝鲜人都向后方的李如松报告了王京空虚可以拿下的消息。李如松误信了这一错误情报，继明军侦察队之后，亲自率领轻兵向王京进发。但砺石岭之战结束不久，王京的日军大部队相继出动，迫使明军侦察队从砺石岭后退到了碧蹄馆。日军势大，退屯碧蹄馆的明军侦察队难以脱身。正在行进途中的李如松在获悉相关情报以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兵力少退缩，而是勒马驰赴碧蹄馆，督军作战。

碧蹄馆之战在巳时正式开始打响，3500名明军骑兵直面的是小早川隆景先锋队的第一阵粟屋四郎兵卫，李如松下令明军先使用神机箭、天字大将军炮等火器，以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也施放铁炮回击明军，但即便如此，日军铁炮队的火力也没拼过明军的天字大将军炮。在一波火力压制后，明军骑兵又上前搏杀，与日军白刃相接。明军骑兵部队攻击粟屋右边的阵地，之后回旋到左边，逐次增加生力军，反反复复对粟屋的阵地进行回旋攻击。这一战术，颇似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在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时摆出的“车悬阵”。在天字大将军炮的轰击和明军辽东骑兵的不断驰突下，粟屋四郎兵卫不敌，败退，由小早川隆景安排的第二阵井上五郎兵卫接着战斗。井上五郎兵卫在《隆景碧蹄

里之战史》中被评价为“勇冠（毛利）军中”，可见是不可小觑之人。但明军不屈不挠，打得井上五郎兵卫非常被动，有些士卒甚至开始向后逃窜。情急之下，井上五郎兵卫大声激励手下士卒：“士之临战场也，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汝等努力，慎勿去此！”尽管如此，井上五郎兵卫也不敌明军，继粟屋四郎兵卫之后败退。

尽管小早川隆景安排的第一阵粟屋四郎兵卫、第二阵井上五郎兵卫相继败退，但他留有后手。在酣战之际，小早川隆景使左翼的立花宗茂、高桥统增从望客岘左侧的丘陵迂回到明军后方，右翼的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等将从望客岘右侧的丘陵迂回到明军后方，他自己则亲自率领第三阵从正面迎战明军，中军和左、右两翼对明军形成包围。小早川隆景在碧蹄馆之战的这一安排，颇有汉代垓下之战项羽的风采，为日本战国排得上名号的名将。

陷入重围的明军，此时面临日军先锋队的包围，不得不拼死作战，以求突围。但原本在砺石岭后方观战的日军预备队相继出动，望客岘漫山遍野都是日军，从望客岘的左右两方夹击，将明军团团围住，使明军难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圈。

据《吉川家谱》记载，自第四队的吉川广家投入战斗后，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加藤光泰诸将也相继投入战斗，甚至连原来留守王京城内的小西行长也杀出城外。

二

从日本史料的记载来看，碧蹄馆之战的关键阶段，王京城内的日军倾巢而出，成为由李如松率领的4500名明军，对战由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小西行长等日本战国名将、名臣率领的数万人的激烈会战。但明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仍旧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为了突破日军的重围，李如松与骁将数十人亲自冲锋陷阵，在马上用弓箭射杀日军，但“势不能支”，终究无法敌过兵力众多的日军。李如松见实在无法打退日军，便指挥明军撤退，他亲自殿后。

金甲倭紧逼李如松时，明军裨将李有升拼死保护李如松，手刃数倭，但后来被日军的钩子拉下马，惨遭日军肢解，周遭的80余名明军勇士亦被砍死。为保护李如松，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李如柏、李如梧和游击李宁等护卫在其身边，一同协力射击、砍杀日军。李如梅拉弓引弦瞄准金甲倭，将其射下马，周遭的日军士兵哭着扶起金甲倭而去。日军见明军勇猛，不再急于进攻。此时，先前被李如松留在马山馆的副将杨元，听说前方战事危急，与参军郑文彬、中军旗鼓官王希鲁等急领1000名骑兵驰援至战场，杀入日军的重围，使日军稍稍退却。

杨元抄领1000名骑兵杀入重围以后，李如松趁乱率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将冒死突围，此过程中杀死许多日军。游击李宁的左手被砍伤，铠甲叶片被日军铁炮射穿，但没受重伤。除了李宁负伤外，副总兵孙守廉也被砍伤了右臂。情急之下，李如松又一次跌落马下。先前被明军击退的井上五郎兵卫见到这一场景，察觉到这一落马的将领是明军大将，于是便跃马突进，准备斩杀李如松。九死一生之际，周围的明军将李如松扶起，让他骑着另外一匹马逃走。井上五郎兵卫不得其志，未能斩杀李如松，因此气得咬牙切齿。

三

虽然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赖于杨元的援兵，被困碧蹄馆的明军得以突破重围向坡州方向撤退。在明军撤退过程中，明

军骑兵的马匹因为泥泞的地形而难以驰骋，甲胄、辎重、炮车等军用物资被弃置于碧蹄馆，一片狼藉。其中，编号为陆拾玖、壹佰叁拾伍号的两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小早川隆景缴获；编号为贰拾伍号的天字大将军炮则被吉川广家缴获。可能还有几门不知具体编号的天字大将军炮也被日军给缴获了。这些被缴的天字大将军炮，后来都被日军作为战利品运送回了日本，据说小早川隆景缴获的两门至今还在。此外，朝鲜人在清理战场时，也拾得明军遗弃在碧蹄馆的军粮若干、盔甲二百余部，交还给了李如松。但李如松只留下甲胄十余部，其余都给了朝鲜人。

明军突围后，一路向北撤退，但日军仍在后方追击。追至惠任岭时，坡州的明军大军出现在岭头，日军见明军大军在惠任岭现身，心里也没底，于是尽数撤退回了王京。据毛利家的史料《梨羽绍幽物语》记载，日军之所以撤退，是由于立花宗茂的家臣小野和泉守见到明军援军出现时，便当即劝阻日军立刻停止追击。小野和泉守说："彼众我寡，逼击恐为敌所围。"日军诸将顾虑明军援军势大，因而听从了小野和泉守的这一番谏止的话，停止继续追击。至此，李如松终于逃出绝境，碧蹄馆之战由此结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记载的："贼追至惠任岭，望见大军，不敢踰岭，奔还京城。"《乱中杂录》亦记载："贼追至前岭，望见官军大至，走还京。"

双方在此役后形成僵持局面。日军重新为之士气一振，而李如松却意志消沉。于是，李如松一面退兵开城，固守现有阵线，一面派遣沈惟敬再赴王京，同日军重开和谈。虽然在谈判中仰赖战争前期取得的优势，成功迫使日军放弃王京南撤，但也就此埋下了重起战火的隐患，乃至绵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国军事通史》认为"碧蹄馆之战是第一次万历援朝战争的转折点……宋应昌（兵部左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备倭总指挥）不得不采取讲和的方针"。

选自《文史天地》

沧海拾贝

战士蒸馍

◇文／天涯

在解放大西北的一次持久战中，王震一连三天三夜没合眼，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一天，他到各个掩体去检查，路过一个连队，炊事班长老赵正在烧火做饭。

王震见到笼里的馍馍，就顺手拿了一个，刚准备咬，只见老赵眼睛一瞪。王震也不知他是为啥，边转身边咬了一口馍馍。老赵走过去就给了王震一耳光，夺下馍馍说："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三天三夜没吃一口饭，你倒好，悄悄钻到这儿，也不问问就吃，这馍是给战士们做的。"王震听后，什么话也没有说，扭头就走了。

事后，有人告诉老赵："你打的是王大胡子——王司令员。"老赵吓得三天三夜没敢合眼。战斗结束后，在一次团以上干部总结会上，王震把这事一说，还要提升老赵为连长。他说："我们有这样的战士，战役还打不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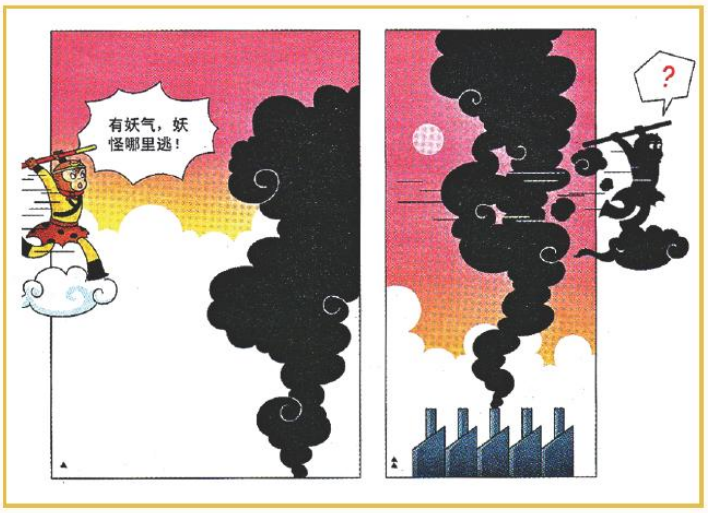
后来，连长老赵逢人就说："王大胡子真好，不记仇，还给我升连长。有这样的领导，什么样的战役打不胜呢！"

选自《特别文摘》

★漫画吧★



吃水问题解决了／王征



昼夜有别／刘少良



唯有饮者留其名／吕志华



中西合璧／洪琥

（摘自《讽刺与幽默》）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 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0>